

細看
濤生
雲滅

神州文集

第六號

黃昏星等著



滅雲生濤看細

號六第集文州神

安瑞溫 • 燕輕秦 • 華子洪 • 錚鐵李 • 嘯清周 • 星昏黃
珍淑陳 • 玲燕陳 • 閨雲林 • 樓小戚 • 鵬海羅 • 居新林
文順鍾 • 昇虹忍 • 奇三廖 • 風勁吳 • 陽秋江 • 眞娥方
月掃司 • 還鳳曲 • 舟墨方 • 平雁廖 • 芬麗黃 • 誰劍陳
雄偉詹 • 煙飛陳 • 湘慕陳 • 輝濟楊 • 玲秀邱 • 霜玄李
夏游許 • 縱天陳 • 完彩陳 • 霖煜蘇 • 興鴻盧 • 斯吉陳
君劍楊 • 旅鵬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逕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看啊看，兩岸的燭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少年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目錄

歲(小說)

黃昏星圖錯失……………一九

周清嘯圖颱風一天……………二〇

李鐫鐸圖生日禮物……………二二

洪子華圖刀記……………二五

秦輕燕圖結……………二六

日(散文)

溫瑞安圖天下人……………二九

林新居 ■ 水龍吟…………… 八五

鵬 旅 ■ 我訴我愛…………… 八九

秦輕燕 ■ 我聽『將軍令』…………… 九六

羅海鵬 ■ 國魂…………… 一〇三

戚小樓 ■ 飛觴醉月…………… 一〇四

林雲閣 ■ 我們明天還在這裏…………… 一〇九

陳燕玲 ■ 徘徊…………… 一二三

陳淑珍 ■ 神遊…………… 一二五

方娥真 ■ 遠道不可思…………… 一二八

月(詩歌)

江秋陽 ■ 驚見的星輝…………… 一二七

吳勁風 ■ 英雄不寂寞…………… 一二三

廖三奇 ■ 昨天…………… 一二六

忍虹昇 ■ 星星照我鄉…………… 一二四

鍾順文 圖搖獎人……………一六

陳劍誰 圖人間世……………一四

黃麗芬 圖致神州衆兄弟……………一五

廖雁平 圖接機的心情……………一五

方墨舟 圖滑稽新傳……………一五

星晨（來函）

編者 圖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一七

羅海鵬 圖天長地久……………一七

曲鳳選 圖別後不知君遠近……………一八

司掃月 圖盡力守好山莊……………一八

鵬 旅 圖你一定得回來……………一九

李玄霜 圖我的實力還在……………一九

邱秀玲 圖第一次醉酒……………一九

林新居 圖天之涯地之角……………一九

楊濟輝 ■ 革命軍人…………… 二〇三

陳慕湘 ■ 想做一番大事…………… 二〇五

李鐵錚 ■ 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死…………… 二〇四

陳飛烟 ■ 開始數着日子…………… 二一九

編者 ■ 弦爲知音斷知音爲弦死…………… 二一六

詹偉雄 ■ 有山有海有我一份昂昂豪氣…………… 二一七

陳吉斯 ■ 名字和中國連在一起…………… 二二〇

盧鴻興 ■ 萬死不辭的赴會…………… 二二三

蘇煜驪 ■ 打死我都要去的…………… 二二六

陳彩完 ■ 亦儒亦俠亦溫文…………… 二二九

曆數 (論評)

周清嘯 ■ 此情可待成追憶…………… 二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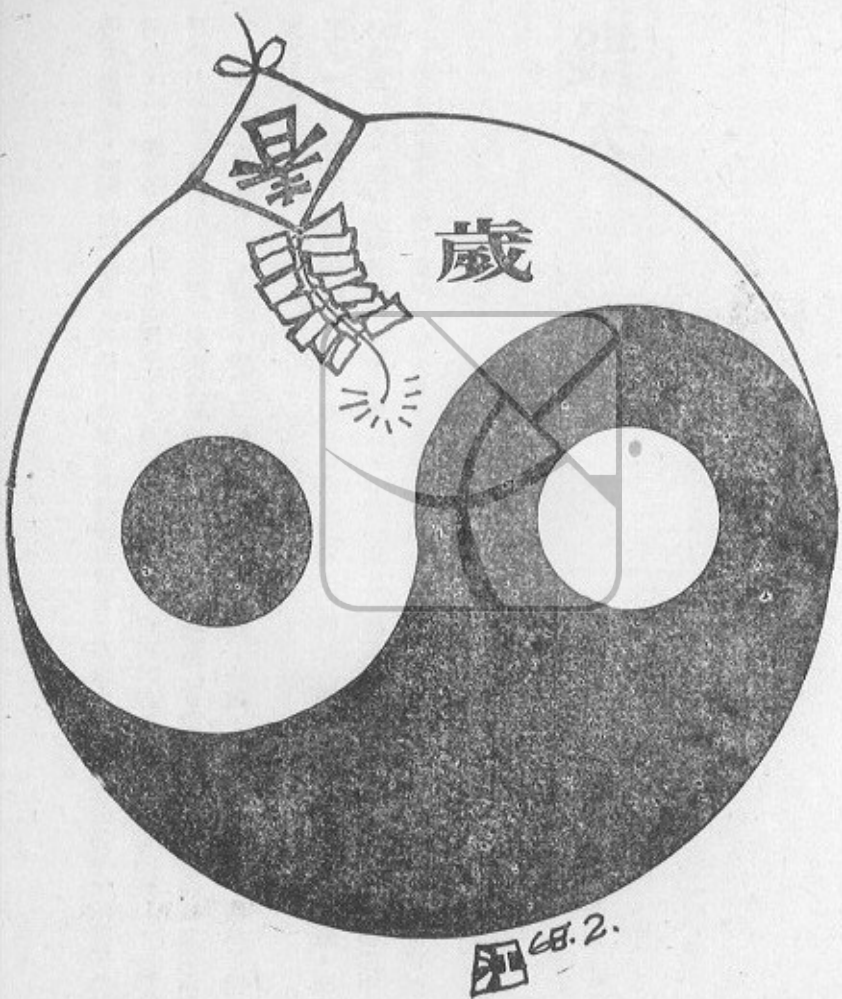
陳劍誰 ■ 從神州看三三…………… 二四四

陳天縱 ■ 評介『半下流社會』…………… 二四四



神州編後

許游夏 ■ 兩顆不屈的靈魂·····	三七
楊劍君 ■ 擎大旗的人·····	三五
曲鳳還 ■ 方來還有英傑·····	三九



錯失

黃昏星

三姊在去年嫁給姓陳的三姊夫後，今年，在除夕前一天晚上，便生下一個肥肥胖胖的男孩。除夕這一天，三姊夫騎着機車火速來報喜，我們一家大小都高興得歡騰起來，而我更是喜從中來了；一年的光景，難得碰巧有機會，在寒假整裝回家，利用三、四個星期時間，回家團聚，却飛來這樣的好消息。

除夕在家裏拜了堂上祖先，吃了紅湯圓，表示自己長進了一歲，接着吃團圓飯，還拿了個大紅包，和家人樂融融的話舊。後來覺得很久沒見過三姊，要求二哥晚上載我到當地的國立婦產醫院去看她。我在夜晚黃澄澄的燈光下見到三姊臥在床上，沒有血色，和醫院一樣的蒼白，一時都說不出話來，楞楞的看望她。她很開心地，掙扎的要起身，我迎上去，握着她的手，示意要她躺

着多休息。

三姊在年關生產，我真的很高興。新年是喜事，生寶寶又是一喜，可真是雙喜臨門。但隨即又想，別人過年可是喜氣洋洋的在家裏度過，而我的三姊，却是孤單一人在婦產院中度過，她見到我，雖然欣喜流露無遺，但我總覺得她無法回到家裏團聚而感到缺憾。那一夜，醫院靜靜一片，我一直捨不得走，在她身邊坐了一個多鐘頭，和她聊了許多事情，從兒時一直談到近況；雖然我們相別已整整一年，但相談之下，性情都像海潮和岸那樣相知相近，絲毫沒有隔閡。以前在家裏，我們最談得來，她也最了解我。我親眼看着她長大、嫁人，有時爲了一些事常常替她抱不平。她也常常爲了我的事護短而受人誤解，引起家人對她的不滿。

記得有一次我在僑居地參加一個文學社團，這個社團培育了不少人，也在文壇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等到我全身投入時，正是我面臨高中考試的時候，所以在家人的觀念裏，學生除了讀好學校的課本，做好學校的事，其他的事情最好少管，當他們知道我參加社團時，他們驚訝的加以阻止，甚至連寫作都不准許，那時我只好深夜深人靜時偷偷爬起來，開了房中五燭光最暗淡的小燈泡，寫起文章來。有時候被家人發現了，三姊總是替我說好話，爲我解釋，活受家人的罵。

現在本想回來和她團聚多一些日子，却沒料到她在新年期間還得留在醫院。那天見她臉色蒼白了許多，又發現她小時候臉上被媽媽鞭打的一道疤痕凸得更厲害，我心中忽然有種說不出來的

刺痛，針一般刺進心坎裏，使記憶回轉了十幾年。我當時按捺不住一股衝動，趨前去摸她那一道疤痕，問她可否記得這疤痕的故事，三姊雖然淡淡一句『十幾年前發生的事，還去管它，不如說說你近況還好』却更引發我去追憶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我六歲的時候，三姊已十歲大了。住在鄉下，上學堂唸書是貧窮子弟的一種奢侈，所以從我大哥開始到三姊等人皆無機緣入校門一步，更何況我們自小就失去父親，母親茹苦含辛把我們兄弟姊妹扶養大，生活的担子就這樣壓在母親的身上。更何況那段日子田莊的農作物遇到水災，本可收成的蔬菜和花生便被大水一沖，過了兩三天，水退了，蔬菜和花生連個影子都沒有，只見田裏一片灰黃色的泥漿，覆蓋在所有小生命上。這樣子，家境就愈來愈貧困，三姊那時間已經開始懂得做飯煮菜，減輕母親的負擔。我們常常跑到家前的橡膠林去撿乾柴枝來燒飯。我們從小就不知道有遊戲玩樂這回事，而且和外面的世界隔得很遠。母親常常和我們提起父親死前悲慘的際遇，講到傷心處，她說不出話來，只好說：

『不提了，不提了，淚水往肚子流。』

母親每次提到過往的事，一下子想到目前的狀況，脫口便說：

『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像你爹那樣受人利用陷害，我一手把你們養大，從來沒靠一個人幫助，苦日子也挨過了。我要你記住，就算日子再苦，也要挨下去，在家裏，誰要是敢偷錢賭博，

我就打斷你們的腿。」

有一次，我們鄰居的人跑到我們菜園裏偷走了一大籬芥蘭，被哥哥發現了，哥哥想跑去捉賊，却被母親阻止了。

「這些菜值多少錢？他要就送給他吃好了。」母親很淡然的說，很不在乎的樣子。

「但是如果被我發現你們去偷別人的東西，你們最好不要回家，我們家裏沒有這壞習性的人。」語氣中充滿了威嚴的告誡。

可是事情就是那麼巧，這件事發生不久，另外一件事便落到我們家裏來了。

一天黃昏，我們從菜園回到家門前，發現家裏已點了大光燈，而且平時清靜的地方，忽然好像熱鬧了起來，每當有這種氣氛的時候，我們都會聯想到一些故人朋友來訪。可是這天來的不是別人，却是每隔一個月就來一次的大舅父。在幾個舅父當中，大舅父不但常來，也是照顧我們最多的人，我們都很喜歡他。可是後來漸漸發現他每次來訪，都是身上毫無分文的時候才來的，這事是後來母親告訴我們的。他對我們那麼關照，無非是想討母親的歡喜，這樣他伸手向母親借錢也比較方便，三姊聽後很氣憤，對他很是不滿，話也不跟他說一句。母親常常爲了姊弟間的感情，逼於無奈，才借錢給他，有時候家裏沒錢，母親還想辦法到鄰居去借。有一次母親跑了半哩路借了一筆款回來，回到房裏，和大舅父說：

『你這麼大了，每次來都是伸手要借錢，我們家裏窮，以後也沒錢再借你，這些錢是我辛苦講了半天，才借到的，你知道，就算我現在這麼苦，也沒向人借過錢。爲了你，我是去求人家，以後再也沒錢借你了。吃了那麼壯大，不想找份工作，以後有了妻兒，怎麼辦？』

母親訓了大舅父一番話後，大舅父老羞成怒，以後就有三、四個月沒來過。這一天，我們見了大舅父，心中都忘掉借錢的事，後來還聽說他自那次後，已經開始發憤做人，在外面找到一份好差事。可是後來從母親口中得知，他原來是爲了要氣我母親，故意到其他地方去借錢，好在母親面前炫耀。三姊乍聽之下，晚飯也不跟舅父同桌吃，一夜關在房裏，不想見他。

當晚，大舅父還上街去喝茶，深夜回來，睡在我和三姊房中的另一張床鋪上。他的衣服都放在三姊的房裏。

第二天我和三姊睡眼朦朧醒來，發現大舅父吵，聲音很大，是母親和大舅父在大聲說話。我們兩人坐在床邊，聽到母親劈頭一句：

『你錢放在那裏？』

大舅父毅然答道：

『在我的褲袋裏。』

母親反問一句：

「褲子呢？在那裏？」

「在妳第三的女兒碧香房裏。」大舅父提高了聲調，咬牙切齒地說：「我昨晚回來的時候分明有九毛錢在袋子裏頭，一個是五毛的，一個是兩毛的，還有兩個壹毛錢，總共有四個，總共有四個啊！」氣憤地，衝到三姊的房裏，我們被他忽然的動作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眼看他從房中把褲子拿到客廳。

到了客廳，他動作迅速地把手往褲袋裏一伸，然後把整個褲袋倒反出來，亮出空白的袋子說：

「妳看，妳看，是不是我講謊話，九毛錢就放在這裏，我回家時，當我把褲子掛到牆上時，我選從新數過我的錢，妳看（拍一拍空白的袋子），這九毛錢不見了。」

母親開始還有些懷疑，再問他：

「會不會放在其他的地方？你另外幾件褲子都找過了？」

「沒錯，一點也沒錯，昨晚我回來算得清清楚楚，一定是給人偷去的。」

「昨晚你那麼晚回來，大家都去睡覺了，誰拿你的錢？」

「好，這話是妳講的，如果你們有人偷了我的錢，妳說，妳怎麼交代？」大舅父暴跳如雷的逼問着母親。

『我家如果有人偷了你的錢，』母親斬釘截鐵的說：『我就打斷他的腿。』

『當真？』

『每次你來借錢的時候，我不是替你借到了，你當我是小孩子！』

『借錢的事不要跟今天掉錢的事扯在一起，』有點不屑，大舅父說：『我的錢是妳家裏人偷的，清晨一大早我醒來，發現有人從我愛子裏偷走九毛錢，然後去睡覺。』

『誰？誰？誰？』母親氣得臉上的青筋一條條鼓起來。

『妳的第三個女兒，碧香。』

我和三姊聽到最後一句話，簡直不敢相信這話是從大舅父口中說出來的。我怕得整個身體都在顫抖，再望望三姊，她開始好像很堅毅得在否認這個事實，但她好像忽然想起一件很可怕的事，臉色大變，拿了被子往頭上蓋，整個縮在被裏抽搐。

我一時不知怎麼是好，此刻却聽到母親怒號的聲音：『那個死人去了那裏，出來！』衝到三姊的床前，看見我在發抖，馬上撲到三姊那兒，我知道母親一定是去拉開被單把三姊揪出來。三姊嘴巴和雙手一面咬一面捉住被單不放，但終被母親用力掀開來。她整個人緊緊縮成一團，給母親連拖帶拉的揪到大廳去。

『拿支大簾條來！』

這時大哥大姊二姊都在大廳，却沒有一個人敢去拿簾條。

『好，你們不拿，』母親更憤怒，『等一下連你們也一起打。』

母親衝到自己的房間，拿起大簾鞭，還沒鞭打三姊，大舅父還在說：『妳說的話可算數？』

『我管教自己的孩子不用你說，我會好好的管，我會好好的管！』鞭子已往三姊身體四周亂打，像瘋人失去理智般在鞭打着自己。

她一面打，一面狠狠的問：『說，為什麼要偷別人幾個臭錢？』

三姊已經跪在地上大哭起來，她想掙扎，但一隻手已被母親的左手捉住，但她還是想掙脫，她痛苦地哀求，斷斷續續地：

『我……沒有啊……我沒有……偷錢，我真的……沒有啊……』

那舅父還在一旁添油加醋：

『沒有？早上我看到妳爬起來，慢慢的走到我掛褲的地方，這樣一把（用手示意）就捉走了。』

『我沒有，我沒有偷啊……』

這時候許多鄰居都跑過來問明事由，有些人看到母親如此痛打三姊，都想勸說：

『不要打了，錢是不是碧香偷的還沒查出來，就這樣亂打，打死人哪，不要再打了！』

『這是我家裏的事，你們不要管。』別人愈來愈勸說，她反而打得更大力。我站在房門外一直在發抖，看到三姊已不成人形的攤在地上，此時大姊生怕三姊再被痛打，一鼓勁衝到三姊跟前，擋住母親的鞭子，母親的鞭正要打下去，給這麼一擋，硬生生打在大姊身上，但大姊終究不如正氣憤中的母親的力氣大，母親一擋，大姊已被擡出幾尺外。大姊再掙扎爬起來擋，這時母親盯着大姊厲聲說：『再過來，我連妳的骨頭也打碎。』

可是大姊還是不管，再衝上前去，母親此時的力氣已消盡，她還是拚命拉開大姊，往三姊身上打去，我真的不忍再看這種場面，忽然哇哇大哭起來，母親被這突如其來的哭聲一震，停了一停，但鞭子還是漫無目的亂打，這一鞭給大姊閃避了，落了個空，剛好三姊掙扎要起來，這落空的鞭子却也正巧，就打在三姊左邊的臉頰上，三姊痛得整個人往前滾動，母親還想再打，這時她手上的鞭子已落在大哥手中，大哥捉住母親的手，大聲喊叫：

『妳再打，再打就打死她了，她現在臉上已給打出血來啦。』

母親一聽，像被釘住一般，然後走到自己房中。此刻除了三姊和我的哭泣聲，廳裏一片寧靜。過了一陣子，我扶三姊到房裏去，她身上到處都是傷痕，臉上還流了血。我替她抹去臉上的血跡，兩個人抱在一起，又大哭了一場。

等到我們停止哭聲，隔壁房中也似乎傳來母親掩泣聲，時大時小，一直到吃午飯的時候，還

不見母親的影子出現在大廳。

後來隔了幾天，大舅父也離開了，三姊臉上的傷痕還是沒有痊癒，看到我就心疼，但我那時還小，不懂事，常開她玩笑：『偷人家的錢，給媽媽打。』她一聽之下，氣得在跺腳：『我沒有偷錢！你再講我就打你，』猛然舉起右手說：『我發誓，錢不是我偷的。』

又過數日，一天中午我在房裏尋找我遺失的玻璃珠子，尋覓了半天，昏頭昏腦的什麼也找不到，却在大舅父掛褲的牆腳下發現一條大人的長褲。我隨手撿起褲子，突聽有銅板碰撞聲，便自然的伸手往袋裏摸，裏面有四個銅板，一個五毛，一個兩毛及兩個一毛的。這不是和大舅父那次掉錢的數目相同？於是拿起褲子跑去問母親，那件長褲是不是大舅父的。

母親看了一眼，黯然的回我一句：

『是他的又怎樣？那天他掉錢時沒人發現，現在找到了，他又不知去向誰借錢了。』

我覺得很奇怪，母親話裏好像有許多感歎，但一想那天母親鞭打三姊的情況，心中又是一陣害怕。而我油然的對我那大舅父生起一種怨恨，過了一天又把這件事通通忘掉了。

半年後，有一次鄰居的朋友來和母親聊天，母親偶爾提起偷錢的事件，她語氣中還是在怪責三姊的不是，不過這次可平和多了。有兩位鄰居在談話中，也提起偷錢的事，他們說大舅父會到過他們的家說他們的孩子偷了他的錢，他們很奇怪，問大舅父錢放在那兒，大舅說錢是放在袋裏

頭，他們反問：孩子們是怎麼去偷你錢的？大舅父當時無話可說，支支吾吾的，以後都不敢到鄰居家裏去。

我聽後衝出去告訴三姊這件事，而且證明了三姊根本沒有偷大舅父的錢，一把拉了三姊要向母親理論一番，三姊却無動於衷，她說：

『事情已經發生了，再講也沒用，總之我沒偷過人家的錢便是了。』
我還是不服氣，硬是要她到母親面前去說個清楚，也好讓痛打她一頓的母親知道，三姊是清白的，她是被人冤枉的。

然而三姊却淡淡的一句：

『說了又有什麼用，打都打過啦，他們遲早會知道我是從不偷人家錢的。』
等到我長大之後，每有人故意誣賴三姊時，我都會挺身而出來說話，同時聯想起三姊小時候被母親痛打慘烈的一幕。

但是，這一次回來，看到三姊高高興興做了母親，而且是在年關生男孩，可是大喜一件，我的興奮也不在她之下呢。但我一看到她蒼白的臉上的疤痕隆腫起來，十幾年的事就立刻一幕幕重演了起來，當我想到這件事時，同時也祈禱三姊今後有幸福的日子，因為我發現姓陳的三姊夫對她很好。

颱風一天

周清嘯

一早，已經不停地陣陣吹起風了，雖然不大，倒也捫屋前那兩株木麻黃刮得嘩啦嘩啦響，烏綠的葉子惶惶搖來擺去的，像發瘋的婆子，慌慌地晃舞着那一頭鬆亂的散髮，且發出神經質的嘶笑。太陽一反常態的，平日這時候屋子裏已是清清澈澄，陽光照得連屋樑上牆的死角間張掛的塵埃都清晰可見，今個兒却是陰鬱鬱的一如入夜前深重的暮靄都停留在屋裏不去。爲了節省一丁點的電費，天吉叔不捨得亮燈。天都亮了，還開什麼燈！帶着這固執的想法，孩子起床後想開燈時被他大聲喝止，一家人在幽暗中做着各自的事，逐漸也不覺得有何不便。其實早上也沒有什麼事可做的，只不過是兒子家旺上學前檢查作業書本帶齊沒有的例行公事和一家人圍坐在大木桌上吃早飯而已。

家旺上學去後，四個小的陸續起身了，此刻正趴在桌上吃稀飯。天吉叔眯着眼睛把掛在板牆上的灰色舊雨衣拿下，隨便摺了幾摺塞進裝着工作服的大塑膠袋裏，推着車子出門時，轉頭向正偎着小女兒的天吉嫂說：『今晚有颱風，記得多買點青菜，我放工後即刻回來。』天吉嫂嗯嗯哦哦地答應着，一面哄着小女兒快吃，一面聽着丈夫跨上腳車，踏着叮叮呀呀的出門去的聲音消失在外面的風聲後，猛然發覺到外面的風已比剛才大了，天吉叔的話才突然有份量地讓她記起，要多買些青菜，颱風就來了。

颱風就要來了！像是預感到某種不祥將降臨身上，又說不出是什麼感覺。天吉嫂胡亂餵過小女兒，叫大女兒阿桂收拾碗筷去洗，阿桂和兩個弟弟阿南與阿順正玩得興起，沒有聽到她的話般的繼續玩鬧，天吉嫂也管不了那麼多，匆匆算過荷包裏的錢，拿起菜籃，對四個小孩說：『阿母出去，很快就回來，在家好好守着不要出外亂跑。』幾個孩子像聽不見的沒有回答，仍圍在一堆玩他們的遊戲，『阿桂，聽到沒有？』天吉嫂提高聲音，這幾個困仔啊，真不知天高地厚！『聽到啦。』天吉嫂跨出門檻，猶不放心地把門帶上，免得阿南他們出去亂跑。

往菜市場的路上，天吉嫂看見有的商店已把架在半空高的壓克力招牌卸了下來，有幾個年輕的工人正在拆除上面的燈管。風彷彿小了許多，一小陣一小陣地吹過，半空散飄着些廢紙和濛濛的塵沙，天穹灰沉沉地佈滿雲霧，整條街比平日陰暗了許多，汽車、腳踏車、行人都少了，顯得

有點蕭索。每次颱風來臨前，小鎮上的這條平時最熱鬧的街像是遇到了末日突然冷清下來，天吉嫂的心也隨着這條街的反常現象而感到惶恐起來。早上丈夫說颱風要來的事，天吉嫂還半信半疑的，誰叫他一個月前嚷着說有颱風，害她担了幾天的心，結果颱風並沒有來，她想這次也很可能是天吉聽別人胡亂說的吧。現在看到別人都把招牌拆下來了，才感覺到颱風真的要吹來了，可能還是很兇猛的，不然街上也不會這樣子的了。天吉嫂趕緊三步併作兩步跑到菜市場，想買完菜馬上回家作準備。

才踏進菜市場，就聽到賣菜的樹仔嫂叫嚷的聲音，從喧鬧的雜聲傳過來，清清楚楚的：「來哦，快來買菜囉，再不買颱風來過後就漲價了！」樹仔嫂是菜市場裏出名的廣播電台，不少消息都是從她那兒傳播開來的，因為樹仔嫂有架電視機，常常在菜市場總會聽到樹仔嫂在她賣菜的攤子上報告昨晚的新聞、電視節目和天氣概況，通常樹仔嫂會很熱心地開照她的顧客：「下午出門記得帶傘囉，午後有雷陣雨。電視上說的！」其實有電視並不算什麼，鎮上人家就很多都有，只是她們那一帶窮苦慣了，買架電視還挺花錢的，加上在菜市場做生意的小販，只有樹仔嫂在充分利用着電視，把螢光幕上看來的告訴顧客，因此許多沒電視看的婦人都圍攏在樹仔嫂那兒聽她轉播。

「樹仔嫂，好生意囉。」天吉嫂走到菜攤前，打個招呼，手不停地往大堆小白菜撥挑着選擇

好看的。

樹仔嫂正把一束青菜交給旁邊的婦人，衝着她點點頭：『天吉嫂啊，怎麼現在才來？旺夫嫂她們一大早就來買啦。』頓一頓：『這次多買點啦，颱風要來了，明天不一定有菜賣囉！』

感激樹仔嫂提醒她，天吉嫂一面選菜一面問：『真的要來啊？會不會又和上次一樣，說來又沒來？』

『啊呀，這次不一樣啦，電視上說今天五點多就吹過基隆，而且這次很兇的。上次是颱風方向不定，臨時轉向走了。這次不會了。』樹仔嫂滔滔不絕地說，像是爲自己辯護一樣，最後一句特別加重語氣，比什麼都肯定地。

天吉嫂一時沒想到話說，便把小白菜、菜心、空心菜一起遞給樹仔嫂。『就這麼多？買多點放在家裏慢慢吃，這次颱風啊，可能好幾天沒菜賣。』

不知是樹仔嫂的話起了效用，還是她記住早上丈夫的叮嚀，天吉嫂又抓起一把萵苣菜、一把萵菜和幾粒青椒。樹仔嫂把綁好的菜一股腦兒塞入天吉嫂的籃中，隨手抓起幾根青蔥和辣椒拋進籃裏。天吉嫂滿意地笑笑。

走過魚攤和肉攤，特地停下來買了兩條魚和一小塊肉，準備用鹽醃着這幾天吃。看看荷包裏還有幾張紅鈔票，天吉嫂跑到前面的雜貨攤上買了一包蘿蔔乾和兩罐罐頭，看看已經夠吃三四天

了，才提着重重的菜籃擠出人潮回家去。

逆着風向前進，又挽着比平日都重的菜籃，天吉嫂吃力地走到木麻黃樹附近，一眼看見了家門大開着，孩子們一定又跑出去外頭野了。死囚仔！天吉嫂跨進屋時，風潑潑刮進來，牆上掛着的明星日曆一頁頁掀翻得啪啪響，幾件掛在牆釘上的襯衫也都被吹落地捲到一角，桌上還擱着早餐用過沒洗的碗碟筷子。天吉嫂連忙放下菜籃，關上大門把風阻擋在外，日曆馬上失去飛騰的力量翻滾下來，把地上的衣衫掛回牆上，收拾碗碟到廚房去洗潔放好，順便把菜籃裏的菜拿出來，要煮的泡在水中，酒鹽把肉和魚醃好放到菜櫃中。廚房開着一扇窗，逆着風向，倒沒有風灌進來。窗外屋後那幾棵木瓜樹被風吹得搖擺得很厲害，隨時怕會攔腰折斷，那幾棵木瓜樹讓一家人還能吃到飯後的水果，要是斷成兩截以後可沒木瓜吃了。天吉嫂此刻才意識到那些木瓜樹的重要性，找一天空閒該用木板或柱子把木瓜樹架撐住才行，想想，想想，只怪天吉不爭氣啦，在一家鐵工廠當工人，拚死拚活一個月只領四千多塊錢養家，七張口吃飯，四千多塊勉強強強吃個飽。也怪他啦，三年前有家庭計劃的人來勸說不要生了，那時如果聽話，如果不是天吉說節什麼育，孩子要來就讓他來吧，也不會多生個小妹，也就不多用一筆小孩的開銷。唉——，天吉嫂嘆了口氣，多生個小孩子生活就苦了不少，都怪他！

把廚房的活兒做完之後，回到廳上來才記起幾個孩子跑出去玩還沒回來。死囚仔，外面風這

麼大，可不要讓風吹掉了！天吉嫂急急拉開大門，風像候在門外的野狗，一有空隙便竄了進來。閃身出去，立刻把門帶上掛個鎖，她，扯開嗓子喊孩子的名，一路尋到街上，半個影子也看不到，跑到那裏去了？天吉嫂繞了一圈，忐忑的心浮起害怕的感覺，那感覺有點像小時候跟着叔叔到廟前看歌仔戲，擠在人羣中忽然發現叔叔不見了，一個人無依無憑嚇得快哭出來一樣。風烈烈地颯過，天吉嫂感到襲身的寒意，孩子去了那裏？去了那裏？阿桂才六歲啊，最小的阿梅才三歲，他們會跑去那裏？天吉嫂見街上找不到，慌忙折回原路，朝家那邊尋過來。

『媽！媽！』天吉嫂快靠近家門時，阿桂和弟妹們都在門外揮動著小手喊她。

『你們死到那裏去了？』擔憂的心一下變成滿腔的怒氣，往阿桂頭上就敲下去：『風這麼大，不是叫你們在家呆著的嗎？』

摸著被敲的地方，阿桂哭喪著臉說：『是阿南阿順死死要出去的！』

天吉嫂拿開鎖，門被風一吹自動開了，孩子們避讓似地即刻跑進屋去。轉身關上門，天吉嫂向小孩喝道：『你們都給我進房間去好好坐著！誰再亂跑就綁起來打！』小孩一窩蜂地衝進房間。

雨在不久後就下起來，嘩啦嘩啦敲擊在屋頂的鐵皮上，雜著呼呼的風，給人不安的感覺。天吉嫂從廚房把炒好的菜捧到廳上桌面時，恰好有人敲門，砰砰砰撞得很用力，連忙開門，家旺一

身濕進來就說：『媽，老師說下午有強烈颱風，要大家趕快準備！』

『你先去換衣服，吃了飯再說。』

匆匆吃過午飯，天吉嫂把碗筷擱在水槽裏，馬上把阿桂和弟妹們趕上床，和家人兩人把衣服、用具和一切擺在地上的東西都搬到櫃子頂上、床頭。每年颱風來臨時，這一帶都會淹水，有一次半夜淹進來，好些東西趕不及移到高處而被水泡壞了。雨不知什麼時候大起來，像千萬隻腳在鐵皮上便盡勁道在踩着踏着，風更是兇猛，呼呼呼像幾百架飛機同時飛過，撼得屋子微微搖晃，柱子咯咯發出異響。天吉嫂把小女兒摟在懷中，幾個孩子都緊緊靠着她，天吉嫂挨在床的一邊，望着幽暗的屋頂，担心隨時鐵皮會被掀走。

『媽，我怕！』阿桂顫抖的聲音忽然爆開來，天吉嫂的心被抽了一下。幾個孩子緊緊環抓住她的雙手。一時想不到用什麼話安慰孩子，只好連聲說不要怕，不要怕。

雨彷彿被風所取代了，滿屋瀰滿呼呼嘩嘩的風聲，怒吼着、狂嘯着，風像是幾萬隻野獸圍在屋外竄跑縱跳，又像是整座海洋的浪潮都高捲起沖蓋過來，屋子在這雷霆萬鈞的風暴中，是一艘連一點掙扎的力氣都沒有的船，被浪頭舉起，又重重摔回濤海中，捲起，拋下，再舉高，下一刻，下一刻很可能就是翻覆了！天吉嫂背靠着牆坐在床上，腦子亂哄哄的，像一個等待行刑前的犯人，屈服地等待命運最悲酷的安排。

忽然頭頂上沙的一聲響，臉上驀覺刺寒驚起了天吉嫂，小孩們嘩的一聲跳起來衝下床去，一塊鐵皮被強風掀走了！兩點箭矢般射下來，到處是乒乓、咣咣的聲音。砰！牆上那面鏡子摔落在地上玻璃四周濺飛！風抓住屋頂上那空缺的大洞，烈烈湧捲進來，頓時屋子搖震得更厲害。天吉嫂猛吸一口冷氣，叫孩子們躲在桌子底下，自己却衝到床上抓起衣服被子衝出到大廳，一股腦兒往桌上堆。

『媽！快躲起來，屋子要塌了！』家旺的聲音急急傳過來。大廳的情形也同樣的壞，玻璃窗已碎裂成地上的碎片，兩片鐵皮被掀走，另一片被風激裂的颯着，咣咣的振動，像鬥雞在戰搏時猛拍着翅膀，隨時會凌空而去。木板牆已有一面微微傾斜，風潑潑辣辣地撞闖進來，整間屋子吱咧吱咧在叫，叫得人驚心失魄的，一點挽救的餘地也沒有。

天吉嫂看見房子被颶風摧得沒有一處完整，一股悲怆襲湧上來，眼淚簌簌如斷線珠子掉下來。可是住了十幾年的房子吶，再怎麼破爛也替一家人蔽風遮雨過，現在一場颶風就毀了大半！家旺見母親呆呆站着，屋子搖撼得咣咣咣響，連忙從桌子底下鑽出來拉住天吉嫂躲到桌子底下。幾個孩子見母親那個模樣，嚇得不知怎麼辦。最小的阿桂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天吉嫂回過神來，把她摟抱在懷中輕輕搖着，好一會才止了哭。

呼！又一塊鐵皮飛走了，雨點放肆的噠噠噠打進屋來，風更是鼓足了威勢在屋內迴旋吹激，

劈劈啪啪的又不知有多少東西墜落在地。轟！有龐然大物自頂上覆蓋下來，嚇得天吉嫂閉上了眼，同時孩子們發出驚呼！再睜開眼時，發現四周是層層的黑暗。「阿旺！阿旺！」天吉嫂急急叫着孩子，「媽，我們沒事！」阿旺的聲音從側邊傳來，天吉嫂摸摸懷中的孩子，又摸摸旁邊緊挨着她的阿順和阿南，所幸孩子都平安無事。「媽！甚麼這麼黑？」阿順低聲問道。「屋子塌下來了！」阿旺的聲音顫抖着。天吉嫂緊緊摟着懷中的阿梅，對孩子說：「爸爸快回來了，爸爸回來了，我們就可以出去了。」其實她並不知道現在幾點，丈夫何時回來，但爲了安慰恐慌的孩子，只好這麼說。天吉啊，我和孩子都沒事，你回來時不用擔心，天吉，天吉，你快回來吧。天吉嫂渴望着丈夫此刻就在身邊，有他在，她就不會害怕了。天吉，快回來吧！

*

*

*

雨是大約兩點多鐘開始下的，同時也是颱風侵襲的開始，一來便挾着強大的勢力，吹得工廠的鋁窗蓬蓬作響，天吉叔一看颱風剛來就兇猛無比，顧不得幹活了，跑去跟老闆說要提早回家。老闆沉下臉來：「不行！放工才能走！」

天吉叔仍向老闆哀求說：「家裏只有一個女人和幾個小孩，怕會意外。老闆，我要回去照應呀！」

老闆搖搖頭：「你要照顧家裏，誰來照顧我？現在在趕貨啊，過兩天就要交一批貨，你們都

走掉，我拿什麼給人家？」

老闆執意不許員工早走，天吉叔沒辦法，只好回到崗位上繼續工作，暗暗詛咒着那死老闆。風在外頭肆掠得狂，咆哮的風聲呼呼入耳，天吉叔拿着鐵鎚狠狠地敲，把全部怨氣都發洩出來似地狠力地敲擊着。家裏不知怎樣了？阿敏這女人啊，什麼都不太懂，會不會帶孩子到安全的地方去？一年前那次颱風，阿敏就帶着孩子坐在床上，幸好那次風勢只屬於輕級颱風。這樣坐在床上，如果房子塌下來準被壓死！真笨！天吉叔想到這裏，一股血氣往上衝，手中鐵鎚又狠命敲下去。

風勢迅速加強，在外面瘋狂地侵襲。三點多，停電了，整個工廠陷入一片黑暗，機器都停了下來。天吉叔丟下手中鐵鎚，穿上雨衣就走。停電了，機器不動，老闆沒有理由不讓人走。

「天吉，你去那裏？」在廠門前碰到工友老林，他詫異地望着天吉叔：『外面風很猛烈啊！』
『趕回家去！』天吉叔頭也不回，跨上腳踏車衝進風雨中，身後響着老林的關切：『小心哪！』

風雨這麼大，阿敏一定嚇死了。天吉叔把腳車踩得飛快，顧不得風颳得他搖搖欲墜。阿敏呀，我答應妳不再喝酒了，下次一定把酒錢省下來修房子。雨點射在臉上陣陣刺痛。好幾次，風把天吉叔吹得摔倒，他立刻爬起來，騎着腳車急急往回家的路趕。

快到家時，遠遠看見家附近停着警車和救護車，一羣人正在那兒忙碌着。屋前兩棵木麻黃，其中一棵傾歪在一邊，另一棵連根拔起，倒下的那一頭被那羣人擋着，不知倒向那裏，有人正在砍着枝柯鋸着樹幹，天吉叔提着的心向下一沉，腳踏車衝到警車前才戛然而止。屋子整棟倒塌了，整棵木麻黃正壓在上面！

『阿敏！阿敏！』天吉叔目眦盡張，往倒塌的屋子衝過去。兩名警員一人一邊拉着他的雙手，不讓他衝進去，正在搶救的工作人員都停下來看著他。

『你靜下來！』警員喝道。『我的老婆和孩子在那裏？』天吉叔掙扎着，高聲問。出來幫忙搶救的鄰居都搖搖頭。隔壁的財福仔說：『沒看見天吉嫂和孩子出來，很可能在裏面。』眼睛望著那堆廢墟。

『大家加緊把樹移開。』一名警員指揮着衆人，又轉過身來向天吉叔說：『你急也沒用，趕快來幫忙看看裏面有沒有人。』

雨仍不停地潑打，風狂暴的如在排山倒海，使搶救的工作進行得非常緩慢。天吉叔的心被撕裂着，拿着斧頭拚命砍，就像在工廠時拿着鐵鎚發狠地敲着。幾盞照明燈的幽藍光芒照射在天吉叔的臉上，映出他一臉的幽藍，閃閃生光。天吉叔一直揮着斧頭砍樹，嘎嘎的聲音在風號中有力而沉重地響着，幽藍的燈光下，他臉上佈滿水珠，從髮絲、雙頰、下巴一滴一滴掉落，不知其中有

多少雨水、汗水和淚水……。

*

*

*

木廠黃移開後，搶救的工作進行就快速了，最後有人在桌子底下發現天吉嫂和她懷中的小女孩，身邊緊緊挨着四個孩子，救護人員過來檢查，匆匆說昏過去了，一一抬上救護車，其中把天吉嫂懷中的小女孩解救出來還費了一些時間，因為天吉嫂的雙手仍把她抱得緊緊的。天吉叔隨着救護車去醫院，鳴着鳴鳴的警號，紅燈閃爍着，救護車開走時。警察和那羣搶救人員正在交談，說颱風要到半夜兩三點才過去，不知還有多少家也遭受到同樣的劫難。有人說：人沒死真是萬幸。也有人怨說：明知颱風要來，還不知預先防範，竟然還住這種木屋！交談的聲音嘈嘈雜雜，在颱風呼號的狂笑中幾乎聽不太清楚，而救護車鳴鳴鳴的警笛却高亢地迴旋在颱風的怒吼中……。

生日禮物

李鐵錚

十二月，台灣北部的一個高級中學。

這是一個相當使人感覺和暢的一個早上。連着幾天空氣冷涼得直透人的骨髓，不意今早突然冒出個大晴天；空氣沁涼依舊，但是陽光洒下來的那種溫暖的感覺早已驅逐了那股陰寒的味道，呼吸間使人感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清涼暢快。漫山遍野，極目望去都是一片燦爛的金光，這世界，一下子光明起來。

拎着課本，華思中快步從教職員單身宿舍門口轉了出來。顯然他也欣喜於這樣難得的好天氣，腳步放慢了下來，不時的他還舒展一下手脚，偶爾還佇足欣賞一下道旁的小花，看得出，他的心情是愉悅的。

這一天，對華思中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日子。

『難得這樣的好天氣……晚上就要去見宛真了，但願……』

一想起宛真，想到今晚未知的一切，華思中不免就緊張起來。

李宛真是華思中兩年前結識的一個女人。說起他倆的結識也真可謂諸宿命的一個「緣」字；他是一個為人仰重清高的教師，而她，却是一個不容於世俗觀念下的舞女。他們，本是分屬於不同的軌跡和空間，然而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吸引力，使他們脫離各自的軌道，互相的碰撞、分裂、燃燒……

民國卅七、八年，華北地區已是一片紛亂，有錢沒錢的人家見機都已設法逃亡。華思中其時還是北大的一名窮學生，一切的生活還要靠他在陝西的老家接濟。北平淪陷之前，華思中已和家裏失去了聯繫，依賴着前一次收到的款子和一羣朋友的借款，勉強強強的隨着國軍的撤退逃亡到南方，經過了越南、西貢、富國島，再乘軍艦轉來到台灣。一文不名加上人生地不熟，潦倒一時自不在話下，最後還多虧了朋友的介紹才來到了現在的這所中學。最初幾年，他還千方百計的想和大陸上的家人、妻兒取得聯絡，漸漸的才死了心。

而認識李宛真是在兩年以前。在一次他好友的結婚喜筵上，滿懷的愁緒使他不自主的喝得爛醉，酒醒才發覺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就這樣，他認識了李宛真。原來李宛真是他那位好友的

表親，那晚他醉倒席上，他好友一時也慌了手脚，還是她自告奮勇就近把他安排到她住的地方。李宛真是不怕人家說閒話的。

李宛真是一個極其爽快的人，但情感却也無比的纖細。她出身於鄉下一個平凡的大家庭，日本鬼子侵占台灣她的家庭就給拆散了，父母氣死病死，兄長一個個被抓去充軍，留下底下一大羣弟妹，這使得她不得不出外謀生，在污穢的城市裏她下了海，在酒綠燈紅裏埋葬掉她的青春。但在華思中這兩年和李宛真交往的感覺中，李宛真就像是在深紅濃綠七彩十色中落入的閒談的一筆，自身雖不免沾染上色，卻不曾失却其本性。從初交到漸漸熟稔，華思中發現自己一點一滴的欣賞李宛真這個人，尤其欣賞她有他家女子，他以前的妻的疏狂和細緻。之後他們很自然就在一起，構築一份完美的感情。她沒有嫌他的年紀大了些，他也沒有在意她的身分等一切一切。

上課鐘『噹……噹……』的把華思中就於花影草色的腳步催快了些。教室還在操場那一頭。華思中在這兒教國文一晃就卅年了，他的一頭黑髮也爲這些年的粉屑紛飛飄染上絲許的白色。起初他是懷抱着滿腔的熱誠來教誨他的學生，可是到了近幾年，他發覺學生並不太領他的情，他的心也就隨之冷淡了下來。

走進鬧哄哄的教室，班長急忙的喊了一聲『起立』，敬禮坐下之後，華思中便抓起課本授課起來。今天講的是文文山的『正氣歌』。

『翻到作者，我們先講文天祥的生平大略……文天祥曾在他的「衣帶贊」裏寫道：「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花老希……花老希……』教課突然爲一個軟軟嫩嫩的嗓音所打斷。華思中認得出是老陳小女兒的聲音。老陳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對她寶貝得不得了，加上她小口兒又甜，見過這小傢伙的人沒有不喜愛她的；而老陳這小女兒居然又和他特別投緣，所以一大一小兩個人有空就玩在一起。小女孩總口齒不清的喚他『花老希』，他也很自得的接受這個稱號。

『花老希……』

他決定不理會這個小傢伙，繼續講課：『哦這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

同一種嗓音又平地冒起：

『花老希……花老希……花……老……希……』

門外半現出了一根辮子，一件花棉襖和一隻小布鞋。華思中裝作沒看見，不料真惹毛了這個小丫頭，探頭向華思中狠狠的扮個鬼臉，又縮回去在門外邊大嚷『花老希花老希』，學生們都哄然大叫大嘩起來。看看學生已無心上課，時間也沒剩幾分鐘，加上這小鬼頭的糾纏不休，華思中搖了搖頭乾脆就下課。走出教室華思中就先抱起這小傢伙賞她一記屁股，又裝着要去呵她癢，小

女孩忍不住噙着哈哈的笑起來。抱着她走向宿舍的路上，他突然有一種熟悉的感覺，這感覺，來自一個遙遠的記憶，他北平老家的記憶……這年他顫抖着從妻子的懷中接過嬰孩，這年他懷中的小人兒怯生生的喚他『爸爸』，這年……。他忽然癡心的發現，這些年來，他的家人，妻兒，他的老家都早已在他的記憶裏消褪得好淡好淡。此刻，似乎只有他懷抱中笑格格的小女孩是真實的。他多麼願意他現在抱的是他的孩子。

才接近傍晚，華思中就已經開始有點緊張。今天是李宛真的生日，昨天晚上，他上街買了一份禮物，決定為宛真做一件事，在她生日的今天，給她一個驚喜。但是無論如何，他還是會緊張。

因為華思中今天要來，李宛真今天特地回舞廳請了假。從傍晚她就忙着去清理佈置原本已稱得上整潔素雅的房间；燒好了菜，把自己梳理了一番以後，才發覺夜早已降臨這世界，算算時間華思中也該到了。她倚着窗欄靜靜的看著外面四處流離的燈火，身後是一間寂靜的斗室，一個意念強烈的盤踞在她心頭：『等下一定要把這消息告訴他。』這消息令她極端的不安和忐忑。

『思中就到了，告不告訴他？這一定會讓他很苦惱的。不告訴他……』她迫切的希望有人和她分担她的煩憂，但又不希望他也染上了她的不安。

門鈴終於響了，李宛真樓樓張張手開她的黑絲去開門，果然是華思中。他捧着一食生日蛋糕笑着走了進來：『生日快樂。』她笑着收下蛋糕，坐下後才聽見華思中今天顯得十分的機靈，衣着也格外的齊整。

華思中喜悅的注視着這個略帶不自在的女人，他環視着這個每每使他驚喜和流連的『家』，直感覺到早該為她做這件事情，他立刻想告訴她。

『宛真，閉上眼，看我送你什麼樣的禮物。』李宛真好奇而順從的闔上了眼。華思中微帶抖顫的掏出禮物，一個小盒放到李宛真的手中，一面俯身過去，在她的耳邊輕吐了幾個字。

李宛真猛然吃了一驚，怔怔地望着她的男人，一隻手緊緊的握住這個盒子，另一隻手華思中把它接了過去。

『哦哦思中思中你為什麼願意願意要我我要你做你的妻你的妻……莫非你早知道知道……哦不你不會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你還要我要我做你的妻你的妻哦哦思中思中思中……』

華思中開始說些什麼她一點也沒有聽進去，她只聽到自己內心的呼喊：華思中握住她的手堅定而溫暖，只是他的身影已經漸漸變得模糊起來。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才又聽到他的聲音：

『……我們就不必再做這樣的工作，我不必爲了吃飯，妳不必爲了養活妳的家庭，我們可以回到老家去，老家有田有屋有山有水，有許許多多……』

她望着他那有點語無倫次興奮得孩子氣的樣子，聽他那種異常高昂的聲調，隱約覺得有點不該，尤其是想告訴他那消息的意念一上心頭更加深了她這個想法。她覺得她必須要冷靜下來，而他還興高采烈的說下去：

『……妳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就在新年結婚，簡單擺幾桌酒，你我也好有個正式的名份：』

……
他繼續熱切的講下去，而她冷靜的聽着。

『思中，』她輕輕細細的喚他。

『謝謝你，思中，我希望你冷靜，我不接受妳的求婚。』她發覺自己已經冷靜下來，這使她有勇氣再把那件事情告訴他。

這對華思中來說看得出一個無情的雷擊，一下子把他從高山打入深海，由蒸籠落入冰宮。他的確沒有料到——但害怕——被拒絕，猛然他抓住她的雙手，嘴唇抽搐的吐出三個字：『爲……什……麼……』他再也說不出其他的話了。

她並沒有回答爲什麼。

『思中，還有，』他的心又陡然一緊。『明年你會有個孩兒！』說完她如釋重負的鬆了口氣，早先胸中尚有的陰霾已隨之雲消煙散。現在她只情深的凝視着她的思中。

她的思中現在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一股憂傷和驚喜交織而成的心痛的感覺，使他只能發出像『啊啊』『唔唔』近乎呻吟的聲音。她感覺有點不忍對她的男人，但她又覺得應該。

一陣短暫的靜默之後，男人低濁的嗓音響起：

『妳怎麼不爲我想一想？』

女人仍是沒有答話，只逕自以含情的眸子對他，她希望也相信他會了解。男人望着這一對靈慧多情的眸子，心情慢慢慢慢從高山化爲流水悠悠緩緩的降到了平地；那眸的晶瑩裏，他髮髯看到了他倆的前世今生來世，今生他見到她和他，是應該出現在老家。剎那間他萬分感謝他的女人，回老家的意望更形強烈了，他執起女人的手道：

『我們一定要回老家去！』

女人一直睇視着她的男人，她明白他會了解的，她要他更積極的做更多事情，回老家去！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麼：

『那孩子呢？』

女人微笑着說：『將來他必定是條好漢！』

男人直感一股豪情壯志自胸臆升起：

『好，我們一起回老家！』

他想起今天講授的衣帶贊：『……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又好似拾捕到當年『回首叫雲飛風起』的心情。

女人一直是個心意相通的旁觀者，悄悄的她擺好蛋糕，點上蠟燭，打開他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是一條鷄心項鍊。她欣喜的要男人幫她套上，燭光輝映下，只見女人胸前那一顆金燦燦的鷄心，無比的燦亮。

『謝謝你！』

『謝謝你！』



刀記

洪子華

妻左手按著油滑的雞肉，右手握刀不經意地切下去，竟割下指頭一塊肉，血慢慢地冒出來，愈流愈多，她楞了半晌才感覺劇痛，捏緊了傷指跑進前廳，血滴沾到了衣襟，砧板和那把菜刀。臉上的肌肉緊繃著，咬牙閉唇，却不作聲，用紗布棉花粗略地纏起手指頭，李正坐在沙發上看報，就走過來幫忙再纏一次，指頭仍不斷地冒血，紗布澆著令人心寒的血色，藥膏藥粉抹了一陣後，終於止血了，李又氣又急地罵妻：「不吃算了！不吃算了！刀都不會用。」

「這是新刀，放在桌上盒子裏，我就試了一下，誰知這麼利，你買的是不是？」

「我買的？吃飽沒事幹買刀做啥！」

李一臉疑惑地踱進廚房，刀上還有幾點血跡，他握住刀柄，把刀緩緩地提起，他似乎怕被割

傷似地把左手放在口袋裏。他拿起了刀，把刀背轉過來看，有一陣刺眼的反光，忽然間他吸了一口氣，發出一陣冷笑，然後輕輕放回砧板，柄上留下一層汗漬。他把左手從口袋伸出，雙手一起撫摸刀上一條條的鋼紋，眼神凝視着刀背。

『痛死了，痛死了，活了四十多年，頭一次割到，整個指尖的一塊肉，眼花了，老啦，老啦……』妻開始嘮叨了。

『這算什麼，想當年打仗的時候，妳又不是不曉得我身上的疤有幾塊……』李本想再說下去，妻已不在視線裏了。

想當年江南北征戰幾回，不止八千里的雲月，至少八千丈的風沙，八千尺的屍積如山，朋友、敵人多少血淋漓的搏殺後，都是亂骨一堆，甚至骨都四散分離，再也分不出誰是白骨誰是黑骨，而身上累累的傷疤是功績，勞績，血跡的遺痕。那年金門炮戰，一顆炸彈直落李的陣地，他蟄伏在坑裏，炸彈爆裂成無數的碎片，混著火藥硝煙，兇狠地殺死了五個同伴，而李的胸口，左腿也有彈片深深嵌進去，血味，硝味，同伴的號聲，落彈聲，爆炸聲，二十多年了，看見傷疤一次，就再響起一次……他不願再想下去了，也不想再看見砧板上的血跡。

李走回前廳，妻坐在椅子上看報，李本想啓齒說話，吸了一口氣把話吞下去了，扭開收音機，他無意識地聽著播放出的流行歌曲。

『該去看看哥哥，一年多沒見了。』李想著。

那年廈門變亂，媽跪在祠堂裏不肯出來，只是落淚，近百人的大家族，在烽火裏消失，剩下兄弟倆擠在甲板上，看家鄉在煙焰波濤下愈來愈遠，終於再也望不見一點殘山剩水。幾年了，只要與廈門有一點關聯的事物，都令他回想，而終不忍回想下去。母親的淚，一顆顆炸彈，一塊塊炸片，那些殘缺四分五散的屍體，倒塌的祠堂，多少斑斑血跡，甚至一個臨死前猶微笑的臉。

來台後各奔前程，哥在台中白手起家，辛苦了好幾年，在商業方面的成就可算不小。而李却只在台北當小學教師，就不想再做別的打算了，反正要加上自己的收入已夠用了，這間宿舍倒還差強人意。十多年了，每天上學放學，看那一張張孩子臉，使他快樂寧靜，也使他感覺自己的歲月如此容易消失而不能把握。而他最喜歡教孩子們唱歌，一樣的歌，那聲音的稚嫩天真，和他那個時代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一樣的歌，母親大姊的和伴聲，使他在孩子面前微笑而不敢落淚掩泣。

『吃呀！不客氣！』嫂子邊勸說邊夾著一塊雞肉放進李的碗裏，滿桌菜肴，雞鴨魚肉，幸似乎乎在餐桌上挑什麼似地，然後把雞肉悄悄夾給姪子，一大口一大口地把白飯扒進口裏，哥哥不解地看了一眼，又大魚大肉大塊大塊吃下去，李不想再吃。眼神凝視著空碗，拇指在筷子表面來回拖磨，筷子被推到桌緣，然後滾落在地板上，發出一陣響聲，他本想彎腰撿起來，望了桌上每個

人的眼神一會，就把伸出口袋一半的左手再塞進去。而那雙筷子竟沒有人拾起。哥哥忘了，李曾是軍人，死在手下的敵人不知多少，血血腥腥瀰漫了他的年少，中年以後就決定吃素，不再傷害生靈了，而哥竟忘了。

李雙手托住下巴，弓著身體把肘放在膝上，兄弟倆對面而坐，李不敢抬頭看哥哥的眼神。

『一生和小鬼混，多沒意思，又沒錢賺，我借你幾萬做生意好不好？』『不要留在那個小學校裏啦！沒出息沒出路……生活就是享受享受，反正咱們都五十多了，有福不享做啥，哥有的是錢，要用找我……』哥有點堅決的口氣。『是，對，哦，唉……』李只有如此唯唯諾諾，因為他明白，這些話跟上次沒有不同。『下次有空再來，下次再來啊，』嫂子送他出門，李向裏望了一眼，那雙筷子依然沒有人去撿。

『妳切雞肉做啥？我又不吃。』李問妻。

『兒子服兵役，從金門休假幾天回來，給他補一補身體。』

金門，多令他百感交集的地方，家鄉的泥土，竟化成一個個炸彈，一個個殺人者，多少同伴就死在來自廈門的鬼魅，一水之隔，隔開多少生生死死，家愁鄉愁，而那從小撫過踏過甚至吻過的泥土，竟是鬼魅。二十年前的創痕猶新，兒子又要同樣悲傷了，炮彈和二十年前並沒有不同，血仍是血流遍地，陣亡將士的勒碑依舊是和後方人口成相當的比例。

『兒子呢？』

『在房間裏睡覺。』

李輕靈把房門推開，兒子仰躺在床上，雙腳合在一起，像立正姿勢，雙手放在胸前。他把兒子白淨的手輕輕翻過來撫摸，驚訝不敢相信地看到左手背上一條疤痕，他把自已的左手和兒子的左手並列，形狀一樣，大小差不多，連傷痕也在同一位置，這兩隻手並沒有不同，只是李的這隻手佈滿了皺紋而枯瘦。

李走進廚房，找到那把菜刀，把刀背轉過來，上面刻著：

『金門落彈碎片鋼製成』。

結

秦輕燕

而他們拿著釣魚竿，忙碌的釣魚，釣上來的魚都是又小又扁的吳昌魚，但他們忙得不亦樂乎。海潮湧來湧去忙著開出燦爛雪白的花，千朵萬朵的沖激著礁岩。有人跳下海裏抓魚，那海潮如虎嘯一般的猛撲而來，淹沒吞噬了他。白嘩嘩的海浪，就像人口吐白沫，一堆又一堆的浮現，張牙舞爪吸引了人，一步又一步的陷入海底。

我坐在遠遠的岩岸旁，看著深邃得令人暈眩的藍海，看著他們忙亂的手腳，遠處有幾點漁船吹著一聲聲的汽笛，幾朵浮雲正不經意的飄來，覆蓋了大小的漁船。灰灰暗暗的幾點，不停的浮動著。這十一月的寒天，仍有人不怕海水的冷冽，岩岸邊、海浪裏，與海水作生死的搏擊。

到底有多少個晨昏了？我呆在那潮濕黝黑的小屋？在那兒整日塗塗寫寫永不能完成的詩稿外

，只會看著落日，燒昏了天，什麼都不想，直到各自人家窗門彩上了亮光，一天晃過一天，這樣過了多少日月？窗黯淡，四周浸上了暮色。

那天玲來找我，她是唯一知道我過去的好友，幾乎我把一切心事都告訴了她，唯有一件。那天是昏黃時分，我的屋裏尚未有半點燈光。是她，終於把我引出外面的世界。

『妳要做條蛇嗎？』玲一來就臭著脾氣，我知她的個性，她是想激我的。我默然不語，雖然我最討厭人家說蛇，更何況把我比做蛇。她打開了燈，那白晝般的光亮，刺得眼睛好一陣子才睜開來。

『海媛，妳想一輩子都老死在這裏嗎？妳到底不想活在人世了。』玲已經好幾次拖我離開這裏，多虧她好性子，以前都是我沈著臉，先對她吼。今天，她用我最忌諱的「死」字講我，我就最不能忍住脾氣了。

『媛，我有一個好地方，妳一定會喜歡的。』玲又露出彌勒佛式的笑容，她確有彌勒佛的心腸。

『那個地方，靠海……』

『有海？！』我忍不住打斷她的話，看到玲露出神祕的表情，我更想打破。

『嘿，這下子妳開口了吧，那是一間粉刷著淺紫色兩層樓的別墅，我舅舅的。妳去不去，黃

昏時，可以看到日落的美景，天晴時，可以渡船……很漂亮的嘅！」我想到那白嘩嘩一陣又一陣的海浪，心裏胃裏起了陣陣的翻滾，欲嚥又痛除非親眼見到……，忍不住一陣衝動，想立刻去，唉，海的顏色，海的個性，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我想去，只是不想離海。」以前，我記憶最快樂的時日，海就在腳邊翻滾……。

「不必啊，它座落在岩岸邊，附近是採礦區，沒有河灘。在那裏可以看日出日落，看漁船在晨霧裏起帆，看一節節的小火車，炊著濃煙，嘟嘟聲裏開進山洞。」玲像讀一篇散文一樣的口氣令我好笑。不過，真的太久沒出去了，封藏的記憶，已漸漸埋葬在這間屋子裏，我想可以出去走走。

於是，我和玲每天一塊看日出、日落，看鮮紅的朝陽從海天一線處跳出來，照得天和海霞光滿佈，看遲陽緩緩的溶進深藍的海水裏。在這寧靜的小鎮，日出日落，是最安定的生活。這地區的居民，都是礦工人家，附近沒有菜圃，灰黑的石炭長不出菜來。與外界的往來，只有靠一節小火車和漁船。這裏有共同的娛樂，他們的娛樂就是採完礦後，一家人吃完晚飯，洗完熱騰騰的澡，然後大家一起到中山堂看三塊錢的電影，這就是他們最大的娛樂。看他們興高采烈，我也和玲一道去看。當時並未注意片名，直到打出字幕，我才知道是一部國語片——海韻。秦漢和蕭芳芳主演，內容是敘述一對青年戀愛、成長曲折的經過。看完之後一直不能平息，男女主角在海邊

朝夕相處的感情，就像觸痛昔日珍藏的宝物，突然掏出來放大眼前，以一根琴弦撥動了心靈。

看完電影回去途中，剛好有幾個小孩在吹泡泡，那大大小小五彩明珠，嘖嘖啦啦聚聚散散，竟令我在寒風中打了一陣寒噤，不知是否害怕還是看了電影的緣故，我竟無來由的掉下淚來。

在這之前，我一直是站在高崗上，一直不敢下到海岸邊，可是成天都可聽到最深處海拍擊岩石岸鬼泣神號的呼叫，白天夾雜著汽笛、火車聲，熱鬧得使我分了心。一到夜晚晚風呼嘯而來，呼呼的吹送興起一陣鹹鹹的味道，從三里的灘頭打來，聽得分外清楚，順著脈搏跳動，起伏有秩，以一種催心曠神怡的聲音，好似海裏冤魂在呼號，使我徹夜不能入眠。偶爾一聲長笛聲響，夜裏竟是那般驚心動魄。

然而，我仍願留下來，我喜歡當地民風淳樸，我喜歡小鎮民情平靜，而真正牽動我心的，是那白嘩嘩的海浪，千軍萬馬，戰鼓咚咚的海浪，雖然它每晚使我折騰了大半夜。

還是玲提出要去海岸邊的。

「海媛，我記得妳以前很喜歡玩水的啊。」我不置可否的笑笑，心裏更像戰鼓的海浪。

「記不得去年我們去福隆……」

「不要說了！」我狠狠的打斷她的話，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心中的刺痛，莫名又被挑起。

「噓，對不起，媛，我忘了妳說不要提的。」她立刻陪笑道。我低下了頭，沒有人能像玲那

樣費盡心思的要我好起來，我不該傷到她，雖然她不了解爲什麼不讓她說。

『但是……算了，緩，我們去走岩岸，海打不上來的。好嗎？』我聽了靜靜的不說話，望向那海天一線，那神祕不可測的地方，啊，引動我心靈的一點，心裏有某種聲音在說：海，不可怕。我點了點頭。

因此吃完午飯，我和玲戴了呢絨毛帽，打開大門，海，便在眼前，我們在高處，海在腳下。我們拾級而下。中午太陽隱在薄薄的灰雲裏，風一陣又一陣急吹，兩邊的野草扭動著，海浪嘩啦啦，莫名的使我振奮了起來。我記起電影裏的歌，便和玲一路哼下去，風在四周呼嘯而過，海就在下面等。

那羣人已經花費大半天的時間，却仍興致深濃。我站在岸邊，海一節一節的拍來，它拍不到我，但我可得到它，白嘩嘩的珍珠，奇特而晶瑩，然而一個大翻浪，它又吞噬了一切。真是令人又愛又懼。我便坐在岩岸，凝視得出神。

忽然，一條花白相間的小狗跑來，跑到玲跟前嗅嗅，白絨絨的尾巴，不停的旋轉，眼睛骨碌碌的動，玲撫了撫牠的頭。天邊的雲，不知何時濃烈了起來，天便黑烏了一大塊。玲在地上撿了一個小石頭，用力擲到遠處海的深黑裏，心頭的隱憂遲遲蠢動，我叫玲不要丟。那小狗吠了幾聲，跑到岸邊，不敢跳到岩石，只是汪汪叫著。最近玲坐的地方，有一塊大岩石，可以站可以坐。

玲靈心又起，又丟了一塊石頭，丟到大岩石上，那小狗骨碌碌的轉了轉眼睛，汪汪的趴在岸邊，似乎要跳下去。

『小狗，不要下去，危險！』我大聲的呼喊，想攔住小狗，但小狗一溜煙已經跳到大岩石上。『危險啊，海浪來啦——快，誰救救那小狗——』一直擱在心裏，方才沈澱的事又好像泡沫一般浮現起來。

那隻小狗前胸蹬在岩石上，後胸拚命的掙扎要攀上岩石，一下子撲通一聲，掉下海裏，小狗忙用四腳撲打著海水，拚命的汪汪叫。

風越來越急，海浪越來越高，天邊的烏雲就要遮來了。眼看那狗就要陷下去，四周嬉戲釣魚的人熱鬧嘈雜聲，掩蓋了我的喊聲。

『快！誰能救牠？』玲不會游泳，急得在岩邊直跺腳。

那小狗，只剩一個尾巴露出海面，和兩隻眼睛，不再骨碌碌的轉動，一個浪頭打下來，從此，狗頭便不再出現了。

剎時間，大雨滂沱，分不清眼前是雨是淚是海水，在狂風暴雨嘶叫聲中，我昏厥了過去……

*

*

*

眼前，有兩個人影不斷在我眼前交疊晃動，但陽光刺得我總是睜不開眼。耳邊響起的竟是日夜熟悉的潮聲，一下子我又微笑的仔細聽，但又另有一種恐懼，而眼前的人影，從海天一線的地方，緩緩走來，走出一片沙灘，好像是電影裏蕭芳芳和秦漢，還有那首歌，不斷迴旋，然後兩個人在沙灘上嬉戲，蕭芳芳擲起一把沙，撒向秦漢，沙粒漫天而散，那人無由令我張大眼，那竟是熟悉的人影。許是陽光太強，我閉上眼希望這不是事實，耳邊又響起令我吃驚的聲音，清脆而響亮，像五歲小女孩的撒嬌，使我冷汗直流，因為……，我睜開眼，果然是楓——我最不想見的人。是楊和楓，竟是他們。這在三個月前是我最熟悉的情景。不遠處，一隻小狗頸項繫著鈴嘴，叮叮噹噹的跑來。我看到他們手拉手漸漸走入海中，大海來時，急急退後，大海退時，他們又追逐著向前，小狗來回汪汪的叫著——那一刻，我多麼希望大海衝出一個大浪，捲走他們，大海沖走他們——海，嘩啦啦的退後，又是一個高潮過來。

許是陽光刺痛雙眼，我一直睜不開眼，看不清他們的臉容，聽不清他們說些什麼，看不清啊，於是我走向前，靜靜的走到他們背後，是他們背對著我。海水給陽光照得晶瑩發光，沙面也給陽光晒得晶亮熱烈，而海潮以隆隆列車的聲勢，不斷的逼來，我悄悄的走到他們背後，暗暗的推了他們一把，我心中的所想，他們一個立足不穩，摔倒下去——大浪，嘩嘩啦啦，漫天蓋地的撲來，我看到他們在水中掙扎著雙手，張大著口，而那隻小狗，也隨著洶猛的海浪飄流。我眼睜睜

的看著他們陷入海裏，看他們一步一步的走上死亡的深坑裏，在他們死亡的刹那，楊突然轉頭，露出死魚般突出的雙眼，那一刻，我是清清楚楚的感覺到，那雙眼睛直瞪著我；那一刻，我永遠不會忘記，永遠鄉住心頭。一個大浪又翻滾而來，迅速地淹沒他們整個身軀。

是他們在海邊嗎？還是在電影院裏？他們不見了？是我殺了他們嗎？是我殺了他們！是我，是我！天邊不斷閃現間號，閃現驚歎號，像雷電不斷的敲打下來，一剎時，狂風暴雨沖刷下來，冰冷的水珠打在身上，一顆顆都令我驚駭不已。在暴雨中我不斷的狂吼，一轉身，突覺得一隻溼淋淋的手，從額頭上掠下來，好像楊死前那隻蒼白無力的手，眼前興起一片昏黑，一陣幽青；再回首，看到棕披頭散髮，全身溼淋淋，整個臉扭曲的撲過來，都是我看不願看的景象。再度轉身，眼前又換了一個人影，一雙突兀的眼直瞪著我，喔，不要——石粒般的雨珠，猩紅的血水，不斷襲來，眼前又是一陣昏黑。這一切都是夢，都是幻象，我呢呢喃喃的昏睡過去……

不知昏睡了好久，只知道眼前一道金光射來，我立刻驚醒，原來窗外一道金光射來，外面正是朝陽萬丈的時刻。在我旁邊的正是媽，她正拿著毛巾，要為我拭汗，我才發現原來全身溼透了。環視四周，白色的瓷器、牀具，白色的被單，我知道是在醫院裏，我急急的要起身，『媽——我想回家。』一陣暈眩又使我倒了下去。

『小媛，妳終於醒來啦，唉，燒還沒退。可知道妳躺在這牀上已好幾天了。』

看到媽瘦削的臉，深凹的眼，我知道又讓媽操心了。

『要不要喝點水？這三天啊，多虧有小玲來幫忙，不然媽這把年紀，也夠瞧的了。』

自從上次福隆事件過後，經過醫院檢查，知道我有貧血症，便總發生不大不小的暈倒，而總連累了媽來照顧，我轉頭看那窗外，窗外真是澄藍的天。

玲來看我，我因為自覺有愧，不知該如何說，反而沈著臉不想講話，倒是玲還是露出彌勒佛式的微笑：『哈哈，妳還要看不開，我倒是平白的替妳做了幾天的保姆。』

『是！我的大好人。』我撇著嘴轉過頭去，眼睛一陣酸痛，鼻子也起了陣陣酸意，連吸了幾口氣，突然發現窗外有一點紅杜鵑的影子，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我竟雀躍起來：『看，外面杜鵑花竟然開了。』

『噯啊，這麼大驚小怪，已是早春啦，它特來跟妳報喜的。』玲湊過頭來和我一樣，望向窗外。

『天真是藍啊，好像夏天的天空。噯，夏天我們去游泳好不好？』

天真是藍，但我的內心有一管簫在吹，夜色裏哀哀切切，事情終究要說清，我重重的下了一個決定——『玲，我要把真相告訴妳——』

『什麼真相？——噯，福隆的事嗎？沒事啦，不要再想它了。』

不，天地這樣遼闊，我終究瞞不住的，終究不能逃避，我還是要說，不然以後不能在日月山川裏立盡清明了。

『玲，他們不是失足的——』

『別說了，誰不知道這件事。』我暗暗吃驚，玲早已知道了，我轉向媽，媽微笑的坐在一邊，他們都知道了？他們都知道啦！是我推他們的，他們怎可以放我呢？

『他們運氣不好，不能怪妳，妳又不是不知道福隆的沙灘，不好走啊。』玲還是那麼慈悲，不顧使我難堪，我搖搖頭：『妳不知道，妳不知道。』

『妳記不記得妳在福隆昏倒那次？』我搖搖頭。

『妳那次暈倒時，一直喊不是我，不是我。妳忘啦？』玲和善的問我，我倒怔住了，那次暈倒記憶一直很模糊，好像喝醉酒，上了輪船，不停東西搖晃，很不真實，一直像個夢，夢裏有人吹簫。

『是了，就是那塊沙地，唉，誰叫他們，早超過警戒線了。』

窗外似乎有鳥叫聲，幾聲幾聲，十分清脆，幾次心裏的簫聲都差一點轉調，都受了一些音調的改變。

『小媛，等妳病好，我接妳回家，妳不是最貪吃的嗎？一餐可吃三大碗。』不知何時媽已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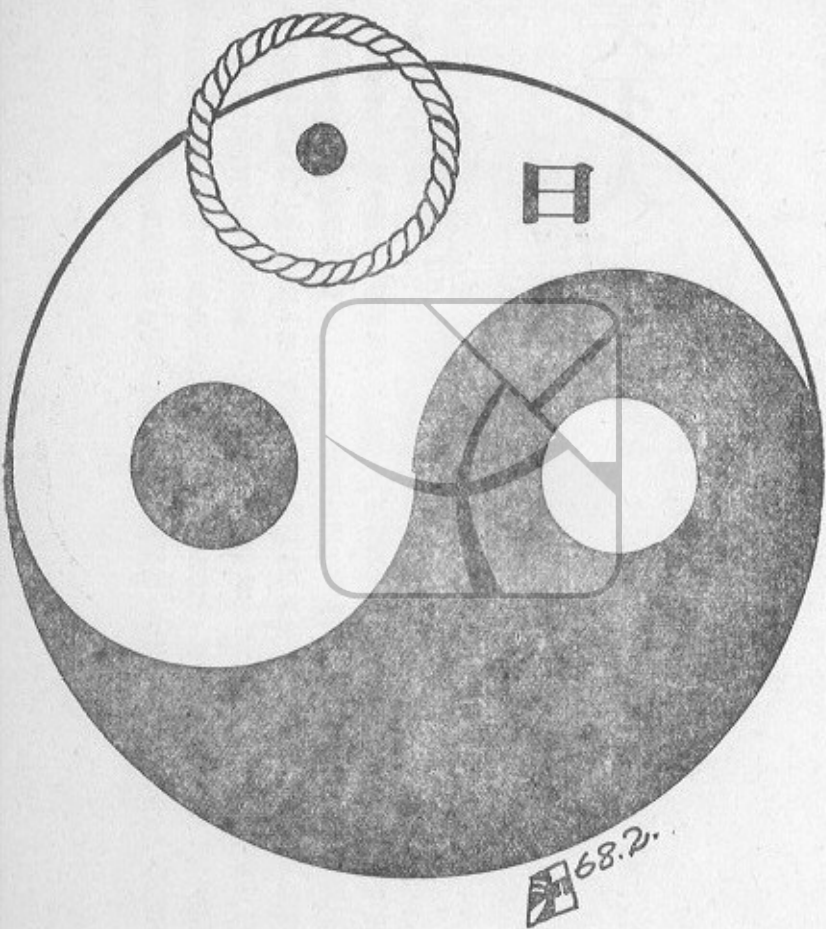
到我身邊，提起往事，倒叫我忍不住笑了起來。

天真是沒有一絲烏雲，只有幾片薄雲在閒遊，風一陣，雲就輕輕的轉了幾身。

『媽知道妳跟楊好的事。是他沒福氣，倒教妳爲他累了一身病。』

『伯母，她啊，得的是心病——』玲也來湊熱鬧，要來擠弄我，『過去啦，媛，後天，小賴他們邀我們去爬七星山，要不要去？』玲瞪著大眼睛，又著腰，站在我面前說。

看她那個模樣，很像『春天裏』那首歌裏寫到『沒有錢也得住間房也得吃晚飯，那怕老闆娘做那怪模樣』，不禁跳了起來，從牀上跳下來指著她怪聲怪氣的唱：『沒有錢也得去爬山，那怕老闆娘做那怪模樣！』然後一聲爆笑，我們三人都開懷的笑了起來。我又走到窗邊，打開窗，對著窗戶，深深的吸了三口氣，不遠處還有鳥吱吱叫聲，是他們掙出纏結喜悅的叫聲吧？！





天下人

溫瑞安

與爾同銷萬古愁

雨夜燈下，展卷讀詩，讀到蘇武的一句：『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忽念及黃昏星、清嘯，竟悲不自勝。蘇武節使匈奴十九年，雪地冰天，饑風飲雨，然志節不移。這一點大漢風姿，黃昏星、清嘯與之有相類似，唯此詩蘇武係寫給他『相見未有期』的妻，『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一方面是他的天涯路遠，歸期無憑；一方面是星辰斗照，夜何漫漫！『握手一長嘆，淚爲生別滋』這一聲長嘆，真是不思量，自難忘的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至於『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更是殷殷諄諄，都是叮嚀。二弟四弟和我，當然不是這種男女之情，然而今我來

思，竟也悠悠我心，不同一種情感，卻同一種深摯，一樣的生死默契，一樣的互珍互重，一樣的相隨千里，一樣的雨夜與晚燈，一個亮着一個泣訴。

我在十三歲那年辦「綠洲社」，想在僑居地闢一維護中華文化的園地，次年黃昏星加入綠洲社，又二年，清嘯也進入社裏。那時候他們雖同樣在社，不過寫寫稿支持，捐捐款維持而已，談不上什麼大志向、大決心。直迄一九七〇年，我們同在一個班上，大家才成了莫逆。記得那時還在華文學校，但兩週的華文節數只剩下三、四個小時，其餘都是用英、巫文上課，卻居然有一位他校校長的兒子，串聯了一班人，包括全班功課最好的女同學，聯名上書（用英文），要求免去華文節數，乾脆唸英、巫文算了。我們一聽之下，這還得了？！雖然我們這個團體向來自習中文，不依靠校方，但其他的人其他維持中華文化的一點命脈與牽連，則完全依靠這每週三四節課的華文教育了，這怎麼使得？！我們即刻發起請願，半天之內，聯合了各班各級，第二天用中文、英文、巫文、回文、淡米爾文，甚至孟加拉文上書校長，拒絕此項無理、忘本的申求。當然其時不免血氣方剛，感情用事，但是這一上書居然也生了效。其時最得力的是黃昏星、周清嘯二人，他們穿着貼腿短褲，騎着高髒髒的腳踏車，到處去求人幫忙寫信，本來是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們卻馬作的盧快響，來個沙場秋點兵。這一下把許民強、曾繁森、黃肆順、葉通舟、吳超然等都點成了綠洲社的名將！

到高二年，從華文學校被迫轉到綜合中學去，三人又恰好同班，面對着舉目俱是語言不同的膚色與眼色時，更加有了真正的認同感。那一段歲月裏，編稿、讀書、真是樂事，讀到一篇好作品，即刻騎上腳踏車，到處去要人即刻讀完，真是一股熱血，放到大雨滂沱裏去也淋不熄。高三年要面臨三種語文同考的M·C·E，其逼迫艱難絕不在這裏大專聯考之下，但綠洲社也在這一年開花結果，那一股雄心壯志，真是如青春般飛躍蓬勃，豈是考試影響得了的？那一年，奠定了日後天狼星詩社的基礎；那一年，美羅城附近的幾個小鎮，霹靂州裏的幾個大埠，都有綠洲社的人快飲於文化的沙漠！

到了一九七三年，繁花開到了秋菊，綠洲的氣象開到天狼星，而星光璀璨，若隱若現中，又要幻化成一更大更無盡於五湖五嶽的氣態，最後終於成了神州。於是清嘯遠行，到了中華民國；我終於也揮揮不長長的衣袖，留下長長的懷念，來了台北，在秋深稻靜的時歲裏。清嘯在松山機場接我，一路上，我在計程車裏咬着嘴唇看窗外的天，他也緊張到說不出話來。像詩寫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反而沒有悲歡；因為前聯『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已經洗滌盡透了。秋夜裏，燈火昏朦的第八宿舍，竹風狂搖，好像黃昏星千里外的怒吼。我和清嘯在黑夜裏繞着大水稻田，一圈又一圈的跑，手上卻提着錄音機，正播送着饒行會時兄弟們悲吭的歌聲。

於是才註冊一天的我，與上課一個月的清嘯，就決定再回舊地，然而臨走時仍是下定決心要回來的。清嘯厚厚的黑眼鏡框，以及黑眼鏡框後迷迷濛濛的眼睛，真是有許多話也不必說，說也說不完。回到馬來西亞，黃昏星等亦守到聲嘶力竭，見我們回來，真哈哈哈哈哈的笑個沒完。到七十四年，十大分社的建立，十指聯心會的制衡，唐宋八大家的召開，剛擊道的擴充，北上南下的奔波，像一曲交響樂，奏到雷霆風雨，緊密得飛不下一隻黑鴉，突然一絲淡淡的笛音傳出，原來是風雨初晴，一隻燕子啁啾清新。我們又回到了中華民國。

起先是我和娥真、雁平來，隔了座大海洋，同看一輪清月，如此三人行過了中秋。中秋後黃昏星就來了，清嘯到了新加坡，真是天涯比鄰，比鄰到了最後，他還是浮雲遊子的來了。那一年，是民國六十四年，我們在台北市龍泉街遨遊，看月亮，曬太陽，窮得買不起棉被，黃昏星常在半夜帶着一臉風塵，把他在餐廳工作賺下的雞骨頭帶回來，讓大家歡天喜地的啃。在如此涼薄的清寒裏，我們還是上課時有心看荷池垂蓮藥藥，無心時給遠方寫一封信，空託雲山寄。

民國六十五年，終於因抽刀斷水的遠方來書，我們返馬無効，進無去路，退無死所，迫出了神州社的大業。這一年，我們初聚於福隆金山，那濤聲那情景像一閱將軍令，一彈一幕景，都是五陵年少遨遊天下的氣象。次年，我們終於有了一座山莊，位於羅斯福路五段，上有天台可以練武，下有我們熱鬧要試劍的人。黃昏星依然在黃河小軒裏拉他哀傷的二胡，周清嘯依然夢夢地彈

他低沉的告他，歲月裏有許多流傷，他們經歷過了，而且拉索了繩索了這一齣，他們還是要再去經歷。

有一夜，黃昏星和周清嘯打架，在黃河小軒通向長江劍室窄窄的甬道走廊裏。黃昏星武功走剛猛一路，打人不曾收手；周清嘯武功走刁鑽狠辣一路，凡有破綻無不攻殺。兩人打得好慘，後來才知是大夥兒要去宵夜，黃昏星催清嘯快走，撞着了娥真，清嘯無法忍受，便打了開來。我當時罵道：『你打，你打！你們打！清嘯打死了黃昏星，黃昏星打死了清嘯，看以後還有沒有一個黃昏星給你罵，一個清嘯給你打！』他們也就不打了。事隔近兩年，回想起來，真是淡然；爲了碰着娥真，便不惜大動干戈，然後彼此也真相忘了，這不是武俠中的人物麼？前人爲報一飯之恩，不惜捨身相報，今人爲碰到了娥真，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架。

民國六十七年，我們才真正建立了一個山莊，在木柵區，很少人不知道這前廳有『天地軒中神州月，棕櫚樹下武陵人』的聚義堂，地下室有岳武穆的『還我河山』的試劍山莊，這山莊天天有二三十人來訪，然而出入有序，不會因武犯禁。今日的黃昏清嘯，已是一場雨後山色青，因爲一場雨後的洗滌，而清新如畫。他倆跟羅平和娥真，都是極真的人，真像一曲國樂裏的『牧羊女』，清嘯到了極致。原來羊羣和姑娘都放到了天上，喜悅裏還是帶有哀傷的，因爲竟人間到不能接近。清嘯還是常常在山莊，凌晨四、五點不睡覺，趕稿，跟新希們王碧惠、郭宛然、吳勁風、

李鐵鈺等談從前往事，真是鶯聲茅店月，比李白的疑是地上霜還要不著意。他常常找社裏的新秀、中秀們在『見天洞』裏聊天，或者在莊外木柵的街上躍躍，來引導社員們對詩社的瞭解。大家忘了買飯給阿狗吃，他獨自去買菜回來，炒給阿狗吃，阿狗看了搖搖尾巴就走開了，清嘯忿忿道：『我吃得都沒那末好，你還不吃！』於是就真的吃給牠看。他的人倔強，但是很有情，從他的文章可以見出他的素懷。像他散文『復學之後』的一段：

『……那時的時間都由自己支配，想見朋友時可以連夜趕着星月，到陽光明媚的南方去送他一個驚喜；在不想聽到都市的車馬喧時，可以約幾個朋友跑到一個安靜的海外去作短暫的隱居……。重返學校後，這一切都因功課而不再有了。每天，鐘聲把我敲成和別人一樣的匆迫，一樣地須把時間押在教室中。而過去的不會因懷念而喚回來，只徒增對現時的不滿和愁緒，過去的生活已像讀完的書合起來了，新的書是另一種內容，既然攤開了，還是讀完的。』

清嘯這素懷是好，然而想見的朋友，到陽光明媚的南方，却只換來一個淡淡無動於衷的驚而不喜。幸而跟兄弟們一塊到安靜海濱去的機會，在社裏，常常都有。過去的日子確不會因懷念而喚回來，但却可以因追尋而更新一次。清嘯新的一本書打開來，發現是從前那本書的續集。清嘯的散文，正如一輪恆定而閒淡的月亮，雖然不乏激情與懷想，但大致還是多愁善感的，像他的散

文：『月光照在歸途上』：

『……車上見月，倍感親切，記得三月前曾爲詩社聚會事前往溪頭，六個人搭最後的一班車，那夜乘客很多，我們和遲上車的人擠在一起站着。火車隆隆地向前趕路，窗外景物不住向後疾退，而就有半輪月貼在遠遠的天邊，窗外有時是樓房集聚的村鎮，有時是矮樹野草的荒地，有時是田野的遼闊，那片月是那樣的昏沉而碩大，有點像當中切下的半邊南瓜，不論窗外是怎樣的景色，它總是不變地照下來，它總是定在眼前，斜斜地貼在第一眼見的位置。而今晚的月也是定定的照下來，照在我的歲月裏。』

這一輪月華的清輝，就像他對詩社的感情，是潮升潮落，生生不息。黃昏星亦如是。社裏出版的書，都由他接洽，每次我們的書出版了，他總是第一個拿回來抱給我，比我們作者本身還要興高采烈。像謝朓詩『江上曲』：

易陽春草出，踟躕日已暮。

蓮葉尚田田，淇水不可渡。

願子流桂舟，時同千里路。

千里既相許，桂舟復容與。

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

讀到後來，雖非同舟者，但也覺喜悅無限，作者反而較是傷哀的。黃昏星這人，最心無城府，跟人說話，對答常令人噴飯。有次他打電話去找一個前輩，因為真的找得很急，又不知對方接電話的是誰，只聽他道：『那他太太在嗎？』『那他女兒在嗎？』『那他兒子呢？連兒子也不在呀！』『哦，他沒有兒子，那他家裏還有什麼人，總不成連半個人都不在的？！』他越問越急，我們在一旁忍俊不住，對方也氣不過來，『噤』地掛斷了電話。他時常窮，但又時常開心，跟狗玩在一起時，常糾纏在一起打滾，又把頭埋在榻榻米裏，像隻鴛鴦，讓阿狗來咬。我和阿狗在一起，乃待牠是人；他與阿狗在一起，乃當自己是狗。歲月裏的憂歡，沒有剝奪了他的童心。他的人就像他的散文『人生在世』裏：

『……剛才看到『那在雁蕩飛躍之君子』一文，合上書本，滿懷暢快，衝出黃河小軒，說了兩次『人生在世』，哎呀一聲，發現自己全身在發癢，癢得無處可依。我發現嫉真這本集子所觸及的雖是一些小事，但却常能從小事中見出大事來，而且都是執着的情感和人生體驗的投射。這本散文集幾乎全都是記載今年我們三人回馬前後她在台北的感觸和情懷，把詩社每一個人物都寫了進去，多麼清晰如燈。』

看到一篇好文章，竟心悅得全身發癢，也是清歌共南楚的悠遊無羈，所以黃昏星為人雖苦，但晚上做夢，依然笑得甜。他生命裏也有那執着，深刻在他的歲月裏，如他的『等車回家』一

文：

「……近來不管是去台北任何一個地方，雖然有很多條路線的公車皆可到達，但就是偏愛搭零南的公車，也許是因為自己來自南洋，更確實的說：是來自中國的南方。在一個熱帶多災多難的國度生活了二十幾年，南字在腦海中只是一個方向的概念而已，如今離開那家鄉多年，心中總有許多牽絆，南便成爲一個複雜的聯想。而我們這一小羣愛看電影的人，總是期許開幕的歡欣，有時不知自己身在何處，趕着夜場的電影，散場後，把心情交給載我們回家的公車：零南。」

這一部駛向中國南方的列車，陽光雨水，風光明麗，不過也真要有黃昏星、周清嘯等赤子之心來掌舵方行。記得再度來台時，我們兩人一在馬，一在星，都未能來，讀蘇武另一首詩，真是鬱勃不能解：「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和。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清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似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俟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正是有這種心情。幸而我們並非執手相看淚眼、塞外萬里、生死一別的蘇武、辛陵，有家歸不得，浪跡北海邊。現在神州諸子在一起，也真有王維的「少年行」之風發：「新豐美酒斗十斤，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可是酒盡人散後，中夜不能寐，我想還是

歸途上清嘯筆下的一輪靜月，或鬧市中黃昏星筆下的一輛向南的車子。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真是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絳雪小築中

附：原本要替黃昏星、周清嘯二人之散文合集『歲月是憂歡的臉』寫一論評的，但近日乃我最忙之歲月，近二十日內，要完成兩篇序文，四篇特約長稿、和三本未完的書，以及要編好兩本文集。又怕拖延了他倆的出版計畫，於是先作此文，閒話文章，以見情性！

破陣子

中華民國農曆十一月廿五，恰好是西曆平安夜，我剛打了兩個電話，上得『絳雪小築』來，臥在燈下剛開頭，我的生日便過去了。這是我的廿五歲生日，寂寞，而沒有人知道。

打從今天起床始，心裏就很高興，覺得人家都必定跟我普天同慶。我很高興的從床上標起來，心裏要生大志，像一生一、二生三、三生萬物那末有朝氣。很想翻出我的白衣，佩上我蔡潮陽陵的金徽章，像軍人一樣，我可是那辛幼安，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我第一句就問娥真：有信來否？娥真笑答：沒有，然後又睡着了。我想着不對勁，又想不出所以然來。

過了一陣，將起未起，娥真已經起牀，笑嘻嘻地向我報時：『十一時半啦！』、『十二時半啦！』我想她那末高興，一定知道我生日一時一刻的珍貴，一面提醒我，一面喜悅無已。我還是照睡不誤，娥真居然又再睡一次，第二次甦醒，倒是我比她先起。盥洗過後，她跟我說：『今天來練武的人真少！』我點一點，我想見的人少了八九個，今天是我的日子，他們怎會不來呢？他們不會不來的呀？！後來問黃昏星，他看不出我情急，只算出了四、五個，我一替他點出來，並找出收到他們電話請假的人是誰，又問出原因。今天是禮拜天，龍組習武日，據說他們都是因月考、期考之類，不來練武了。怎會呢？還是他們故佈疑陣，來個突然的慶祝？對了，這班小反兜，最會這樣做！

我要見他們，純粹是爲了要見他們，因爲今天是我的日子，廿五年前的今日有個我，廿五年後的我所有的就是神州社。他們是我的孩子、親人，在這頂天立地的一日裏，我要沙場秋點兵。前個禮拜飛煙生日，我們都在等她，等到過了午夜，她還是冒醉騎車來了，到了山莊，好像回到了家，支持不住，便倒下了，一面還說：『不要告訴大哥，免他擔心……』我們的生日慶祝，只好草草收了場，在地下室裏發了半天楞。勁風生日，那晚我恰好怒極，一個不聽話的女孩子亂放我的東西，幾個不聽話的男孩子不懂隨機應變，亂處理事情，我罵着罵着，去吃消夜時，勁風長長的身影與我走在一起。我知道他有事，但怒後的我像踩破了天，不知如使去用彩石彌補。一直

等到他在眾人嘲笑相談時，靜悄悄地在清夜的桌上寫字，我才猛記起欠他一個生日。一個遠自嘉義、放棄萬餘元工頭入息來社的小男孩，從龍哭千里來目海外的我、是要代表神州代表台北給他個慶賀。他把頭垂得低低的，髮沾及桌面，說：『我知道大哥懂得。……』回莊後，我囑二弟點上蠟燭，和娥真送他三支箭。一支我送的，一支娥真送的，一支，想來天生是他自己的。

又過幾天，長弓回來了。他拖了兩隻傷腳——一傷於拉筋，一傷於碰撞——都是太急於學武的肇因。還是一張大白鯊般的牙齒，他十二時五十分回來，十二時，我們立時為他慶祝。在詩社裏過生日，把你的流離都洗盡，把你的風霜都幻作月光，但悲不見九州同，然哀而不傷。記得幾個月前，跟幾位兄弟天任等，從末場電影匆匆趕搭客車，走到冷冷的鋼骨水泥鉅架下，好像經過一個世紀的劫難，僅免於難的人又回到原始地方。走着走着，猛想起是雁平生日，想他那時可能獨自在街頭，趕快召集大家，回去等他唱生日歌。神州的生日歌是：『祝你生日快樂，祝你吃到飽飽，祝你笑到半生死，祝你快做爸爸（媽媽）』，神州人每一年都要過這『四重境界』的。

要是他們不記得……。怎麼會呢？要是他們忘了，那末那天在『見天洞』等第廿八期振眉詩牆出版時，又為何在笑鬧中突止住了笑聲，改而囑咐私語？要是他們不知道，清嘯又為何在早上娥真出門時，迅快地告訴她幾句輕微的話……。劍誰、鳳還、輕燕、飛煙又因何故找虎組的藉口，要出去買東西？記得去年生日，前年生日，他們都是這樣，把生日禮物運來。今天遲起，是因為

昨晚一夜沒睡，一直到清晨六時，黃色窗簾外傳來清道夫一面掃落葉，一面輕輕重重的咳聲，我才有了睡意。是清理道路的人污染了自己的肺部嗎？是『苦怎麼只有一人，輝煌却是全部』（『蒙古』句）麼？我一邊聽着雲南民歌，一邊想着聞雞起舞；而娥真在我臂彎裏有細微的軒息，尖翹的鼻子在夢中還是愛笑愛玩的。我無由地深深撼動着，不忍驚動她，甚至不敢掀起冬天一角暖熱的棉被。一切那末地好，天剛分曉，我的生日，我睡不着。後來雲南民歌唱到終了，咔嚓一聲，自動關了，紅燈滅了，窗外還是傳來掃落葉聲，一下一下的，細細碎碎。

一直到下午，我醒來後，右脇微痛，又起編神州文集，連『天下人』也擱着了，心裏負擔很重。我叫娥真自己去喫午餐，我不吃了，我要做工。她順從地去了，我想她一定知道我生日，所以對我那末好。可是一直等下去，沒來的人，還是沒有來，來了的人，也沒等我，便習武了。娥真回來後，爲了我一句惡言，便嘔氣起來。我真想說：我生日啊！妳不知道麼！我廣東梅縣溫瑞安的生日啊，妳都不就我一就。妳生日時，我怎樣待妳……想着想着，因爲沒有說，所以愈發小人起來了。可是她仍是不順就，我三次要崩潰，她都不動容，我想我三呼大招，可以泣山悲水，而她不動心，也就算了，便不相向理會。本來要教大家一些特殊的武藝，亦就無心機了。他們練好了，也不等我，便各自換了平常衣服。我在窗前佇立，什麼事也做不下，看暮靄四合，想，我的生日過剩了一點點了。

傍晚促使鳳組開了會，娥真也對我和顏悅色了。出去看昨天寫下的公告，簽名要今晚一齊去的電影，只有小貓三幾隻，難道……難道連看一場電影也那末難求嗎！而我還在等那些未來的人來啊，很多人練完武後便要走了。一定有原因的；我看看掌紋，綜錯複雜，想廿五年前的掌心，該只有生命線吧？想着便主動要求出去，吃飯，看電影；沒料在吃飯的事情上，讓娥真又氣了一次，沈着臉不理我，大家都無心吃飯，我這一餐猶坐針氈，夾了塊鷄，想生日我一定要吃鷄，夾給自己，吃了兩口，才發現鷄骨放在碗裏，鷄肉反丟到碗外去了。

便就看電影。路上一處人潮洶湧，有人拿着麥克風說話，我要生日來點興頭，趨過去一聽，知道是美匪建交，幾個年輕人在唱『莫等待』，一面高唱一面大聲說：今天是平安夜，但明天就是中華民國憲法實行紀念日，我們要強，不要人來幫忙！他大聲說大聲說，眼鏡框掉落下來，也不及扶正，他的伙伴忙扶着他的廣播器，我看西門町的人人，聽着就走了，於是我領着拍掌，又和着唱。走時黃昏星還接着我喊了一聲『中華民國萬歲』！整個生日，只有這一刻像我的身姿，最是合我底心意。

往後，電影出來，只剩下十個不到的人，竟也一路上別我而去。我一路走一路急，娥真還是別着臉不理我，而我，而我還是以為回來後會慶祝的呀！至少，我要請客，生日請客，請自己喜歡的人，是一種豪華啊！秋陽、鵬旅，一走了；然後阿還又來說：『大哥，我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麼？！而我，而我的生日呢？！金山，我們在三岔路口分了手，我們在三岔路口上，三岔路口上分了手啊。轉過兩條街，燕子又說：『大哥，我要回去了。』回去了麼？衣鉢、衣鉢，怎麼一生都是一個安排，怎麼都在要緊關頭——我們在三岔路口上分了手，分了手，而沒有回頭。我焦切的眼神不及相望，我慘落的心情不及挽留。我的白衣沒有穿出來，我的水袖沒有夜晚。『我大悲大笑。你狂舞，我仍無。』（『少林』句）啊啊，找不到衣鉢，是不是成了，那永遠找不回長安，的，一介寒生？

後來我就問娥真知道我生日嗎？她說不知道，以為是明天。來了，我們上了車，我獨自一人坐，已十一時許了，我的生日像滴漏，要更盡了，梆聲本是亮烈，也有點淒愴起來。我獨自一個人坐着，側首猛見自己的臉容，也沒有錯愕，但在生日中第一次看見自己，而生日已快過去了。那些人呢？有沒有一個人想起？今天是……想着想着，一顆眼淚竟掉了下來，便真的忍不住，每抽搐一次都是驚心動魄，因為不是為自己，而是忽然想到神州社原訂的社慶日卻遇上美匪建交日，自己的生日又這樣糊里糊塗的把大志喪掉，真是好好的興頭，忽見枯樹斜陽，庭院荒草！

回到振眉閣，第一件事便是拉上窗簾，熄了燈，聽『將軍令』。拉開最下一格抽屜找錄音帶，娥真問我找那一首，我抓住抽屜邊緣，幾不能自己。然而生日只剩下一十分鐘了，我播開了『將

軍令』，一鼓一節，重重的擊在我心裏。將軍上馬，唐兵留客，『人過二十後，不能想江湖』（『黃河』），世事嫻熟，人生倥傯。了却君王天下事啊，可以挑敵下馬，可以杯酒釋權。然而在這擊節的壯烈裏，去而無容，我仍在振眉闊裏，握拳頭，要莫白了少年頭，要一杯還酹江月。人生有壯志，真是比詩經敦重，比楚辭清揚。我重捻了燈，打一個電話給鳳還，一個電話給輕燕，猜想她們都沒有睡，告訴了她們便搗斷了。並說明了不要她們來，也表明了這個生日不必補遺慶祝。既在三岔路口上分了手，從衣鉢到傳人，到天地間的大寂寞，到我這個藉藉無名的生日，勸催我上樓來，寫成燈下了長路，中華民國農曆十一月廿五，生日過去，廿五歲開始，每踏一步都要清清楚楚。

水龍吟

——敬贈大哥

林新居

數盡更漏，亟盼黎明，期待着那令你驚喜的一刻。

不久前，清嘯便偷偷告訴我們，大哥的生日快到了；我們打算給大哥一個驚喜！

廿日晚，振眉詩牆出版，一家人便在夏天洞裏談起如何為你慶祝生日的事。大夥兒興高采烈，不禁嬉鬧起來；忽然驚覺，讓你『偷聽』到了，不是枉費了一番心意了嗎？於是戛然停止了叫鬧，還放輕了聲音繼續說着。

如何讓你驚喜而又不讓你有獲知的蛛絲馬跡。本擬那天，我們在山莊集合，召集所有兄弟姊妹，謠稱打仗去；然後集體自外回來，帶回我們的生日禮物，和一份喜慶的心。

廿五歲，雖說風發得可以躍馬天山，馳騁中原；但你早已說過：而人過廿尚未復國。廿歲便

有復國之大志，廿五歲呢，其志更是風發昂揚了。廿五歲，你的大志，寫在你堅毅不拔的臉上；刻在每一個兄弟姊妹的心上。光復大陸，還我河山，武穆的豪情壯志，早已鐫刻在你年輕的心版。而我們便是隨行你涉千山渡萬水的子弟兵！

也難怪你要喟嘆孤獨、寂寞，衣鉢無憑了。我們又何嘗不感到從未有過的沉重、憂傷！禮物！我們一顆赤誠的心！而你的生日已過。醉裏挑燈看劍，看到的盡是故國山河的血淚，盡是滿目的瘡痕！夢回故國山川，難道我們僅能遙望故國山河！難道我們僅能遠眺那歸不去的家！我們的心是歸去的流水，不斷地日夜唱着庭院的歌呀！

晚了一步，便晚了一生。只晚了一天，便成了不可挽回的昨日。向昨天說再見，向廿五歲說握手；昨天已逝，再見時已不是今日的昨日。握手正緊，握手時，有一羣死生相守的弟兄。而，昨天已逝；今天已成了後悔的內疚！大哥，你知否！知否！一羣想盡辦法，一羣執意想帶給你料想不到的驚喜呀！驚喜，就是這驚喜，換來『破陣子』的沉痛哀傷！『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如此壯偉的鴻鵠之志，只因一個錯失，便消沉了，唉唉！可憐白髮生。你的白髮未生，你的大志未伸；我們的大意亦賴你的佈陣、衝殺、前進呀！

昨晚，我本想回家帶來一份好早就想送你的禮物。你要我留下來趕一篇稿，我早上體育課傷了頸筋，很是痛苦，精神恍恍惚惚的，強忍着，電影也不看了，我想在你回來之前完成這篇作品

。我寫下了『中國！中國！』我的內心不斷激盪着海湧的熱血！中國，中國，現在正是拾起頭來，發憤圖強的時候。我終於完成了，雖然自己十分不滿意，這與你的要求相去太遠了。

你回來後，一言不發，我知道你一定有事！但決想不到，是因為你的生日已過，你已覺心逐漸的涼了下來。『將軍令』雄渾的鼓聲，像千軍萬馬，搗在心上。振眉閣是漆黑的，你的心呢？我們明天的喜慶呢？

清嘯、勁風、阿還、阿燕，一早便外出購買禮物了。昨晚海鵬打了一晚電話聯絡所有能到的家人。早上十點不到陸陸續續地來了人，山莊比往常更熱鬧，更潮湧了。他們都是來參加大哥廿五歲的生日慶賀呀！秋陽連夜用紅色簽字筆貼上一個斗大的『壽字』，真是喜慶。我還半開玩笑的說：人家七十才做壽，你這不折煞了大哥嗎？阿還一夜沒睡，爲的是給大哥趕製生日禮物。而我的生日禮物還擺在板櫈。

真的不能再『補』慶嗎？在我們心中却是一直認定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們是要好好的爲你慶祝一番呀！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並沒有認爲是補慶；而是從未有過的興奮呀！……因爲今天是我們所敬愛的大哥的生日！

你寫的『破陣子』，便是你破碎的心嗎！我們原是要讓你感到，你這羣子弟兵，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你一聲令下，跨上戰馬，便可長驅直進，殺他個共產匪徒嚇破了胆！

我們曾令你失望、傷心，哀歎衣鉢之不傳；而我們都想承接這薪傳香火，這頂天立地的浩然正氣！

『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真是經綸乎？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烟，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大哥，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這樣壽慶，應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待重整舊山河。山河重整，日月山川與大哥並壽！中華榮光與大哥並壽！神州丹心與大哥並壽！

我訴我愛

鵬 旅

——談談大時代中的祖國

一、引言

古老的中國有著極滄桑的歷史，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許也有。可是，無可否認的，中國是少數屹立不墜的文明先驅之一。它曾經光輝過，曾經黯淡過，曾經絢爛過，也曾枯竭過，但是，它曾為世界文明，帶給發明，帶給衝激，促使世界文化快速的發展，『承先啓後，繼往開來』，它是受之無愧。

你也許會說，中國總是在驚濤駭浪中求生機，在艱難險巇中求生存，是的，無可厚非的，中國是在動盪中成長的，我感到很驕傲，驕傲這個事實——中國人是堅毅不拔的，中國人是忍辱負重的，中國人是磅礴豪放的，中國人是羣策羣力的。

悠久的歷史，博大的領域，是中國很好的寫照。但，我覺得最好的還是中國固有的道德、倫理思想、政治哲學，中國之所以不被摧毀（像埃及、巴比倫、羅馬帝國等），文化的優劣不足以決定一切，可決定成敗的，在於它的中心思想，精神文明的好惡，倫理道德的建立。

中國是一個大時代的表率，由古迄今，中華民族表現的可圈可點，但是，由於，我個人太酷愛自己的祖國，我想告訴你——

中國是我唯一的愛

是的，正因為如此，我想談談許多現實的弊病，告訴你，讓我反省、深思、熟慮，如何使我們更負得起捍衛祖國的任務；如何使我們自己更具時代賦予的使命；如何如何又能使我們的國家堅強。

二、青年創造時代，時代考驗青年

我個人覺得，許多青年，正值年少時期，天天喊著迷失、迷惘、徬徨，這些頹喪的字眼，從一個國家的棟樑中說出來，請問你的感覺是如何？麻木的？憤怒的？我想，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青年的國魂到那裏去了，青年的鬥志到何處去了。讓我們翻開歷史回溯一下吧：

五四是個時期，年輕人有極高昂的民族意識，有極崇敬的愛國熱忱，外患內憂，都不足影響

他們，只能使他們更加堅固更加團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每個青年大抵都是如此的。

換成抗日戰爭，又是另一個時期，『十萬青年，十萬軍』投筆從戎的投筆從戎，報國殲敵的報國殲敵，反諜報的反諜報，筆路藍縷的筆路藍縷，每個青年，不再是沈默著的。他們的血沸騰了，他們的志氣激昂了，他們要以他們的行動代替行動，他們怒吼了，爭先殺敵，以『一分力、一分才』換得了祖國的安平，擊退了侵略的敵人，抗日戰爭又是一個時期。

匪黨竊據大陸，屠殺人民，無惡不做，中國政府被迫遷台，那又是另一個時期。青年們『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總不忘記那美好的山河，那錦繡的大地；青年們更加的注視著國家，盼望著它更加的茁長，更加的壯大，遷台後，又是一個時期。

可是，現在呢？青年們沈溺在莫名的情緒中，呻吟著、哀鳴著，不滿現實的不滿現實，狂狷自大的狂狷自大，醉生夢死的醉生夢死，只知爲名爲利，搞得自己頭破血流，國家興亡，彷彿再也不是分內的事，而是那些『烈士』的事。於是，思想麻木了，心冷了，熱心也不再沸騰了。無法鍍金的，只得留下來，行屍走肉的過一輩子；能鍍金的，只得在另一個國度裏，感嘆著『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而成了『失根的蘭花』。於是，墮落的墮落，失意的失意，連自己的根也不想要了，還說什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也許，不是全然的人都是這般的，但是，五四精神到那裏去了，我們的鄉愁到那裏去了，難道，是隨著搖散的光陰使我們淡忘了？所以，我痛切陳詞的想告訴有知性、有靈魂的青年朋友們，國家需要你，正如你需要國家一般，不要再妄做幻想，是該起來的時候了，不要再想著過去，沈湎於過去，光輝的將來，等著我們去創造。

三、民族教育的可行性

談起青年的國魂、青年對國家的責任，該談談民族教育，因為，民族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原動力。有了它，才可確知自己的國家現況，自己所該做的方針。所以，民族教育是不可缺少，是國家民族是否興亡是否強弱，有著息息相關的命脈。

我個人覺得，民族教育，不能是死板的教學，它在教上應是活用的，所謂活用的，我有數點說明：

◎、國際現勢對自己國家的關係：讓一個人要了解自己國家現狀，最好的方法是國際現勢，由擔任的老師，用精譬的講解、分析清楚，自然，人人對自己的義務，國家的動態，一目了然，而不是憐憫懂懂，連自己所處的環境都不知。

◎、軍事教育的加強：軍事教育在一般學校教育來說，只有在軍訓課上，好像只是應應景，真正要用到的時候，就無法施展，可能會被嚇得魂都飛了，還談什麼救國報國。我覺得軍事教育

，可以多加強些，灌輸實際的理論，要和實際的操作配合，相得益彰，才有更好的效果。

◎、對自己國土疆域的體認：這點，其實是最重要的，我們上過歷史課，上過地理課。但是，能真正體認真正覺醒的人又有多少。本來，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可是，也許我們看多了，讀多了，對自己的文化、山川、文物，反而陌生了。我不曉得，國人對自己國土領域有著多少認識，可是，我知道，有人說，中華民國政府，原來是設在上海的，可悲呀！連自己首府所在地都不知，真不知道，是否他連小小的台灣也弄不清楚。

我個人認為，上歷史、地理課，不要注重黑板的記憶。該注重的是圖片、幻燈片、影片等切實的介紹，如此，中國人對自己中國有著更清晰的認識，『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說，外國人怎能侵略我們，我們又怎能被欺侮。

我之所以會提出這個嚴肅的問題，是我感到這教育制度下，有些人只知升學、出國，旁的應該具備的民族精神，概然全無，叫人怎能忍心再往下看。

四、青年的國魂

談到『國魂』，該談現代的時代賦予的使命，不再是依賴他人，仰仗西方的情形，是我們青年要奮起，要自立自強的情況。要奮起、要自立自強，便是我們青年應有的國魂。

自卡特宣布與匪結交，與我斷交後，國人的表現，青年的民族意識，發揮到極致，我們的民

族精神，又再次的使中華民族寫下了一頁。我們姑且不論卡特的立意何在，因為，研究這個問題不如多研究我們國魂該如何團結一致，獨立不撓，以確保國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

我訴，我愛我的國家。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不僅代表著一個民族、一塊土地、一羣人，它還代表了它的偉大使命——世界和平的誕生。我很慶幸我是中國人，但我覺得國人的國魂，還是不夠，因我太急於自己國家的蓬勃生長。我想對國人說幾句話：

①、不要讓你的情緒衝破了你的理智。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時候，反美是必要的，但不是絕對，絕對的事是更堅強的團結，更努力的奉獻（非指物質）。

②、不要讓美匪建交失去了你對祖國的信念：美匪建交各人的感想不同，但有一部份是最要不得的，他惶恐了他手足無措了，這種人一定是平常不關心國事，極度缺乏愛國心的人。因此，他動搖了他不知何去何從，我想告訴你們，中國人不是好惹的，誰要是這麼想，一定有苦頭給他吃，咱們事實勝於雄辯，等待時間的考驗吧。

③、讓國家最需要你時出來吧：有些人自恃過高，目光狹窄，自認為自己做這事做那事，太浪費他的人才，或是害怕自己才能不足會壞了團體的機能，這些人可謂昏昧已極。孰不知，『各取所能、各盡所有』。如此，每人都能堅守自己的崗位，那怕不能自強，那怕不能自立。

五、結語

我還是想告訴你：中國是我唯一的愛，我愛它，我希望它能更加有成就，因之，我以我的衝動，寫下了這些。也許，弊病不是這麼多的，然而，我們多渴望一切是最完美的。

所以，你我共同勉勵，要為中國多做點事，無論是小事大事，我們都要盡力，只因我們是中國青年。



我聽「將軍令」

秦輕燕

「將軍令」我一共聽了三次，三次的心情像是急欲留住風雪而千萬遍的陽關，陽關千萬遍，風雪便成了不停不止驚濤裂岸千世的音容。

第一次聽大哥播放「將軍令」，是在深夜。那時四周的鄰家都入了睡，山莊的人有的在黃河小軒看書，有的在長江劍室寫稿，有的在見天洞整理錄音帶。那次湧過振眉閣的門傳出來，像是靜夜裏突然綻放的美蓉，驚天而起的消息，山莊裏的人都放下了工作，靜靜的立在門邊。「哆——哆——哆——哆——哆……」，起伏有秩的鼓聲，緊緊扣住了我的心脈，就像大哥朗詩時，深深的扣住了千萬人的呼吸。

『我要衝出去到了蒙古飛砂的平原

妳要我留住時間

我說連空間都是殘忍的

我要到那兒找我的兄弟

因為他是我的豪壯

因為他是我的寂寞……』

浩浩蕩蕩的推出了一記記的鑼鼓，就是大哥朗誦詩，我們都成了『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弟子。那一刻，只有震驚，我不知想什麼。

後來大哥推門而出，看到我們怔了一下，大哥並不知道我們在門邊。娥貞姐後來說聽的時候，想到『將軍百戰身名裂』的辛棄疾。

『歌聲像大風裏的古風傳來

我是大騎大概的遠騎

却因一個想念呆立山頭

在武林中一個隱瞞。一個猜疑。

一次亮燈。一首歌唱幾千次

唱的人目眦盡裂

唱的歌還是唱不完！……」

第二次聽『將軍令』是在美匪勾搭、中美斷交消息過後，『振肩詩牆』出版的日子。我們開會，講到元月一日令人心痛的日子，亦是神州社慶，而我們本著『國難當頭，一切從簡』改去我們和總統合照留念的地方——金山，商討如何報效國家，磨練氣節。大哥他們更是身踐力行，親自回僑居地，把他們在台灣看到同胞團結一心的情景，告訴他們的親友，穩住他們的心情。過後大哥播放『將軍令』，全山莊的燈都熄滅，而鼓聲一節節一柱柱的從四處震出來。黑暗裏，我看到對面的社員、家人，海鵬灰白了臉，勁風變了色，對面的人有的蹲踞著，有的跪著，臉色都是寧肅的傾聽。似乎是聆聽一道高如泰山的軍令。突然間，我對岸的人全部都石化了，我想到歷代中效命沙場，馳騁戰場英烈的戰士們，岳飛、辛棄疾、李陵、蘇武……一個個浮現眼前，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戰士，更有許多沒沒無聞悲壯而死的將士們，而他們突然一道而來，正聽大哥放『將軍令』。他們的背後是一場場的烽火，正要上馬廝殺，這一刻，他們凝肅的聽。『哆——』

哆——哆——哆——哆……」

『紅塵白刃，江湖上燕歌一行

無終無止。狂嘯一聲

便有怒潮拍岸

唯有知音不斷

是可傲的事

寫著時天地忽然全黑

過去未來，人和事物

一一浮現，彷彿去到未到過

而不知何時我曾到過的地方

一言一行，一笑一哭

都早有安排。……』（崑崙）



突然所有的時空都交融在這一刻，又像是每個人都回想起自己作戰時壯烈的情景。音樂倉倉

皇皇，有人倉倉皇皇在戰場上倒退；易水蕭蕭西風冷，冷冽的壯士悲不能徹；一夫當關而馬革裹屍；田橫五百烈士紛紛效死，音樂曲曲折折，而鼓聲依舊不歇，大大小小，一個朝代連接一個朝代逼打過來。

鼓聲漸行漸遠，奔向千萬遍陽關萬里的道路。鼓聲方歇，對面的人物驟然又換了面目，換回了自己的家人，而接下去的烽火要燃，他們的背後有一柱天光。燈捻亮時，所有的家人又都回來了，他們仍是在山莊裏。

第三次聽『將軍令』是在大哥過二十五歲的生日，娥真娘放的。

那天其實不是大哥的生日，糊塗的我們，竟記錯大哥的生日，白天大哥獨自一人在外面過生日，我們在山莊圍聚在一起看大哥前晚，陽曆十一月二十五日已過十二點時寫的文章——破陣子。『苦怎麼只有一個，而輝煌却是全部』這是大哥詩，在『破陣子』一文中又再度提起，日期記錯了，造成終生的遺憾。文章裏大哥曾提到聽『將軍令』的心情，那真是寂寞而沒有人知道。

後來我們補慶祝，空氣裏漾著大大的壽字和嫣紅的玫瑰。在二十五根明亮躍動的火光中，娥真娘開啓了『將軍令』，一節節一記記的鼓聲，再度響起。

一記記的敲響了我們的智慧，我們像是戰前聆聽訓話的將士，又像是點將台上，躊躇在那兒一個個等待點將領命，那一刻『男兒志在四方，浮雲西北有神州』，意氣豪放的要為國家打出一

揚英英烈烈的戰。

『我說武當啊我的激越我的悲傷

我感情裏不饒人的風

乍然的驚賞，最末的遺容

我惶惶惘惘還是要結義

授劍、束髮、解衣』

(武當)

音樂急遽處正像蓮蓬迸裂。補慶祝是歡聚的心情。
音樂的心情，三次都開在心上，縱在音裏不同的喜怒。

『惶惶惘惘還是要結義』。那份心情，聽

國魂

羅海鵬

『這九百七十四位弟兄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只是要昭示我們一件事——中國不可輕侮』電影裏張自忠將軍一字一句地表明了立場。我看看影片中漫天的烽火，遙憶起故國山川，這個古老而多難的民族，一直在風雨中屹立不墜，每次大變來臨，總是有無數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力挽狂瀾，延續了這一脈相傳的香火。自從政府選台以來，我們在外交上不斷遭到共匪的破壞與打擊，於是有民國六十年的退出聯合國，當時許多認識不清的人，開始動搖立場，總統蔣公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冷靜態度，使得國家渡過這一個難關，並全力發展經濟，終於開拓了一個新的局面。

然而，就在我們國力日漸強大之時，和我國邦交最深、關係最密切的美國竟與共匪勾搭，並

決定於民國六十八年正式建交，消息傳來，全國上下，莫不悲憤難忍，紛紛表示抗議美國這種賣友求榮的行爲。然而在這個國難當頭的時刻，全國同胞又表現了無比的愛國情操，大街小巷，處處貼着誓死擁護政府的大標語，許多愛國的活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許多人捐獻出畢生的積蓄，在『沒有國，那有家』的認識下，共同謀求整個國家的利益與前途。

影片結束時，張自忠將軍英勇陣亡，但他所代表的那一股精神却延續了下來，從這幾天全國上下所表現的愛國行爲上，處處可見那種保國衛民的情操，即使一個藉藉無名的小人物，却也愛國不敢後人。許多感人至深的場面，原來不只是在電影裏、歷史上、傳奇中，在現實裏，也是一樣有的。

飛觴醉月

戚小樓

已經有一天多沒去詩社了。我走在街上，行人的臉被霓虹燈亮了起來，這些面孔漾在行走的人羣中。我忍不住要走進街旁的服飾店，去看那些招蝶飛舞似的薄衫，還有一些彷彿被風吹過，就會叮叮響的小耳墜子。那裏實在美，像倒映在秦淮畔的流光，我看看，憧憬着，『已經有一天多沒看到他們了。』我禁不住想着，匆匆又走回了大街，霓虹燈亮在高高的樓上，這些樓又不像是座落於此的。西門町似乎沒有恆定的東西，可是又都閃着、亮着，『我想着他們啊！』我走過了天橋。

我走過了天橋，我不停的走，像走在水面上，我閃過了好多人，閃過了好多不相關的注視，想着媛現在在窩裏一個人讀書準備明天的期中考，想着以前看完電影，他們都會在天橋上跟我揮

手再見，我又閃過了好多羣人，到了車站。

我到了車站，那次，是已經跟你們說過再見的了，小燕看到你來了，你失措的眼神焦灼的不知道要怎麼說，又疾疾的往回跑。道旁的屋宇，街上的車子，似乎都在中傷着你。拉起小燕的手，我們過街去找媛，我們三人又回了山莊，不知能不能再見到你們。

下午時，你先在火車站前問要不要去金山咧，回到山莊後又不安的來去着；坐在車上要去吃飯時，媛戲說要下車回家，你一驚；吃晚飯時，你又怔怔地不知在吃什麼飯，說什麼話；後來去看電影，電影院裏大家又異常熱鬧，看完電影，道完再見，你又到車站去找想去金山的人，後來我們進了山莊的門，見你站起來，拉開了椅子，要我們等你一下，你桌上的稿紙已寫了一張。

你拿了『衣鉢』要我們看，媛真姐一頁頁翻着稿紙，我們圍攏着一頁頁的讀，媛站起身來去找你，紅着眼睛含着淚水，對你說：『我們去金山。』

我們去金山。

我們終於去金山了，黃昏星咧着嘴一直笑，大哥的視線擦過街邊的燈光，興奮的射向更遠方，清嘯病得坐在車上生氣，雁平已累得半死，又無奈的被我們拉了出來，劍誰笑得像一朵怒放的大紅花，媛像一批忍不住要衝刺的鳥。

我們真的去金山了。

計程車外的風『破破』的灌了進來，夜色一路送着我們上山。街燈、房舍、車子無意的流過。車窗仍有一些民房亮着微黃的窗，不知窗內是不是有可忤的人在持書夜讀，或是在給朋友寫着信，信末著上『六六、四、七凌晨一時』。不過，我們是秉燭夜遊了，車行上山坡路，台北市的燈光都被遺忘在山下，山上只有我們兩部計程車，交錯的向前衝去。夜裏的山是更深的藍色，染在天邊，也許只有它才了解我們爲什麼那麼急、那麼急的要去金山，那麼急的出發。此時也只有它和一鈎昏月同看，看我們平時高聲的說笑，激昂的歌唱，不顧生死的習武都已化成江水湯湯的流着，『滄浪之水清兮，……滄浪之水濁兮……』滄浪之水要流向遠方，渡過一個坳上，再行過一個渡頭。

我們是愛流浪的，愛賞玩岸上的風色，由天明看到日暮，看到『萬家燈火無不落拓』；愛經風浪波闊，也愛『寶鴨峯蓮』的寫意。就像時光再倒流一次，我們彈響歷史的琴，重和一次做笑江湖吧！

『車行時才知道是風，是爲阻止他行而吹的。』風吹得我們的髮招搖起來，娥真姐輕唱着，車子已過兩個檢查站，好像是戰亂時的奔走，又好像是『雌雄大盜』安全度過各關口，那些軍人走到車窗旁，警戒的看我們，最後將我們放行過去。車子彎行了一個山路又一個山路，起初是不斷的上坡，然後是不斷的下坡。車子裏不時有人唱着歌，做最美麗的迴旋。車光打照着前面的

坦途，行行復行行，過了山路後，直駛入兩側樹影幢幢的大路，又見到些磚房，街燈，街燈，磚房，樹影閃過，兩側又有山形疾捲過來，『殺——』的一聲，車停了，有人說：到了金山。

『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躺在榻榻米上，枕邊小窗外的天色漸漸亮了，那地上的小草越來越青了，草葉尖上吊着晶瑩的露珠。石磚小路濕濕的，隨着天明，那些樹上草邊的花兒，也漸次琉璃起來，淡淡的彩依在青苔的綠上。聽說以前鄧肯舞芭蕾時，身上搭着白色的長衫，赤裸的腳輕躡在草地上，長衫也順勢拖在草地上了。她腳步一移，長衫也跟着舞起來，微髻的髮也揚了起來……我攤着被，默默的看向窗外。

一大早，推門出去，門口青草地上五、六朵紅杜鵑亭亭的立在葉間，還有些花兒落在草上。來金山時是夜正深的時候，私闖到別墅裏住的，怎知屋前就有花迎着，我眼眶裏盈着淚，不知是一驚是一喜。

『此地的杜鵑聽說在三月裏淡淡而紅，』梳洗完畢後，大家出去一起看花，大哥忙着指，我們忙着看，有人驚歎，有人要摘花。娥貞姐說：『上次來金山時，花比現在更多，路邊都開滿了。』大哥又跑到另一片草地，忙要大家去看花，有些人跑過去趕着看，有些人在原地不忍離去。這金山像是我們的山一樣，是我們望晴的地方。

我們望睛向遠方也在近處把酒放懷，先是自斟自飲自選自樂，有知心的朋友相伴，有往日的情懷可追數。今日在金山，也許高興等一下我們去陽明山的摘星樓，懷念風雨的日子，也許只是靜靜的踢踏在街上，不容許感情有些微的洩露。

也許是金山的人很少，也許是一直到下午，金山遠斜飛着小雨漫着霧，山下的阡陌連連，鄉下人扛着鋤頭經過民房，路邊開滿高高小黃花的稻田。山坡路都是劈山炸石開出來的，在巨石間也開起了花。我們忘了要生氣，忘了要關心不屬於金山的事，只是記着要遊玩，粧扮自己，隨處採拾風景，『把它編成美麗的歌謠』，我們一羣人亂走在金山裏。

也許忘了別人，記住自己是件很美的事情。脫掉外在的軀殼，讓心靈可隨處停留，可以像霧遊在空中，可以化作一彩蝶，隨風飄去，忘記自己是何處飛來，要向何處飛去。如果你要着意做什麼事，她會笑着凌空而去……。凌而去後，景依然是景，稻田裏的小黃花隨風微搖着。

想哭的時候，何不妨放聲大哭；想笑的時候，何妨笑得出不了聲呢？走路時何不妨讓衣角亂飄？一路是我們忍不住笑，急急的想跑下山。

想要趕快奔跑啊奔跑，現在是真的下山了。一人零落的站在車牌下，聽說浪子是不回家的，我在車牌下等着回家，才發現街旁人影又開始晃動了，才發現那街燈、車燈是最痛苦的刺傷。

我們明天還在這裏

林雲閣

西門町你常可以看到人擁擠來簇擁去，處處是人潮。這祇不過是肩擠肩的大量陌生，不會惹起我們多大的注意。但最近，同樣是一團簇擁的人潮，在西門町，萬國戲院旁，如果也惹不起你的注意，或你無心去注意，那我告訴你，你白經過那裏，嚴重一點，你枉做人了，枉做一個中國人。因為那是一團想在陌生羣裏激起大家親切熱絡的一羣人。

他們在教陌生的羣衆唱愛國歌曲。

你祇要不是懵懵懂懂的人，你一定會看到他們，看到他們在好奇的有國觀的有熱烈的響應著的人羣面前，他們的表情，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努力不懈，激昂熱切。

『各位同胞，明天不是聖誕節，是中國人的行憲紀念日。美匪雖然建交了，但絕無法影響我

們的生存，我們照樣熱烈慶祝我們的行憲紀念日。各位同胞，美匪建交祇是提醒我們不能依賴任何國家，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提醒我們必須堅強、團結、莫等待……」一個帶著黑框眼鏡的青年學生，透過擴音器，各位同胞各位同胞一句一親切一句一慷慨的說者，說完教唱，教唱完又說，聲音已然沙啞。那是美匪建交後不久，我們一羣兄弟路過西門町時看到的。大哥一看到便領我們過去。神州兄弟一行便是二、三十人，所以圍了上去，頓然增加圍觀的人潮，當然我們不是去圍觀，而是去助陣。那位青年學生正手持擴音器，聲音從擴音器傳來，就像從他黑黑厚厚的眼鏡框透出來的眼神，堅定而有力量，直要透進你心裏，也引發你愛國的激情。他唱一句，羣衆唱一句，我們在羣衆裏也大大聲唱一句，他整首唱一遍，「莫等待，莫依賴，勝利絕不會天上掉下來……」的歌聲便在西門町響唱，大合唱了起來。西門町本來祇是一個容納奢靡玩樂的地方，這時你忽看到有人聚在這裏慷慨悲歌，唱起『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那種感覺不是在霓虹燈下可以說得盡的。——祇記得是和一次在人潮洶湧的台北火車站前的地下道中看到牆上貼著『南海血書』，當時一口氣看完的感覺一樣。人叢中忽有一人舉起手來，高喊『中華民國萬歲』，我一望，是大哥，很快的大哥又轉手爲鼓掌，掌聲一時羣起。我知道，大哥看到在西門町竟有這麼一羣熱血青年，沙啞的在傳播愛國心聲，那股奮悅之情不覺一湧而出，對國家的信心和希望也忍不住要超拔的喊出那麼一聲。我看到大哥表情堅決而激動。歌聲又高昂的唱了起來，我看到持麥克風的那位

青年學生及他旁邊的同學更加有信心的帶唱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前天（二月十七日）是神州文集第三號『一時多少豪傑』出版的日子，我們在山莊看到二哥從皇冠拿來先印好的幾本書，在大哥神祕的宣佈之下，所有的兄弟高興得大跳大叫，真是要翻天覆地起來。畢竟這是神州的精神又飄揚成一面旗的喜事。所以晚上我們便決定去看一場國片以示慶祝。走到萬國戲院旁，同樣熟悉的人潮，同樣熟悉的振揚的歌聲，以及同樣有人持擴音器在講話的熟悉情景又出現眼前，我們當然又是二、三十個兄弟擁擠而上。今天他們歌唱的是另一首新歌『全國總動員歌』。持擴音器的仍是同一個青年學生，旁邊仍有其他的同學在幫忙，或把寫在布上的歌詞隨著唱到那裏而提高到那裏，或在分發印好的歌詞。不過，今天多了一個人，一個中年人，兩鬢飛霜。一開始我們根本看不到他的臉容，因為一面唱他一面在指揮，埋著首不問一切的在指揮。祇是兩隻手在人頭上賣力的揮動，他斑白的頭跟著賣力的搖晃。今天的歌唱起來很是雄壯威武，我們每個兄弟又剛好持著新新的『一時多少豪傑』，所以唱起來更加得意和興奮。大哥這時擠在人叢中，抽出筆來，在娥真姊的書上不露的寫上：『送給一羣愛國憂國志士 神州社敬上。』遞給我要我致送給他們。我說一聲是，便鑽開人羣鑽到前面去，那時中年人還邁力的在指揮，我就站在他的面前，那時每一個揮動都像我血裏的一個翻騰，真是激動不已。待他稍停時，我獻上了神州文集：『先生，這是我們剛出版的新書，我們是神州社。我代表我們的社長送給

你們。」二哥也衝了上來一起說。這時我發現我遞書的不是一個中年的頭髮斑白的人，因為他激動得像一個上台去領獎的小孩。『是是是，』他不斷的點頭，雙手接著我的書，因為講話聲很大，他聽不怎麼清楚，我還請教他大名的，結果他祇說：『我們明天還在這裏，我們明天還在這裏。』接過書後，他連忙叫學生拿他們印製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堅定沈著，團結奮鬥』的卡給我們，『多一點，多一點。』他叫學生。他拿在手上還沒有遞給我和二哥時，不曉得怎麼手一滑全部撒落在地上，我和兄弟們連忙蹲下來一張一張拾起，他也蹲下來一起拾。遞給我後，我也不知怎麼撒了一半在地上又撿起來。（對了，是我翻開神州文集最後面山莊的地址給他看時，掉的。）就這樣簡短的一個接觸我又擠進人羣去。臨走前我們看到他就用『一時多少豪傑』來指揮，我們的書就成了他的指揮棒，斑白的髮上，拔劍而起的五陵少年的身影（封面）在晃動。我念念不忘他們的話：

『我們每個月十六號到廿一號都會在這裏，天氣好，我們會在現在這個路旁，下雨，我們就在騎樓裏面。我們完全是用自己的力量。我們最大的困難是經費，這些歌詞完全用我們微薄的一點錢印出來的，希望大家能夠愛惜，也希望有人能夠自己印製更多的歌詞……。』

□這篇稿費應該屬於他們——在西門町辛苦教唱的一羣人的。

徘徊

陳燕玲

這些猶疑不決的意念不知在心裏徘徊多久了，我可能又陷入了複雜的情緒中，這是不算很短的時間了。近來，國事又需要我們去關心，所以有一陣子還算拋開了私情。一首首雄偉豪壯的歌替代了往日的「愛呀愛」的歌聲了，成天聽那些使人昂揚的音樂，世界變了很多。

突然我想起了生命的有限、人生的無常及感情的可貴，就是那句話了，「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急急的我想起了在遠方的那人，互相牽連的感情令我日夜難安，又感到國家的存亡繫於每個人的身上。我就在頃刻之間把三星期以來的悶氣忘記了，爲了給他更多，也爲了不把自己逼入山角落，我一直想跑，但却忘了該如何跑。像大哥下午練的拳腳我不是很羨慕，我真希望我那天也會了這些本領。看了大哥練拳之後我心裏忽然有點畏懼，那幾個

架勢，使我的全身震得支持不了。我在旁觀看竟有了這種感覺，怎麼敢再練武呢？事實上，也許我更該練，我自己很明瞭自己的運動狀況，我是很沒有耐力的人，跑短跑也許還不輸人，跑長跑可能體力不支了。奇怪的事又來了，我很想做一件事，但等到真要去做時却心怯了，可能是怕做不好而下不了台吧！

這些猶豫的心情可能會給自己造成阻礙。我有時更覺得把自己看透了一樣，不想奮發。也許前進很困難，某一個阻力正在面前威嚇我，使我心驚膽寒，似乎自己要倒下了，疲乏了，破滅了，然而我的確該去抓緊一些什麼的。



神遊

陳淑珍

這不是長城嗎？雄踞而蜿蜒山頭的一道行路。有昔日來往的車馬行人；有當年一樣清麗的陽光，和伴著鬧意前來，但沈靜的亙古蒼山大嶺。這——是長城！

我們一行高歌而來，唱過『花非花』，唱過『怒江春暖』、『在那遙遠的地方』和『寫封信兒寄到邊境』……聲揚中，突然有一人低低而沈壯地唱起『長城謠』，音太低而無人和起，乃成和著這中橫一段路的姿勢一般，孤單而行游。二月的陽光，中橫的山、路。

歌在低闊的和聲中，高昂而止。山一樣靜默，水一樣奔竄，只有彎迴的山洞在連接著段落段落的風景。洞中是陰濕而黑暗的，而我們自亮光處來，自雲飛處來了。

山洞在車行中自轉而明，每個人沈沈冥冥的臉色也自幽冥中清晰起來——『彷彿隔世』啊！

你依然是你，我依然是我，但是風景已非風景；歷經了一番雨霜風寒，怎會還是風景？明白。正如同明白這也不是長城，也不是塞外的風雲，或是塞內的山水一樣，明白！

我立在千山淹沒的壯麗中

便堅守了時空澎湃的洪濤

語言懷念

歌唱悲愁

蒼山已是泣了雲雨的

翠、碧

而風景依然在著

寫遍春秋交迭的音容

而山水依然在著

堆疊寒暑去來的歲月



狂飄烈烈而陽正

高 雨後

晴麗也把梨花春雨的容貌

換上清平的笑顏

再看明光如何再抹上

一片亮淨的

新痕

山水在回眸中成了過去的風景，陽光在車頂上灑下春意。轉一個彎曲又一個個柳暗花明，車子仍在高歌的激情中停息了，止於最漫人詩情的洛韶山莊。

這番雨後清陽又幾度暗明的來路，不是長城而是長城。因著想像、因著緬懷；因著今古的流傳、因著沈揚的思往，我們走了一趟長城。像那支唱在人們心中的歌謠一樣，這道衆志的長城已然一新，而新的長城——萬里長！



遠道不可思

方娥真

臨行前的幾天我常在山莊的客廳上徘徊，看看『離魂榜』，看看『天闕』，看看黑板上的公告，上面寫：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底下是大哥寫：『天涯海角，只剩兩天，兄弟，我們就走了。』

而我這幾天一早總是被胸中某種驚動嚇醒來，心頭是絕望的痛楚在刺刺傷傷。我總是在客廳上，每踏一步是一個珍惜，但願在別後的不見面裏留下懷念的足印，永遠抹不去。

最後一天我也是一早起來，靜靜的環視那些在客廳上因喝酒而熟睡的人，心裏真是不甘心他

們的安然呀，真想把這些睡蟲吵醒。我打開抽屜拿連絡組的資料卡找睡蟲的地址，要說的話都已經在心底心底寫成信，但並不想寄出，並不要寄出呀，只好深埋在酒後的夢裏吧。而這時只有海鵬比我早起，他或許一夜坐在燈下獨醒着。天色已經微亮了。

我重新回到房裏，忽然聽到敲門聲，彷彿是夢裏的期待實現了，我大驚小怪地開了門，看到家情神傷的眼色，是天亮未亮前的幽暗中第一個來造訪來問候而讓我遇到的人啊，我忽然親切得很想對她傾訴。她說她特別搭計程車來說再見的。現在要再搭計程車趕回學校。我送她出門。一陣小喧擾，客廳上幾個睡蟲都醒來了，好開心呀，終於讓你們睡不着啦！

後來一起去吃早餐，昨晚的酒意仍然像波浪般載着我，世界在暈船，但我興奮到完全沒有了胃口，不知怎樣才喜悅不盡呢，就亂亂笑亂亂笑，那時一點也感覺不到就要走的。早晨的晶瑩很清揚啊，路旁那些爬滿藤類的粉牆屋使我想到客舍青青。客舍青青呵我不要回遠方的家。我指着屋旁的菜地說那些蔬菜怎麼這樣肥，怎麼這樣肥呢，真想晚上去偷摘。其實我有許多話，那些話一天一夜也說不完的，只好不着邊際的亂亂說亂亂說了。

也記得上次大哥臨行的前一晚，我開唱機吵他不給他睡……

忽覺在他鄉

又是那道生死契闊但不能執手的關門啊，我轉不過身背向你們只好急急的轉身就走，匆促中一頭撞到那個站在門口檢查登機證的人，但心中恍惚一片，聽到同行的人好像在叫我拿登機證給他看，我想不起登機證是什麼登機證在那裏却一伸手把手中的東西都給了對方。啊啊，就要展轉不可見了就要兩邊大懷念了，但總不能轉回進口處再找你們啊，猛一回頭我只好剩下最後一眼了……

最後一眼，想起早上昏濛的光線中有人在客廳上抄馬來西亞的住址，但我不知會不會收到信呢，會不會呢。最後一眼我還是想問的呀。忽然昨夜的酒意又湧到眼前來了……

在機上我們轉側地從機窗眺望那個不知在什麼方向的看台，總是找不到。更找不到你們的身影。阿輕燕不是說要帶頂紅帽子讓我們看清楚一些的吗——那個瘋姐姐啊，昨晚搖搖晃晃是癡迷的用手指着我說：『娥真姐，我喜歡妳的劉海。嘻嘻。好美麗的流蘇。』說完身子就倒過來扶着我的肩。一會兒又走過來笑，一直望着我說：『哈娥真姊，我看到妳的酒渦。』真是一個瘋姐姐！大哥說瘋姐姐喝起酒來會變酒鬼的，大哥說等瘋姐姐一個人獨闖馬來西亞的機場時不知她會不會丟了自己呢？

在機上大哥給我們看鵬旅的信。噢！鵬旅為什麼今天的臉色很白而且很瘦呢。我問鵬旅為什麼臉色又白又瘦，那個陳淑宜却眨大着眼睛無限憧憬的說：『是啊，這樣看起來更英俊呢。』在

機上講到這些時，大哥就說：「以前初來台灣時，聽到台灣的人動不動就叫『好棒啊』，那句話初時一聽會覺得很討厭，總覺得是一個懂事的人偏偏要裝天真。但現在在詩社聽久了反而從反感中漸漸親切，現在一聽簡直親切死了……」不是嗎，因為一到馬來西亞時，想聽也聽不到了。

午餐過後我們聽音樂，有一首『飛機妙事』的歌搖搖擺擺，大哥一定要我說，他說想起楊濟輝。我現在很喜歡這種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歌了，會想到『靡靡歌王』阿天任的『往事只能回味』，唱『諾言』唱得很像劉文正而成了劉武奎的勁風，還有阿誰的『純純的愛』，阿誰甜甜的歌哇哇的哭，還有阿飛熱熱的舞朗朗的笑。現在一聽到流行又瘋狂的中英文歌我們都會想到下次聚會沒有阿楊了，沒有阿楊聚會真的會少掉很多熱鬧的。阿楊下次我們回來時你假裝受傷或是吃很多安眠藥假裝昏倒也要來接機呀，但不能吃太多萬一醒不了怎麼辦。（嘻嘻哈哈）——我們一面笑一面說，濟輝也笑啊笑到露出兩顆兔子牙却認真地說他一定儘量來。又想起有一天晚上大哥要阿楊和鐵豆抄『神州聊齋』，他們兩人一面抄一面唸：『誰叫她那麼小，笑起來露出一排兔子牙……』我好奇的去問是誰是誰，阿楊和鐵豆唸完整句抄完整句後才抬起頭來揭開謎底說：『是鐵真姊！』我講着想著，大哥忽然笑了起來：『那個黑豆本來還以為自己有一個好名字李鐵錚，嘩，李鐵錚，他一定覺得自己的名字很堂堂正正的，誰知一來到詩社，李鐵錚變成了李黑豆，無端端得

了這樣的一個筆名，不知他有什麼感想……哈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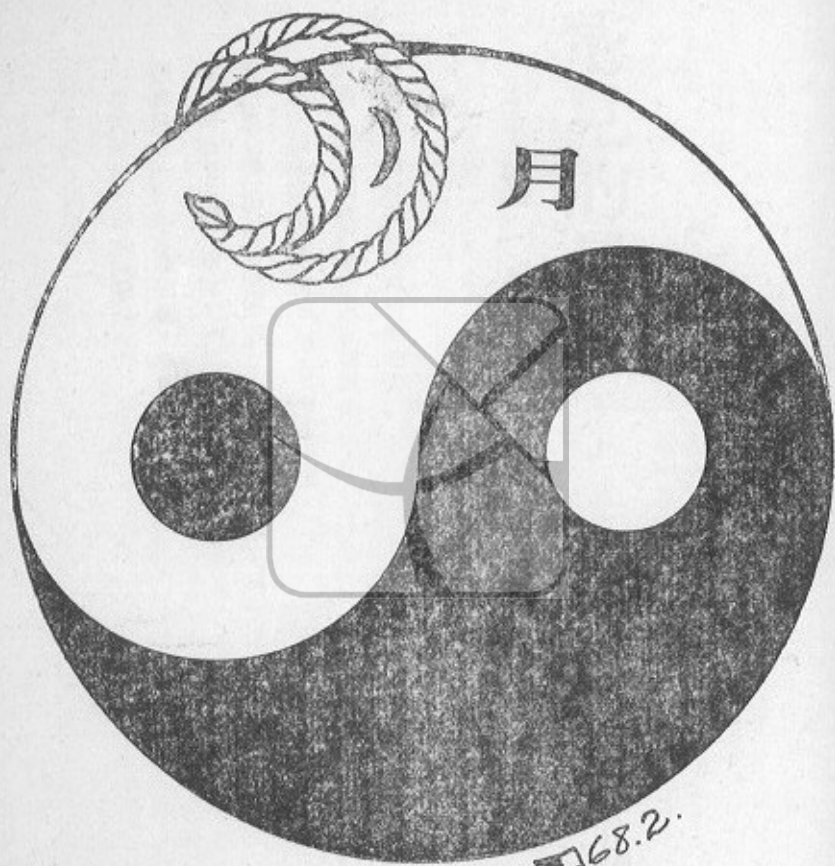
我們就這樣談着想，都是詩社裏的每一個人，又談到阿狗這回退到阿廖這個吃狗專家不知阿狗以後的命運怎麼樣，大約最輕的刑法也會輕了幾公斤的。又談到那個『金門姑娘』郭宛蘭，大哥說要叫她小郭還是小碗好，……哈，小碗這名字很好玩呢。

飛機一定離台北很遙很遠了，而我一點回家的心情也沒有，離家的感覺却越來越濃了。忽然，在向晚的時候望到機窗遠處那一道綿延千里的晚霞，耳機傳來『星星索』那首歌。星星索、星星索，想起輕燕飛煙叫我唱這首歌時的情切。嗚喂——啊，真有那種在風裏流淚的遐想……嗚喂——風兒呀吹動我的船帆，船兒呀隨風盪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輕燕和飛煙最喜歡在我唱的時候不斷地在旁邊朗『星星索、星星索』然後其他人的聲量也加了進來，頓時那些『星星索』的聲音成了四周湧動的海浪，又彷彿是那載着我的一艘船，又似那無處不吹的大風，浩浩然然，要送我去日夜思念的地方，日夜思念的地方。天邊的晚霞在機窗外雄飛，想起去金山的路上和天縱爭論到底是淡水的落日美還是中大的落日美。他說淡水的落日真的很壯觀我說中大的落日才好看（其實我只是上次詩社去中大演講時看過一次），嗚喂——風兒呀吹動我的船帆……我們再走一次夜晚金山的路上，你們來朗，那時我再唱，但那時我還在嗎？

遠方的晚霞一層又一層顏色地加深，濺紅，多麼像海鷗一手擊碎碗杯而血流滿手的感情。大

哥說真是佈麗，他怎會想到佈麗兩個字而我却想不到呢，真蠢！阿還我想阿還，那個死阿還，還有『憂悒的江爺』秋陽，他們最會畫畫的。阿還常替我設計、畫畫，但每次弄不好或弄遲了我都會瞪她的，阿還下次我要對妳好一點了。嗚喂……

飛機航過晚霞的路，那一片金碧的地方一直不斷地和飛機並行並遠，因為它是你們一行人在那兒，在日落的地方等我，在向我招手，叫我去日夜思念的地方。那一片金碧的天涯，使我想起電影黎明日出的鏡頭，多麼錦繡的前程，我除了這一條去路，四方都茫茫！



68.2.



驚見的星輝

——給一個很中國的女孩

江秋陽

想不到我們會在騎樓轉彎的地方
相遇，想不到我們會相遇在轉彎的
騎樓。很多翻飛的記憶在驚見裏靜了下來
我一時彷彿活在默片的年代

在錯愕裏失去樓外車聲，街外樓
眼裏只有一座山水在美麗，在明媚
在春天發黃，夏天綠遍的今天
忘了自己。而車子

在樓外匆匆駛過

妳依舊是當年風裏的一朵可人

在我面前站成江南的一點流蘇

肌涼似水，眼亮如星

優柔的長髮是流水橋畔的一方風景

輕輕，輕輕披在妳黃色的棉襖

我燦爛的臉

我的臉在燦爛

因為想起向晚的黃昏道

有雁字翻飛，有煙柳輕盈

有我的喜悅在斑駁的紅門

響起，如疏影暗香

種在妳家，深深的院落



而妳家的院落深深

鎖住我的戀

關住妳的豔

當我從嶺上歸來，紅門是

堅硬的冷，無邊的漠

不再可親

我猶疑地敲門

怕門後是一種陌生

怕妳的名字是異地裏的不相識

繁衍整個院落，埋了我的情

葬了過去

而我果然成爲大漠裏的一份孤獨

在見面時死去。却



想不到我們會在紅塵千丈裏見了面
在錯愕裏想起過去

在春天發黃，夏天綠過的今天
忘了自己。



英雄不寂寞

吳勁風

草上露珠眼中模糊

八點減六是一夜睡眠之全部

（你尚在振眉閣未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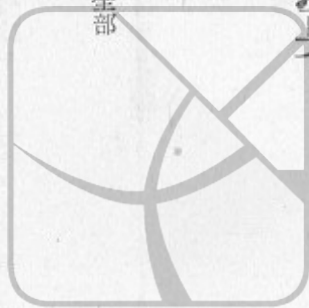
昨夜車過總統府

（你在後座寂寞）

有詩成句

『前途是一盞盞紅燈亮起』

『生命是你，追隨是我』



挑燈夜筆賦意詩句

(恰時你在絳雪小築開筆)

只爲竊竊私議，由我負責

把心獻上。

不得不停筆那一首未成的詩。

一上午的奔忙

木柵公館台大公賣局南昌街中華路

探尋，我們疾疾

以風、以雲

卻不料不料意外的想不到

他記錯你也是我不知道

流淚從心底一直流下

還沒看完你的『破陣子』

便急急提筆寫詩



孤獨在你

是一帖苦苦的毒藥

慢慢咀嚼吞食

讓你一分一秒一針一刀

升起，那寂寂淒淒

你狂舞悲傷看見自己

『孤獨是你，殘酷是我』

枉是千里相隨的兄弟

孤獨像一顆一粒一方一片漫天漫地

全部全部襲向你

吞食咀嚼你慢慢

苦澀、愴然、苦澀苦澀

遺忘是罪，算錯是過

卑弱如我

『紅燭是你，黑暗是我』



孤獨寂寞淒然淒涼

撲過去衝向你

枉是信任的家人

急急要寫切切要說、說

『寂寞是你、陰影是我』

愛是一把刀鋒利只在刃口

愛是一把傘遮不住另半邊

下了車走進黑夜

你嘆氣

失望一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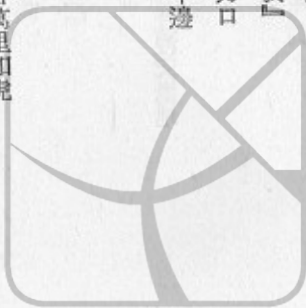
金戈鐵馬、衣鉢、氣吞萬里如虎

三岔路口隔開了你

『矗立是你。仰視是我』

我想衝出去

不到蒙古到人潮洶湧的街頭



我要去找你呵，找你

等不及受傷的你歸來

想你破碎的心

蹣跚的脚步

你能到那裏去

『疲倦是你，漠然是我』

想長街處處巷弄弄

你在何處

要找你，告訴你

已過去你的光華是我們抹掉

已過去你的年輕是我們扼殺

已過去你的期待是我們摧殘

我們的恥辱如碑文深深鏤刻

白衣在書裏

擊打著自己的旗



說秋冬相接是一部祕笈

此後留意

也曾午夜抒思

寫一封寫不完寄不出的信

也曾夜校翹課趕一晚場電影

只因那片片子你們看過

龍吟千里迤邐而來

坦蕩神州裏我迢迢歸隊

江湖寧落爾安歸

今我來歸，雨雪霏霏

覆你以冰冷、

沒有光輝

『廟堂是你，空虛是我』

『江湖是你，遠方是我』

此刻聚義堂上，長江劍室，黃河小軒



家人已準備好一切

殷殷盼你

紅燭點起、燈熄滅

將軍令鼓聲頻擱

風雨歸來，霜寒了你一臉

塵灰佈滿長衫

你終於歸來

你不驚訝三十多名家人羈集

只是黑暗中

乍然一亮你的眼神

振眉是你，哈哈是我——

眼眶漸霧需要大笑

已過去那一切

『希望是你、歡笑是我』



昨天

一

我在前花園模擬

雨天的故鄉：涼涼的盆景

有一種侵襲的怨恨

總似乎是嘉義的那首

一隻鳥仔號啾啾

那樣的，那樣

惹人低首沉思的歷程



廖三奇

一支歌

二

說我酒醉！

面對李白以及月影婆娑

雨前的氣氛降下如

籠罩的霧都——

遺忘一如

迷失的轟炸，戰爭

是我忍心目睹，而又

害怕想起的昨日嗎？

豈真是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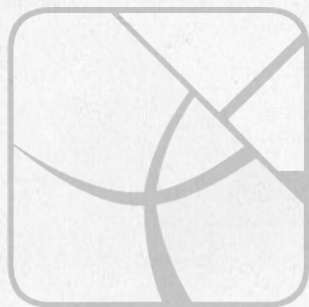
你最後終會發見我在

北望的望遠鏡裏

揮戈重鑿，蒙古軍備



馬，矛，星日以及
豪壯的拳術
健康的酒飲



星星照我鄉

吾縱身凌空

劍一般伸出手臂

截下溫莊主的

飛鴿傳書

我咚咚的心脈

如古城的飛簷

無限俠情

激越



忍虹昇

飛

六十七年十月廿一日

六十七年十月廿二日

神州俠客俠女

十七顆星座南下

照耀斑駁的一府城礫

城礫上的延平郡王脚印

立體登上赤崁樓

吾們也情柔

向四方

心算英雄形象

像不像傳說中

一把劍的駿峭

光寒神州



鐵一樣豪放

銅一樣粗獷

從木柵直撲全台首府

令我神州人

相偕到天涯

六十七年十月廿三日

六十七年十月廿四日

古城古城

相隨到高雄

街燈如星照我星

閃動南北兩地的心馨

衆家抹了臉上灰塵

搶着力讚台南人的熱腸



如土產的黑皮甘蔗

叫您一啣

永遠

難忘古都敦厚帶甜味的民情

六十七年十月廿五日

寫下我千年要傳的血塊

血跡滴滴熱氣

簡潔數語

台灣光復卅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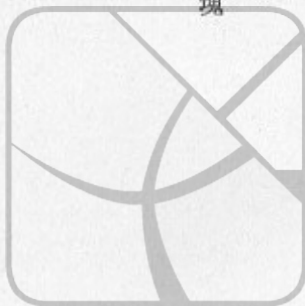
我幸輝煌卅三歲

搖神州大旗

向我神州

急行

進



□十七名神州人是楊濟輝、林雲閣、吳勁風、張長弓、曲鳳還、胡天任、陳劍誰、廖雁平、陳飛煙、周清嘯、戚小樓、黃昏星、李鐵錚、羅海鵬、秦輕燕、方娥真、溫瑞安等弟兄全部南下。林新居與江秋陽留守山莊。

□識者讀我神州人任俠守信義重然諾。曲意者，斥我神州人空口說白話，自說自大，我想說，一個人若沒有拔劍護山河之正氣，何來神氣殺滅邪氣，故，俠氣不可不存，不可不銳利，而且要靈，必要時，把頭搬下來，跟寇論忠義。

□故，難免有人要把銳利的正氣誤爲傲氣，英雄對決，僵持對立，劍對劍的時候，憑的就是不偏不倚的正氣在支撐劍勢，稍一散失，劍尖偏差衝殺，必遺憾終身無疑，正氣可不存乎？

溫瑞安

震顫文

搖槳人

鍾順文

五千年的這一頭還舞著一把槳
六十開外還挺著細高挑兒
也許，這是最後的開口
即使，翻他三面



溺他於深淵的海心
繳械，那絕不可能
絕不可能

五千年的這一頭還燃著一把火炬

墜江的燈影

搖醒漁網，滿江魚蝦難逃

遙夜深深

滿頭風霜

最後的搖槳人最後一把火炬

只為撐一葉如月的舟影

看山，他沒有閒情

更沒有酣夢的權利



人間世

當我還未識你。

衣襟飛雪，你來自銀色的黑夜

你道：夜是一幕幕深緯的聚會

當風吹起，一種很輕的掀翻

似第一線海浪緩緩推來

終至滿天風雨

然後聚會的序曲就熱鬧地價響



陳劍誰

有時，曲未終，人已散。

那時，你說，

聚會是一場少年時的壯懷

我們不談想當年

唉，人間世。世事如聚會

今晨我搭第一班車來找你

當那歌聲響自黃昏的號角

在衆人愛笑的營火地

我搭最後一班車回家。

車窗外的景是一幕幕聚會上的影

當日正當中，你正脫下

那襲追隨你十年的灰襯衫

好像征塵使你的襯衫泛白



當衆人圍聚時

我們聲聲喊你最大哥的名
要追隨你唱江山萬里

而今，萬里的江山

是世界裏最遼闊的景

當我離去時

只有一句話：

下次，我還是再來。



致神州衆兄弟

我能做些甚麼呢？

我因你的呼聲 而尋

在分劃縝密

每巷每街每號 尋

宅裏無你，你幻似處處人行

失蹤的馬獨嘶 野寂

風寒了，留我在津渡

我需要你再度 呼聲



黃麗芬

雖巖幽 雖流落

仍要尋攢你的燦然

如此方得輝煌 方得

愛

我因你的嘆息 隕類

幻疑世界無存 無存我於世

盲了，心靈疲於認識

何其烈的心在灼然

我需要嘆息 顛簸

讓它釋為灰燼

如此方得安息 歸寧

你若是武士 我是馬

你若是矛 我是盾



不爲風雲風采

只愛犧牲於你

你會有雄風 吹散雲霧

你會有神武 乘麒麟威喝賀蘭山嶺

唯有你是願入澆薄戰地的俠士

我願爲盾 願爲馬

犧牲於資你

我能爲你做些甚麼呢？



接機的心情

來了

有班機自南國來

螺旋槳頻聲歡呼

門外的我們以坦蕩蕩跑道迎接

機艙窗子的世界

漠視著觀望台

泣血的手帕依然在空中飛揚



廖雁平

來了

有班機自南國來

機門咧口大笑

門外的我們以半壁天的體霞親迎

安全帶棄置於座位上

心跳砰砰踐踏着入境的通道

跨入一步國門

緊握着滿掬的

團圓



滑稽新傳

方墨舟

神州水滸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中旬神州社赴阿里山上大聚會，約二十六人，發生了很多趣事，『神州水滸』係即席作，與『高山』、『傳奇』、『好像二十行』四首詩同在十五分鐘內完成。本詩裏所寫的事件，都是當其時的妙事。譬如即席作時周清嘯躲在廁所裏完成，陳劍誰被在溝渠旁喝水的西門阿狗絆倒。全社長得最高的張國治被小蟲咬了一口，叫了老半天，當然身材較爲『不高』、『橫』、『短』的幾位社員也各有特色。娥真、雲閣、秋陽是神州要將，路遠客棧是神州社試劍山莊洗水間的外號，振眉閣是社裏重地。曲鳳還在社裏是有名的山東餃子店老闆娘，她虎組的組

員維海則富貴了居小二，而黃昏星這位黑炭先生在剛學這中又是排行老二的。雁平是詩社裏著名的花花和尚，王萬祿、鄭鵬派等都是神州新銳。我們在未上阿里山之前，在協同中學習武，還追打一隻老鼠，却徒勞無功。聚會時心力交瘁，飯量奇佳，真的把咸小樓等餓得要啃骨頭。友朋之中要以張立明的耳朵最聾，一句話要講三遍以上才聽得見，而在此次聚會中，姊妹們裏最會瘋的秦輕燕却噤了聲音。這些都在『神州水滸』裏一一記下。

清嘯在馬桶上讓靈魂散步

是誰在馬桶裏洗澡？

阿狗在溝渠裏喝水

劍誰在溝渠邊跌倒

此刻並非在字裏行間對唱

而是世間有些時候有些事

不但超現實，而且被現實超

超到簡直沒有了現實

詩社裏有些人

高的怕蟲，矮的怕跳蚤

身材橫如烟視媚行

身段短的簡直隱形

有時進入山莊，聽見

娥真呱呱叫

雲閣沒洗澡

王羽開槍打項羽。

宋江追殺江秋陽

路遠客棧是黑店

振眉閣一入不復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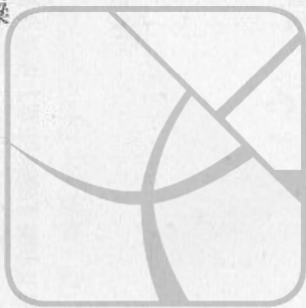
還有曲鳳還當老闆娘

叫海鵬店小二來一瓶高粱

店老二在黃昏的時候才出現

一張非洲黑臉，除了

一張血盆大口



就只有口水

魯智深拔過楊柳後

雁平就只有拔葱的份了

武松打過老虎後

我們只好打老鼠

神州水滸，天天嗚呼

萬象打獵，鵬旅抓鳥

阿狗吃飯，阿威啃骨頭

神州水滸，夏天蓋棉被

冬天喝冰水。

神州水滸，好像鬼畫符

晚上起床，白天睡覺

秦經燕啞巴

張立明耳聾

後人爲神州立一張墓誌銘



他們要在下面蓋十八層樓

神州大搏鬥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中旬，神州社組織鑽石門水庫大聚會，出席者有二十二二人。這次聚會，有許多極精采的節目，座談會、辯論會都在極自然與熱烈的氣氛中進行。其時夜行，走至半途，突發奇想，男的扮鬼嚇唬女的，反被女的截住了去路，男的全力衝殺，潛伏上山攻佔了『大本營』，然後守株待兔，等女的回來一起從櫃、箱、桌、牀底下搜出來，拋巨型獵槍嚇示威。張長弓是男生中第一個『被捕』的，清嘯則是失去聯絡，鵬旅是奮勇下山救人者，終於大家在別墅中會師，大罵了起來。一罵無法收拾，『豬』啊『牛』啊被亂套一通，連西門阿狗都被鬧得亂咬人，弄到最後，幾乎打了起來。黃昏星的鼻涕成了『武器』，鄧激塵（榮珍）的腳也被踩傷了。最後在喧鬧中結束了這一役。原來大辯論的題目，却成了此場惡戰。而同次聚會中本擬討論武俠文學的新方向，却用大檢討替代了，更以習武的討論取代了作爲神州人的座談。看來是一場『男孩與女孩的戰爭』，事實上被寫成『長江與黃河吵架』，有心人可以從中學得了作戰、伏擊、部署、置兵、衝殺、搏擊、罵架的經驗，造成了日後馮大哥苦心改編成金山大聚會的『軍區作戰』遊戲。神

州的大業都在小事中學得。『神州大搏鬥』是卽席作的詩，把作戰時的氣氛與意義一點點出。

是神州一場最大的衝殺

我們讓它發生

一點也沒有挽留

地毯紅的，樹林黑的

夜裏忽然兵分兩路

男的翻山，女的渡河

石門是隱約的桂林

山水忽然相逢

互見不嫵媚，而終於分手

終於交手，像雷和電

猛碰在一起，因此比陽光

更強烈更壯更豪激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武者靜止了台北

舞者驚動了石門

大浪上天，我們坐船

則上船頂，下舟

則沉爲沒頂

是聚會最強烈的一次殺伐

像愛和恨，有恨

而沒有一點的爱，我們就要

交手。在夜裏的長路的行列裏

我們突然分手

兵分二路，男的下坡

女的出手。我們伏在暗處

打滾如一條狗

但敏捷而有身手



他們橫過山路

恣狂如銅鑼

敲響，且沒有別的樂器插手
終於突破了前後夾擊的埋伏
俘擄了一張失意的長弓。

子夜的惡戰是一場力的智的扳機
一扣定生死。我們即刻行軍
通訊、放哨、暗號、佈橋
地毯紅的。街燈亮的。

我們追蹤而去

她們守在路口

我們翻山而渡，掉了

一個仰天長嘯，却星夜
快渡，奪得了鑰匙



進了寨門。地毯紅的

我們是神州的

她們哄笑，發現了清嘯

鵬旅下山，誘敵入別墅

我們在石階眺望

沒有動靜。海鵬伏下了

第二道防線。我們伏在

屋中各處。是神州最江湖的

一役。終於有了信息

一步踏入，一聲殺起

丟出了我們的禮物賴蛤蟆

搶回了我們的俘虜

於是一場架開始罵起



始料未及，竟然動手

有人額角生了一個角

有人脖子一道血紅

一張椅子未坐穩

便成了直昇機

飛入了十八層地獄

一句話未說完

便給人打得臉青鼻腫

腳踩到不成腳，鄭榮珍笑不出

手扭成不成手，張立明哭不出

褲子幾乎扯掉

赤膊被稱為豬

手背齒印六枚

好漢成了娘娘

天下大亂，公雞鴨蛋



地毯越紅，臉色越綠

阿狗亂咬人

一屋都瘋了。

坐的成了站的

對面成了面對

萬紅叢中一點綠

林新居被敲成破屋

林雲閣是芋頭

秦輕燕却爲大蕃薯

我們真分兩路，打個噴嚏

都會燃起驚天大災禍

我讓它發生

一點也沒挽留

要看最橫蠻究竟到什麼程度？



神州人最恣放到了那種地步？

大辯論如期展開

只是改了一種新的形態

我們以夜襲替代大辯爭

以大檢討爲武俠新方向

以武藝的原則，討論出

神州人當前要務

過分激動確乎傷害了完滿

心中有不甘，氣憤如毯紅

以寡擊衆是了不起的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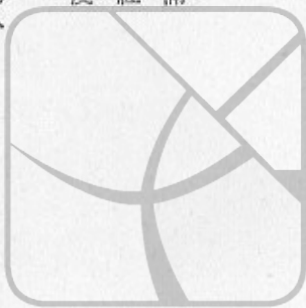
搶佔大寨也有其雄風

然而一家人是一個家裏的人

我放任，你放縱

但依然溫暖如晝

從此知道神州人



多少有神經的傳統

每個月黑風高

都有兵分兩路

男的翻山，女的伏擊

清嘯會跳水溝

黃昏星鼻涕出籠

有孫子的兵法

有兵法的祖宗

幾年後，我們又聚會了

有一晚地毯紅，月明亮

想當年……

走在山路，兵分兩路

女的翻山，男的趕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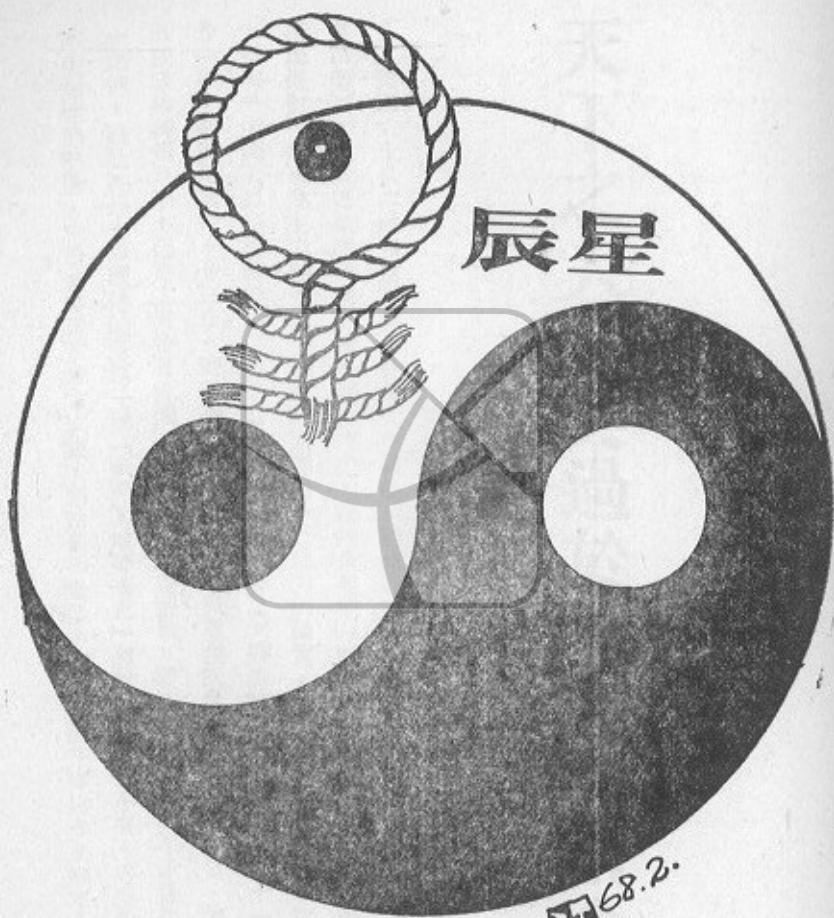
我們眼眶有淚，告訴更年輕的

神州新進的朋友



那一晚，啊，那一晚
是我們今天的這一晚
你們晚來了一步，便是
一生都晚了一步。





辰星



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

編者

民國六十八年神州第三週年社慶大車過後，神州社正、副社長作第六次出國第五度去馬（馬來西亞），溫大哥數度率衆出國，耗心瘁力，爲的是要把一面中華民國的文化大旗，飛揚海外；勞民傷財，寧可熬生力麵，也不放棄爲家國盡一己之力的職責。此次去國行，更因美匪建交事由，替海外中國人以正視聽的闢謠與信心。溫大哥、黃昏星、周清嘯、方娥眞於一月十一日成行，廿一日，胡天任隨行，廿三日，秦輕燕出發，卅一日，曲鳳還抵星加坡，二月一日，陳劍誰至，出征者共神州八子，已於二月十日返國。其餘皆爲留守要員。這期間留守者有不少信件寄馬，懸念之情，溢於言外，更難得的是那一股『祇憑天地鑒孤忠』的情懷，哀而不傷，感性的懷緬中而不失知性的部署，亦份地表現了衆志成城，團結是力量的中國人志節！在這邊公開了上百封信裏

的一小部份，爲的是展示這一份有文學價值的情感，以及公開神州社裏齊心協力的組織情形。

註：『天下之大……莫過於兩邊的懷念』句出自溫瑞安詩『峨嵋』。



天下之大
莫過於兩邊的懷念

天長地久

羅海鵬

大哥、黄昏星、清嘯、娥真姊：

我已於元月十九日考完，當晚在山莊聽阿燕轉述近日所發生的大小事情（詳情由阿任轉告），聽得我心神不寧，像經歷了一場衝殺，聽完十分自咎，沒能與家人共此甘苦，但請放心，我已回來了，回來死守，不管發生任何事，不管走了多少人，只要我在，山莊必存，我誓與神州共存亡……這次考試還差強人意，不過有一天，我在一同學家唸書，他負責指導我，我因高棉失陷，担心你們在馬會不會受到波及，但他一聽我說你們，就冷嘲熱諷，惡意中傷，我立刻與他辯起來，誰知他極不講理，我一聽大怒，便寧可那科『當掉』，也不願和他在一起。這時我遂想起阿還德文考試的情景，和她發誓要讓今日瞧不起的人往後刮目相看。神州的大業是天長地久的，是日

積月累的，不是一蹴可成的，讓那些眼光短淺的人去嘲弄吧，那只證明他們的無知，絲毫無損我們的志氣。

昨天同家人一起去打仗（編按：『打仗』——乃神州人推廣義賣之專有名詞）。先到『世新』，中午移師『台大』，雖然辛苦，但却是我這數日子裏活得最有意義的一天，共有十七人參戰，他們是廖、選、燕、離、任、飛、居、秋陽、天縱、黑豆、慕湘、掃月、秀玲、燕玲、翠袖、采桑和我，其中天縱、燕玲、翠袖早退，而阿選（她是來了又回，又再來）、天任、秋陽、黑豆、掃月、秀玲等是中午才來，這一仗到下午四點結束，共打出二百四十一本，要不是沒有『彈藥』，也許會破紀錄，打完去『鳳城』慶功。晚上阿燕、阿飛去買送溫伯伯的禮物，天任到處去借錢，十點給您打電話，然後一起錄音（編按：『錄音』——祝賀溫大哥尊翁六十六大壽），這一錄錄到一點多，然後去消夜，算爲天任餞行。給您打電話時，秋陽、采桑雖不在，但他們都立刻打電話來詢問情形，其情亦十分感人。司掃月爲了打電話和錄音留到十一點半才走，我們擔心她沒有車回家，她說：『那最好，我就回山莊。』最近新秀們表現甚佳，據我所知，像慕湘常留在山莊，甚至過夜，燕玲亦常來，采桑也是，像這次打仗，新秀都超過十本以上，甚至比我們老、中秀還好。采桑打了十九本，爲新秀第一名，還有楊劍君，她也常來山莊，記得沒幾天我在計程車上對您說的話嗎？你們回來時，我們會帶新面孔去歡迎你們，請更記得，您答應要讓我們見到，

我們最親敬的長輩——溫伯伯、溫伯母和秀芳姐，你們一定要使他們回國來定居，這是我們神州家人一致的願望。今天是溫伯伯的生日，我們特錄製了恭賀他老人家壽辰快樂的錄音，但這實在不能表達我們的心情於萬一。我們衷心希望，明年此日，我們可以在中華民國台北的試劍山莊，爲他老人家祝壽，還有溫伯母和秀芳姐，讓我們早日團聚在一起吧！

祝

團聚在台北

神州 羅海鵬 敬上 六八、一、二一

嶺真姊：

我們在台大校園讀著妳的信，阿還唸著、唸著，唸到『星星索』那首歌，不知不覺中有人哼了起來，大家一起跟著哼著，好濃好深的懷念。我想著妳一個人回家的寂寞，大哥最近的來信中，有一首詩是送妳的，詩名爲『陽關』，我又想起那一晚饞行，我遲到，聽大哥說妳可能一去不回，我大驚失措，一激動，一拳擊碎了磁盤，血流滿手，也不感覺痛楚，因爲我心更慟。妳是我親愛的姊姊，妳上次因爲我神色有異，便連連追問，怕我想不開，還喚我入『振眉閣』，告訴我很多話，當時真是感激。我絕不會像其他人因爲自己的事便輕易離開，我如離開，必先血灑神

州堂上，那是我的誓言，我不敢一日或忘。但怎麼情勢一轉，妳竟要一去不返，我真是急切攻心，失了理智。大哥來信，提到你們上『金馬崙』，其中竟沒有妳的名字，我不知爲什麼，難道妳真已離開，獨自而去？妳不是最喜熱鬧？一個人獨上高樓，豈是妳所願意？還好，昨天打電話，知道妳又和大哥他們在一起，心中寬慰不少，記得那天餓行，我曾要大哥保證，你們每個人都一定要回來，少一個都不行，當時真是放肆，但却是最真的心情，現在，我還是要你們保證，一定要回來。

祝

早日再聚

大哥、娥貞姊、黃昏星、清嘯、阿燕、阿任：

送走阿燕後，山莊又減少了熱鬧，當晚鐵錚也要回去了，幸好下午雲閣回來，並帶來台中一中同學來訪的消息。鐵錚臨走留下一函，情真意切，讀之泫然欲泣，當晚山莊剩下阿廖、雲閣和我三人，我們笑著說：『總算可以一人睡一張床了。』但話後却有著多少的寂寞，想著大夥一起擠在榻榻米上的情景，那一晚在床上輾轉難眠，阿還家中有事，阿誰回去淡水，而其他人呢？鵬

神州 羅海鵬 六八、一、二一

旅、黃碧惠、阿還總算還打了個電話來，其他人呢？廿四日晚台中一中四位同學蘇煜霖、詹偉雄、謝鳳麟、洪麗玲來訪，由我、阿飛、新居接待，後來阿廖、雲閣相繼回來，蘇等四人先在台中和雲閣碰過面，談了很久，加上他們幾乎看過了社裏所出的書，使我們很驚訝於他們對詩社的瞭解，我們介紹的他們都已知道，簡直就像長在山莊的家人。後來我們到見天洞唱歌給他們聽，並表示歡迎之意，誰知他們都很有音樂素養，幾乎一教就會，社歌他們也都會唱，那時我就想到娥真姊一定會欣賞他們的。後來晚上近十點多，阿還匆匆趕來，就與我們同樂，當時阿還向他們解釋說：「在座的只有一位是鳳組，其他都是虎組，阿廖是龍組教練，所以，如果唱得不好，請多包涵。」後來阿還朗誦『蒙古』，他們四人爲之動容，但朗到一半，電話鈴響起，阿廖說是馬來西亞來的電話，我們急急衝上去，才知道還沒打通，虛驚一場後，再下去重新開始。爲了重拾剛才的氣氛，我們先唱『滿江紅』，他們四人悄悄地拿出錄音機，錄下阿還的朗誦和我們的歌。後來電話鈴又響起，我們又衝上去，阿還『喂』了半天，突然一聲『大哥』抓住了我們每個人的神經，他們四人也同我們一起圍在電話機旁，當時我一直在想有什麼話要向大哥報告，但沒想到電話機一拿到我手上，一聽到大哥的聲音，我突然腦中一片空白，什麼也想不起來了，緊張地說不出話，但這個時機一錯過，就一直後悔自己怎麼那麼笨，爲什麼不報告一下最近的情形，爲什麼不多問候兩句？後來我們去吃消夜，回到山莊已經凌晨兩點，我們仍不停地談著，他們都表示

今晚不睡覺，要多點點、多看點，我們也分頭去做事、寫稿、寫信等，他們答應說要寫信給你們，不知是否有收到？他們是第二天（廿五日）下午二時離去，看他們一副滿載而歸的樣子，他們還答應要來接機，要去聚會呢！他們剛走，四點又有一批中興大學五位同學來訪，他們是代表校刊編輯部來採訪，準備寫成一篇文章刊在他們校刊上。後因我們人到得不齊，你們又不在，於是另訂日期。我們大概介紹了詩社的情況，他們之中有幾位較熱心，有幾位十分冷漠，沒談多久他們就告辭離去。廿五日晚上雲閣、阿飛帶司掃月、高泉金去拜訪朱老師（詳情以後再轉述）。廿六日下午一點半大掃除，開始只有阿廖、雲閣、新居、司掃月，我於二點半趕回，阿還三點多才來，秋陽、慕湘則是在快掃完才來，阿誰因家裏看管得很嚴，最近不常見她人影，但她有常給山莊打電話。那天晚上（廿六日）因為要打電話給大哥，總算到了九個人，是阿廖、阿還、阿誰、雲閣、阿飛、秋陽、新居、司掃月和我，天縱應到未到。但有些人却令人感動，像阿還，當晚她父親昏倒，請醫生來打了強心針才救回來，在這種情況下她還是來了；像司掃月，整整打了快半小時的電話，向家裏爭取又爭取，保證又保證，被罵被打都要留下來；像慕湘、采桑、鐵錚都打電話來問消息，鐵錚是打長途電話，共打了兩次。我們掃除完後，高泉金帶了六個朋友來，他們都對詩社不甚了解，來了後又不怎麼熱心，其中只有一名叫唐自強者較為用心，他看過大哥的『龍哭千里』，對內容讀不絕口，但我們和他因封面設計而起了一些小爭執。高泉金和其他人是六

點左右離開，只有他仍興致勃勃地留下來，他是中原理工學院的校刊編輯，他準備辦一次『編研會』，想請我們去演講座談，我們說因大哥不在，請他下次再來詳細討論此事。他在七點左右離開。晚飯是阿廖煮的，我和司掃月大飽口福一頓，這些都是廿六日發生的事（我寫的秩序有些亂）。廿七日除夕，大家回去團聚，山莊人更少了，中午我到時只看到阿廖、雲閣和司掃月在佈置，我和雲閣將『振眉詩牆』塗成褐色，十分好看。晚上宋屏送來一些橘子，阿廖去朋友家吃年飯，最後剩下我和雲閣，我們一時大發奇想，覺得這樣一走，山莊太寂寞了，便將山莊所有房間的燈打開，然後每個房間留下一首歌。我們在大廳唱社歌，在振眉閣前唱『頌曲』，在黃河小軒唱『三人頌』，在長江劍室唱『長江曲』，在見天洞唱『滿江紅』，在廚房及西門行宮唱『圍爐曲』，最後在烏奴廠路遠客棧唱『春天裏』。我們兩人大大聲在唱，唱得整個屋子隱隱有回音，好像山莊有靈，正笑呵呵的欣賞著我們荒腔走板但最真摯的歌，我們懷念著每一位家人，多麼希望大家都能在一起過年啊！

正當我們沈溺於自己所製造的歡樂氣氛中，突然電話鈴急響，阿廖告訴我們她父親剛剛從床上跌下來，情勢十分嚴重，要我們送跌打藥去，我和雲閣立刻翻箱倒櫃找了半天，終於在黃昏星桌上發現，急忙向『神州』敬個禮後，就趕去阿還家。寶島過年真有人情味，那計程車司機一直笑瞇瞇的和我們說話，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走，他還幫我們一條巷子一條巷子的找，我們在車上

一直唱著歌，那司機也笑嘻嘻的欣賞著，真是溫馨啊。我們問他為什麼還不回家吃年夜飯？他說我們是他最後一批客人，我們到了阿還家，看見王伯伯睡得正熟，沒敢驚動他，王伯母一直向我們道謝，我們表示是一家人，不必客氣。那時已快七點了，我和雲閣還要趕回去吃年夜飯，怕家人等得心急，便匆匆告辭。阿還送我們到巷子口乘車，她表示她父親傷勢隨時會惡化，希望我們有一人晚上能在她家過夜，雲閣答應他可以來，我慚愧無法留下。阿還聽我們轉述我們在山莊唱歌的事，大聲笑了起來，我們也一起笑，笑聲在寂靜的夜色中傳開，此時正是萬家燈火，外邊行人稀少，大概都團聚在家中。我們沉默地走了一段路，想著你們現在正做什麼，我又開始大發奇想，你們突然回來過年了。我們在車上分手，我回到家裏飯菜都涼了，我也沒有什麼胃口，晚上拿起大哥的『神州奇俠』，一直看著，一直想著你們會突然回來過年，想著大年初一大哥領著我們團拜。到了快一點鐘，家人都去睡了，我期待著『天涯共此時』（編按：國內外的神州人一齊在同一預先約好的時間內唱社歌。）一分一秒的接近，真是緊張死了，真怕一錯過，你們唱完了我才唱。等唱完了，立即打電話到山莊，是阿廖接的電話，他說他們也剛唱完，還告訴我濟輝回來了，我大叫起來，要聽聽他的聲音。後來聽他們說阿還父親的病很麻煩，雲閣、勁風都在那兒照顧，我告訴他們一有任何情況，立刻打電話來，我一直守著電話守到五點鐘，才昏昏睡去，心裏還一直唸著『明天一定要早一點到山莊』……。

別後不知君遠近

曲鳳還

娥真姊：

在電話裏我急着搶話筒喊妳，因為想妳，真的想妳呵，娥真姊！

在台大校園，我們圍在一起讀妳的來信，那情景我真希望妳知道，風掠過我們的髮，妳的每字都牽動着我們的心情，真是大哥的詩：『牽動的是什麼？織痛呢？』那種情懷。妳的信來時，我們正出去打仗，中午，我還奉大家之命回來看信箱裏有沒有你們的信，並且事先約定，不准先打開偷看。我當時滿口答應，真沒想到有妳那麼一封沉甸甸的信，我後悔死了，我幾乎忍不住，上面妳用紅筆寫的「Urgent！」我想起這幾個字還是妳教我拼的，寫給大哥用的。Uh，Sent！急啊，妳寫得急，寄得急，我也收得急，想看得急，跟我一道回山莊的司掃月、邱秀玲，

在旁邊也着急地問：『誰？誰寫的？』我看着那個紅筆寫的『Urgent！』不假思索地脫口說，『當然是娥真姊！』

一下子收到妳這麼長長的信，真是富有又幸福，忽然自己說不出的愧疚了，我才寄給妳薄薄一張信紙啊，娥真姊。

我們打仗，圍在一起讀妳的信，在台大的椰子樹下，站着讀妳的信，我唸着唸着，心都抽着疼，讀到妳的『嗚喂——風兒吹動了我的船帆……』劍誰、天任等便在旁邊配着唱，我們唸『星索，』……想起金山的夜，夜路，夜路上的人。

錢行會上的照片洗出來了，妳坐在水池旁的照片真是美，『有位佳人，在水一方……』那倒影，原來那池水是可以照出這麼好看的。大哥穿長袍的樣子真好啊，有一張他拿着歌本和妳合唱的照片，我最喜歡了。

我們讀完妳的信，便激動劈頭地問：『誰沒有給娥真姊寫信？』當時好多人低下頭舉起手。我們真對不起妳啊，妳用那麼好的心思把我們寫得那麼好，我讀妳的信，又想笑又想哭，明明是懷念和難過，妳偏偏寫得那麼活，尤其關於李黑豆，我們在台大校園爆笑不停。（順便告訴妳，今天哪，黑豆啊，打仗有豔遇嘍！他在草坪上，青青的草地上，和一個女孩子談了足足半個多鐘頭，又比手又翻腳，全在我們的監視之中，後來還發現，他一直是跪着的，還指天作發誓狀後。

來要結賬了，阿誰叫海鵬去叫他，海鵬搖搖頭：『不行，這會損陰德的……』

阿楊已經當兵去了，勁風也回嘉義去了（他過年時要回來），我們要把妳的文章影印給他們，哈，說不定他們會馬上趕回來咧。勁風在他的書桌前面，用『毛筆』寫了兩張大字：『歲暮天寒』『君之行矣！』，感人是頗感人的，可是妳是知道他的那筆狗爬字的了，何況又拿毛筆寫，真的是很好玩。（我口下留情，要是阿誰說的話，就是『慘不忍親』。不過，要是阿誰寫的話，就是『不忍慘親』了！）後來阿任在旁邊也寫了一幅字，『別後不知君遠近，觸目淒涼多少悶，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

我看到大哥在金馬崙高原的小鎮上寫來的信，多想立刻過去啊，什麼都不怪，只怪自己手續辦晚了，但無論如何，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去的，那怕給妳們拿行李，也好！

還匆匆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盡力守好山莊

司掃月

大哥：

在您們剛走不久，還不太感覺留守的責任，但越來越體驗到了。二十六日大掃除，定下午一點半開始，但二點才只有阿廖、雲閣、海鵬、新居和我五個人到；人少做起事來也很奇怪，總認為不該只有五個，這是我們的家啊！傍晚雲閣去公館賣棉襖，不久打電話回來說有人欺負他，於是新居、海鵬、江爺幾條大漢立刻坐計程車趕去。其間阿廖已和阿還去辦手續，只剩我和慕湘在山莊，高泉金帶了幾位朋友來訪，因停留時間不長，我們概略的介紹山莊環境和詩社活動。六點左右海鵬回來說那邊已沒事了，只是虛驚一場。八點多我獨自離開山莊，每次走內心總有一番掙扎，但奈何……。除夕人更少了，我和海鵬約定去漆振眉詩牆，但卻沒約好時間，不過彼此還有

歡笑的都走下午到。按江爺的意思把詩牆漆成深咖啡色，只留下兩條日色的柱子，屋頂則不上色。（其實都是雲閣一個人漆的，我們權充顧問在旁『指點』。）夜裏迷迷糊糊竟然過了天涯共此時的時間，當驚覺時已太遲了，那時滿心的愧疚和怨恨自己真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後來我自己唱了兩次社歌，第二次是跪着，僅希望以此表達我對神州兄弟歉意的萬分之一。大哥！大哥！我實在不知應說些什麼，因為一切都無法挽回。

大年初一山莊也熱鬧起來，早上就有十多個人，看到簽名紙上橫七豎八的名字，心中有股莫名的喜悅，但是，您不在，娥貞姊、黃昏星、清嘯、阿燕、阿任，不知你們在馬過年的情形如何？但總不會比在山莊好；在憂憂的香煙中，我們向神州堂上歷代聖賢豪傑致敬，同時祈望您們打勝這一仗。由於許多人遲到（包括我在內）所以祭拜完畢，大家早已飢腸轆轆了。菜很豐盛，阿還的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水果沙拉博得一致讚賞，雲閣則重操舊業做起奶油熱狗。（有人戲稱『老樹生根』，因其四周有許多『節骨』突起，不知怎麼回事。）在台北的人幾乎都到了，家信匆匆起來，不知要帶菜，不過她對廚房的事很有研究，幫忙不少。楊濟輝也回來了，他的頭髮是標準的阿兵哥式，阿廖說他看起來只有十二歲。勁風已回來，他步阿飛的後塵，做了一鍋玉米蛋花湯，海鵬的江西名菜桂圓蛋湯也不錯。下午有人提議去看電影，後來決定去看『蕭十一郎』，由江爺、天縱、許游夏、阿飛先去買票。電影我覺得還不算太糟，只是結尾差了，但聽海鵬說比原

著差太多了，尤其是聽您講過相對照之下電影就不怎麼樣。初一早上接到鐵錚的一封信時專送，他最近情形很糟，家裏不支持，又遠在台南且很少有人寫信給他。我看完有許多感觸，最主要的是想到我們是一家人而他離開就沒有人寫信給他，平時說彼此感情多好，但就是這樣的嗎？當晚就立刻寫了一封信寄去，才覺得心中好過一點。阿誰也沒來，她是不可能不來的，但是——聽說她父母親打她，差不多是軟禁不准她出門一步。初二去阿還家拜年，幫忙整理了一下。上午是阿廖、雲閣和我，下午勁風和采桑來，我們就回山莊。有一位成大畢業目前在中學教書的黎模霖老師來訪，他是上次在朱老師家碰到的。開始他由朱老師在『日子正當少女』的序文中批評娥真姊的散文，又對詩社的精神提出許多問題，態度不算惡劣，但總有誤解，後來逐漸好多了，還留在山莊吃飯；那一餐是廖大師掌廚，果然名不虛傳。吃飯時是站着的，我們說是練武所訓練出來的，不然決支持不到最後一秒鐘。阿還要走了，山莊又少了一個人，大哥！請相信我一定會盡力守好山莊的！

敬祝

新春愉快

司桴月 敬上 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娥真姊：

昨日去打仗，中途回山莊拿書時看到了您的信。我們把信也帶去了，等到戰役結束後由阿選朗誦。聽了之後我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是感動，是難過，還是自責，我已分不清，只想立刻見到您。從信中得知您一直在盼我們的來信，但是後來阿燕計算了一下卻只有幾個人寫過，其他的……娥真姊，我真對不起您，一次又一次想寫信又被其他事耽誤，而我竟如此地容易原諒自己，其實我真的一點都不值得原諒。那天教劉淑娟唱一些歌時，翻到了『江山萬里』，我想到了您的歌聲，但您在遠方，那首歌只有您唱才是那麼有味道，那麼動聽。在阿楊的饒行會和阿任的生日，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唱歌，無論是平時少唱或根本沒有唱過的，要是您在就好了。晚上打電話給您們，大家都激動得想搶電話，但還是靜靜地坐著等待。阿狗最近很少吃飯，打電話時，牠一直對著門發出低低的吠聲，阿廖說牠是通人性的，一定在想念著您們。打仗的成績不錯，但如果您一定更好，我第一次參加的淡江之役印象中您就是第一名。昨日我的運氣不太好，曾有兩次一連五、六個人都都不買，那時覺得一片暈眩，站也站不穩了，可是馬上想到您們在馬來西亞面對無數巨大的困難、打擊，而我怎可因一點小失敗就喪失鬥志？所以很快又昂首闊步繼續作戰了。

最近台北天氣很冷，每次等車時就猛喝北風，但去詩社我總心甘情願地忍耐，可是回程中就受不了，在詩社與家之間，兩邊都很遠，一個人好落寞。您那邊大概還很熱吧！阿燕二十三日就

赴馬，阿誰、阿選也將去了，娥真姊，到那時您就不會太寂寞了。只是我仍然得在此地懷念。爲了讓阿任帶去，這封信寫得很匆促，以後一定詳細告訴您這邊的情形。

敬祝

愉快



司掃月 敬上 六八年一月廿一日

你一定得回來

鵬
旅

大哥：

沒去餞行，是鵬旅一生當中遺憾的事，遺憾呵！大哥，我竟沒留下一句話給您送行，可是，大哥，却有說不盡，說不出的話要給您，就用這張稿紙，一滴一字的寫下來，然後，請您原諒我的不是。

掛下電話，衝了出去，我要想想清楚，在遠方的你們現在正是什麼情形。想想大哥說爲中國，爲神州乾一杯的豪情，我要想清楚呀！我沒餞行，爲什麼不能？只要掙脫羈絆，我便可見一家人了，但是，我却忘著你們的身影，越忘越模糊，要想清楚呵！大哥，因爲您要遠行，因爲我們要分別很長的一段時間。可是，大哥您要平安的回來，不因爲什麼只因爲——中國需要您。那面

大旗，您還是要回來撐著，讓大家看著，中國的國魂，中國的新血輪，就是這個樣子的，我們等著您呀！大哥，別說您是一去不復返呀！大哥。

您的第一封信，還壓在我的書桌下，您說，您要回馬爲中華文化奮鬥。那時，我正準備考試，我告訴您，神州一定會在那兒輝煌光大的，那是您六十七年回馬的事，您並且說，我見不到您了。因爲，您要回馬，可是，我終於見著您了。然後，一晃又是您再次回馬的時候了，時候不同，意義也不同，這次是家人送家長的心情，不同呵，大哥，我以前不懂您回馬奮鬥到底是怎樣的艱苦呀！您的話是語重心長，我那時是無知的，全然不知，您回馬，原來是苦鬥呀！生死未可預知，是視死如歸的回去呀！大哥，誠您相信，您回來時，中國仍是屹立的，神州仍是在成長著的，可是，您一定得回來，不然，誰帶著我們回大江黃河，泰山崑崙呢？誰帶著我們看五嶽戈壁呢？只有大哥您啊！不必再叮嚀我們，讓我們慢慢的想，靜靜的反省，檢討吧！我們究竟，誰能堪匹配這偉大的國家，大哥，希望您回來時，我們將很自豪的說，我們是您的好弟子，別爲我們多擔這份心呵！大哥，我們定會不辜負您。

大哥，我不能再寫了，雖然，還是有很多話，也許，明日，我見著您，會一句也說不出。但是，我相信，您是知道的，請您再次原諒我的不是，並請您早歸。

順祝

神州光彩永駐

鵬旅草 六八、一、一一

P.S. 娥貞姊：身爲鳳組組員，我無法盡到自己的本份，您定會失望的，但，總有一天，我會證明給您看的。

P.S. 黃昏星：記得我曾問地理老師，金馬崙高原在馬來西亞的何處，老師不知道，查了很大一幅世界圖，才知金馬崙是個很大的高原。這次，您回馬，我們每一個成員，都不會忘記您時常提醒我們的。

P.S. 清嘯：中華民族的子民向來都是自信的，那天，您告訴了我這點，我會盡力做好的。

我的實力還在

李玄霜

嫩真姊：

臨別時，我搭上妳的肩，想以一貫以往的姿勢與妳道別，妳搖搖頭又點點頭，伸出手來給我一個緊握，我有點愕然。我開始明瞭，這不是從前印象裏需要人家呵護，也以被家人呵護為傲的嫩真姐了，這隻嬌小的蛾，在許多不見的一段時間裏，已蛻變成蝶，養足了翅膀，準備一飛冲天，一鳴驚人！我有什麼話說呢！昔日被視為強悍的我，如今却萎縮了下來，其實我不是萎縮的，請妳相信我，我只是要更養好實力，作將來充實的後盾，或許我距離山莊遠了些，沒有參加戰鬥，缺少大家的磨鍊，但我的實力還在，而我也不要自己退步，妳相信我。

妳就要一個人去香港嗎？一個人？天老爺去創分社？我只有一句話：我想跟妳去。經過這段

時間的讀書，準備心理學考試，我心裏清楚其實未來仍是個未知數，或許心理學是我暫時抓住以肯定自己的目標，但將來的事迷濛地擺在前面，誰能肯定！而又忽然，我覺得前程是自己照興趣去走的，為什麼我不能跟妳去呢！這兩樣不都是我的興趣！話又說回來，這是一個想法，其中細節有待商榷，或許我能力、其他各方面都不適合的，妳看着辦吧！

妳說妳要做剛擊道的兄弟，不要做娥貞姐，有沒有想過，或許妳將是神州第一個擁有兩種名份的人物呢！很稀罕的啊！

就這樣，匆匆忙忙寫下，酒醒後的無力感很是握筆不住，昨天都不知是怎麼回到家的，要不是在半路上碰到弟弟，由他擁護安然抵牀鋪，一切雖與夢一起成為過去，却是如這一排長青的樹，永遠在我腦裏。

從來不知道我竟是如此能喝酒，小時父親酒醉的記憶很深，不想我也遺傳了如此本領！

問候同行的人——

大哥、黃昏星、清嘯。

玄霜拜

又：妳知道嗎？昨天大哥寫給我條子上，稱我玄霜「妹子」。

第一次醉酒

邱秀玲

大哥：

一月十一日那天晚上，是給您送行的最後一天晚上，那晚我喝了很多酒，我吐了一次，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醉了？朦朧中，我緊緊握住您的手，我的喉嚨已哽咽了，欲哭無淚，那時阿飛的手也和我緊緊握在一起，此時此刻，我強忍住悲哀，緊緊握住你們的手，像有千言萬語，我不知道那時的心情有多激動，只是無言勝有言罷了。大哥，您了解嗎？我在寫這封信時，我還是一直哭的，顫着手寫的，大哥，我想死你了。我從小就是以老大自居，在家，每天面對的，就是年幼無知的弟妹，我好想有一個姊姊，一個哥哥。大哥、鐵真姊，我是真把你們當我的親哥姊看待啊！哥、姊。大哥、大姊、二哥、三哥、哥、哥、哥、哥、哥——

十一日晚上我十點多回到家，爸爸坐在客廳，嚴詞責備我，他仍聞得出酒味，他一句一句問我，到那裏去，我哭着哀號『爸、媽，我是到西門町晃去了，你們要相信我呵，相信我！』『你爲什麼要喝酒』『借酒消愁』『你喝了多少』『半瓶』『你一個人喝嗎』『是的』我斬釘截鐵一字一字的吐出來，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恥的我發覺說謊對我來說，是有多麼的自然。我說着說着，又吐了一地。爸把門窗開好，叫我拿抹布把吐的東西擦乾淨，我跪在地上慢慢把東西吸乾，一次又一次，吸了又擦，擦了又吸，那噁心令人又想吐的渣籽，我只是默然無言地擦，它粘在我的衣服上，長褲的膝蓋上，我只是毫無怨尤的擦。

擦完了，爸叫我好好坐在椅子上，他跟我講媽瘋了，媽在炒菜時，煤氣漏了，竟然毫無知覺。我聽見呆了半晌，眼角只是滴淚，我真想跪在他們二老面前，請他們打我吧，打我不肖女，我這不肖女，但我的頭開始疼了，像要爆炸似的，爸爸仍毫不放鬆的重複問着：『你到那裏去』『西門町』『幾個人去』『我一個人去』『喝了多少酒』『半瓶』。

突然，我長號一聲：『爸，求你，我頭痛死了，讓我睡吧！』他凝望着我，我的確是醉了，我無法想像當時我有多失態。他終於讓我睡了。我好睏好睏，我要睡，啊。被窩裏兒真暖和真舒服。迷迷糊糊中，一隻有力的手，掀開了被子說：『你這本『鳳舞集』從那兒來的？』我說是好久以前司描月就給我了。但我又肯定一次，我又撒了一次謊。對不起爸媽。

十二月十二日晨四點，我就從床上跳起來，意識中，忽憶起今天還要默英文，我翻開英文課本，却一字也看不下。我死命地鼓勵我自己，看吧，看吧；但我腦裏翻騰着還是你們的影子，我實在無法忘記你們，於是我又上床睡了，六點多鐘，我被爸叫起來，我跟他說我英文沒念好，今天上午請假算了，他又問了我好多，諸如爲什麼要請假，我一一跟他敷衍過去，哎！我以前是從沒請假的啊！我翻開英文課本，不行還是看不下，我另外又翻了地理課本，折騰了約二個小時，我慢慢地背了幾個字。吃完了午飯，我匆匆趕到學校，到了教室，好像隔了一世似的，只是一夜一上午的時間，我發覺我和同學間的距離會這麼遙遠。但我還我，我們是一羣肝胆相照的弟兄，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千萬恩情，託付此信，大哥，你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我寫這封信，是懷抱多少赤誠啊！最後妹願贈送一首『躍馬中原』的歌給大哥，大哥、二哥、三哥、娥真姊，你們保重了！

天下爲公，華胥所寵，是歷代人物創業立功。

那一個不是以德服衆？

英雄情種，姣姣人寵

待躍馬中原，奮起雄風，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烈烈轟轟，光祖耀宗

盡忠孝，贏得萬古流芳

是男兒一生，機遇難逢。

妹 秀玲敬上 于六七、一、十四

天之涯地之角

林新居

大哥：

提起筆來，說什麼才好呢？真是千頭萬緒呀！

昨天送機，『看台』不開放。我們不甘心，上了樓，上了天台；因有人上去修理管子，門沒鎖，我們才能上去。那兒可以看到『馬航』飛機巍巍地停在機坪上；但見不到你們。有些人拚命的揮手，不知你們看到了沒？

管理員來說過幾次了。經交涉，他應允我們等到飛機起飛。後來又來了一位老一點的管理員，他千拜託萬拜託的請我們一定要下去。對於這種『軟』的方法，沒有人拒絕得了的；何況我們是『非法進入』，他還不斷地拱手，我們則不斷地回頭。阿還說：『我們大家一齊喊大哥再見！』

』於是神州衆兄弟的聲音在嚙嚙的馬蹄聲中響起……。

留守會議，本來應在山莊召開。但有些人有事要走，商量結果，只好在采桑家召開。氣氛當然不及在山莊；但除了趕回校考試和趕回家的鐵錚、鵬旅之外，全都參加了，阿還說，如果在山莊舉行，更可感到面對着『神州』的莊嚴，和感到更深刻的意義。初步會議，大致上尚稱完滿。

昨晚來到山莊，已午夜時分了。一進門，上次你們回馬之後的氣氛又襲了過來。山莊有廖、還、燕、吳、胡、閣、楊、李等人在，其餘人都回去了。會議中，大家還商量，年初一，大家一齊過年，每人一案。我默不作聲。年初一我還在家。如果年初二或初三，我可能能參加。我回家的次數，大概可以和你們比，而回家的天數很少超過三天。過年，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多留些日在家。

山莊的錢行小聚，我沒能參加；並不是我不想參加，而是晚上的素描課我必須上，是最後一堂，畫的素描要算成績，我若不到，便沒成績。如果那晚，我再接到通知，我會不顧一切來的。三日金山的錢行會，那晚是水彩課，我沒趕回去上課，偽的也是珍惜這相聚的一刻，我甚至想到，如果學校的功課連『應付』都無法通過，只好休學。清嘯說，事情並未到這種地步。我是想，『美工』的課業太煩重，花去我太多時間，實在不甘心；也因此我無法全心全力的致力於詩社；再加上經濟的危機，我必須想辦法去克服；但我不願找工作，因為工作佔用太多時間。可是我的

家人、朋友、親戚，會諒解嗎？我在班上的成績並不太好，並非我的才能低落，而是我努力的方向和他們不同。不瞞你，我在班上同學心目中除了能寫幾篇作品，唱幾首歌之外，就別無所長了，他們只看到『美工』好的同學；他們對我並不了解，對神州人的抱負更無所知了。『文學』在學美工的，彷彿無關緊要。大哥，我不是在訴苦，只是告訴你事實。如果有一天我休學了，絕不是因為我無法勝任學校的功課。

昨晚鐵錚直喊肚餓，大概中午或晚餐沒吃吧？這些日，我發覺他常有三餐不繼的情形。神州人雖窮，但志並不窮呢！吃了意麵，他不再喊餓了。平常吃消夜，你們在，大夥兒一齊吃，一齊笑鬧。一下子，你們去了，大家也就沒那份心情了。我們的相親相愛，真是刻骨銘心的。

今天『人間』，有一羣中山女中學生的投書，寫讀『中國人』長詩的感想；裏頭有陳麗莉和郭宛然、陳燕玲等名字。還有你『龍哭千里』再版的廣告。

大哥，對於君楚，我想那份遙遠又親切的情懷，你是了解的；而那份執著和想念，只要換來一次的相見，便已滿足。你和娥貞常愛開玩笑的林公子、林公主和蕭君楚。我也不知怎麼說才好。只覺得，像現在這樣，大家永遠都不要分開，不知有多好？！大家都是家人，每一人都是『屬於』神州人。你和娥貞都說我有好情懷而不懂含蓄；現在才了解，含蓄的感情有多寶貴，有多難做到。

上機前，你見我笑，說：『你在笑什麼？是不是在想等我回來時把蕭君楚一起帶回來？』我是想過；我想，很多人都希望能見到她。當然，希望等你們返台接機時，她會像上次一樣，『躲』着讓我們驚喜一陣！還有，下次的聚會和清明的結義，都希望她在；一家人有個最愉快的歡聚。

今早，醒來時，七點許，見鐵鐸一人獨坐孤燈下苦讀；我心裏一震，很多感觸！有很多人就做不到這點。阿還大概也一晚沒睡，拚着精神讀她的德文。

昨晚來山莊，帶了一疊信紙，打算晚上第一件事便是給你寫信。和大夥談了一陣，不知爲什麼，竟無法提筆寫信。不到兩點就睡了。現在寫信時，也不住地嘆氣！這些日來，真有說不完的話呀！如果伯父、伯母和秀芳姊能來台居住，不知有多好？我知道千里遙念的苦楚。像我，數百里之外的家，便是成縣縣的鄉愁，你們呢？可能不只千里。

往後一星期以內，是我有生以來的最大難關；一大堆不可能作完的作業，交不出去，命運可想而知。但我還要寫信、寫稿、讀書，以及想念千萬里以外的你們。

這封信暫時寫到這裏。再談。

念念，在天之涯地之角。

新居 六十八年一月十二日午

革命軍人

楊濟輝

大哥：

我已入伍了，今天是第五天也是星期天，每逢星期天我們這些新兵是最興奮了，因為可以會客，而我家人早上也來過了，因從新竹到台中路途也實在太遠了，所以我要他們中午就走，而我就利用中午的會客時間想寫封長信給您和娥貞姐。

真不知要告訴您們些什麼才好，在這裏時間、體力、精神，因要配合受訓的課程，所以部隊裏要求很嚴，很紀律的，連吃飯、洗澡都得有革命軍人的秩序才可以，何況我們這一連部是全營的『榮譽連』，真是給您說對了，我一入伍就榮幸的碰上『老虎連』。昨天週末是我們第一次全體帶隊去看電影，在未宣佈看電影時，全連的新兵都擔心是不是又要操練，等一宣佈看電影，大

夥的雀躍真是可想而知。這又使我連想到當您帶我們去看電影時，全體弟兄浩浩蕩蕩地進入電影院那種雄姿，唉！好想您們，若軍隊也有像剛擊這兄弟一樣赤子之心的浪漫，那麼我一定要終生畢力地做爲一個革命軍人，只是部隊的功能和目的是對家國做更直接、積極的奉獻，而我們弟兄們却是後方最有力的支援。如今我既然有兩年的兵期，相信我定可以藉此機會多寫點軍隊的革命精神和帶隊操演的經驗，更在此充分發揮出神州子弟的精神和氣概。

臨走時，我打個電話給阿選和衆兄弟，當時阿選神色緊張，我知山莊留守可能有困難，但我還是得走啊！真是不捨得離開您們，也不知道您們回馬是不是也遇到困難，娥真姐家中也不知如何。還有天任可回去了沒有？大哥！您一定得多保重，不管家、社、國都需要你啊！等您們回台時我可能仍無法去接您們，但是九個禮拜之後，我們部隊就有結訓假，時間可能是一個禮拜，到時候您們也回來了！嘿！嘿！嘿！到時候……到時候我可以做一百個仰臥起坐，一百個伏地挺身囉！

祝——

神州日月長

阿楊 六十八年元月二十一

想做一番大事

陳慕湘

大哥：

昨天一起床就很倒霉，做事很不順手，說話也顛三倒四的。本來下午一點多就該出門，昨天却摸到三點多仍出不了家，心急死了。姊說我神色很奇怪，勸我不要出去，我不信邪，硬是出來，結果才離家沒幾呎路，便摔了一身泥，只好回家去洗，倒是沒摔傷，却凍壞了。今天一進門，迎來的阿飛說大哥有信來了，讀了您的兩封信及二哥四哥的，很奇怪嬌真姊信怎還沒到。從您的來信中更懂得打仗的意義了，這真是年輕人最該打的一戰。我很難過怎麼我現在才是新秀呢，許多時候我都還得致力於『融入』，有多少的大事我都沒能真正參與呵。最近來山莊，聽中秀、老秀、老頭子談神州大事，越發後悔自己以前怎麼那麼不盡心了，不過，自己也很明白自己心中的轉

變是很值得的。噢，大哥，我越寫越想就越急起來，這幾個夜裏，當我離開山莊後，當我在家裏的燈光下時，滿懷的思念還都湧湧起來。不只懷念你們呵，我也懷念阿還，雖然每天我都見着她，可是我對她的愛戀却一天深過一天。大哥，我一直明白自己是很感情很小我的，我沒有大氣魄去完成某種大事，然而，我却深深地迷戀於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呵，我喜歡這種細細的、感情的交融。唉，我真的不是我渴慕的巾幗的，該死呀，我一直壯烈不起來。

然而，大哥，我的細細的情絲却在神州裏編成一張網了，好大好大的一張，要蓋住『神州大家庭』的每一個角落，每一顆心。您知道嗎？昨夜一整夜我都在幻想著往後搬到山莊來生活的事，我多希望你們快快回來啊，我們再攜手去一次聚會，而聚會回來後，我再也不要離開你們了。我要跟爸爸說，我一定要向他說清楚，求他讓他不懂事的女兒到外頭來生活吧，大哥，我決心不要再離開你們了。近來常憶起金山的生活，當時大家在一起時，我只是盡力不要與大家拉成距離，可是如今回憶起來，我多懷念那燈下的談話，那夜遊，那歌聲，那笑語呀，大哥，甚至我要說，我更忘不了練武的，自從金山聚會回來後，練武的心情再也不是畏懼了。（現在心裏突然有個想法，要是萬一你們要很久很久以後才回來，我想我會很死心地帶著我們的第一次相聚——金山，長久地守下山莊，真的，第一次聚會就像我的第一次愛戀一般，我只純情地想長久……）

噢，我多渴盼你們回來的時光呀，讓我們年輕的手再緊緊地、永恆地握在一起吧！我想我要

很努力的，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幻想哪天我終會變成您鍾愛的妹妹。（想到妹妹，又覺得與您好親近！）大哥，這幾天我都練武的，甚至自己在家裏練，也能練出汗了，真是越練越有信心。以前每次要像打坐似地，讓人踩上腳去時（您懂我指的是那一招嗎？）我總嚇得要哭出來，最近在家裏我讓妹妹幫我踩，兩腳越踩越平了耶，真高興！上次考帶時，心裏可不怎麼在意，可是現在我却好妒忌司掃月及郭宛然，她們都能補考！

前天司掃月練武時，顯得體力很不好的樣子，我擔心她太累了，她每天放學後都趕來山莊，可是那段時間正巧交通尖峯時間，她要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到山莊。唉，那天我們又很想你們，我們回家時就手牽手地唱起鳳舞集裏的歌，等車時我們正唱得起勁，好多雙眼睛在瞪我們呀！

山莊裏每天都會發生許多很感人的事，在平靜中帶著滴滴情真的血淚，看同選、阿誰、阿任、黑豆……，在山莊裏我仍然很少說話，我愛看他們，愛聽他們，尤其喜歡他們一見到我就催著我給大哥寫信，唉，這一羣人，要是沒有您，怎會如此坦誠地成爲一家人呢？今天讀您信，更深切感受到您對這家的感情。大哥，您不用担心我們守不下山莊的，神州是您燃起的火焰，我們豈會輕易地讓它灰黯了呢？

第二次餞行時，我以為我直至那時才算懂了離情，但是現在，感情上的相知却又更邁進一步，每天每天我心情總是在變化著，但是一千個變化、一萬個變化，也總只是一個小小的迷戀，迷

戀偉大的神州。

現在阿燕正在我身旁，翻出她一件件的臭衣裳，自語道：『這一件要洗……這一件也要洗——哇！這件都是酒味……今天要去洗頭，哈哈！哈哈！哈哈！我好高興，我好高興，哈哈，我考完了——』語無倫次到極點，當她一再重複地說著『我好高興』時，我想起餓行夜上她吐了再吐，直躺在我身邊重複的『我好難過』，燕子馬上就要飛了，飛去見你們，飛去赴場最轟轟烈烈的戰役，祝福她。

有一天晚上，心情很壞，哄媽媽說我補習去了，抱著本『高山流水知音』就奔到同學家去，她姓胡，我帶她來過詩社的，我先拿元月一日中國時報上您的那首長詩給她讀，讀完後她沈思良久，才說：『我最近看報上的那些謾罵美國的文章，真的都看膩了，我說要寫至少也得寫像溫瑞安的那種文章！』我聽了心裏很高興，真不愧是我的好同學，她竟也說得出這種話來。後來，我們一首一首地讀您的山河錄，我們幾乎都不懂的，但我們喜歡那氣勢，喜歡那很中國的用字，於是，深夜裏，朗朗不斷的是我們的讀詩聲。後來又讀嬌真姊的詩，一字一句都把我们牽入她的情愛裏去了，我們常會會心地彼此一望，呀，感受在她的愛情裏囉，其實光只讀過一次，仍算很不了解的，但我們一心一意地想看看下一首究竟還有什麼驚人的甜蜜，於是，我們一口氣把它們都讀完了。想起第一次與同學來山莊時，第一次聽劍誰談起大哥，談起二哥、三哥、四哥，另外還

有一位嫩真姊，當時，就很懷疑這位嫩真姊，要說一個女孩子真能千山萬水來此創立神州詩社的話，想見必定是個高頭大馬，聲如洪鐘的一位老姊姊吧！沒想到——哈哈！

記得剛從金山聚會回家時，那天家裏只剩二姊一個人在看書，很習慣地問她看什麼書，她翻開封面在我眼前亮了一下，我沒看清楚，她說是借來的，今天就要還了，我說是小說嗎，她說是本小說集，然後她就翻呀翻的，說，有一篇很棒的，妳看完我才拿去還，結果我一看，竟然是大哥的鑿痕，哇，終於我的家人也不經過我而曉得您了，好得意啊，於是我很順利地對她談起詩社，談起聚會，二姊很專制的，但她對於這個家庭的感情却無比的濃，她總希望這個家裏至少能有一個出人頭地，那天她對我說了許多關於這方面的話。我家裏有五個小孩，我排行老三，大姊在小學教書，二姊在醫院裏當護士，弟弟高中沒考好再補習一年，妹妹才升國中，二姊認為她與大姊都不可能再有什麼發展了，並且都很滿足於守著家守著父母，承歡膝下的生活；弟弟雖然現在比較懂得唸書了，但也很難想像他的將來；妹妹更不用說了，又小孩子氣身體又不好又被寵愛，想來還比較有希望的大概就剩我了，她要我好好跟您學，好好努力！我著實很感激她。（原諒我再說下去了，我突然好想讓您明白震撼、激勵我上進的這股親情的力量，或許我會臉紅，但請讓我平靜地寫下去吧！）

……到詩社來後，才算是大開了眼界，看到了人生另一層價值面，尤其在漸漸了解後，越發

對自己以前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懷疑起來，原來自己是如此的現實，一心一意地只在爲自己着想，爲將來鋪路，以前總很得意於自己懂得積極、上進，至少不浪費時間，現在却慚愧自己的無知、偏狹了，大哥，我對神州好有信心，請您帶著我好好走下這條路吧！

最近讀余光中，讀得很慢，以前總覺得自己讀了很多很高深的書，現在才曉得那些翻譯作品並不能真正建立起我什麼思想，並且使我對文字的組織力變得遲鈍起來，唉，現在讀您，讀娥貞姊，讀余光中，才很驚訝地發現中國的文字竟然如此的美，如此的好！想起過往對文學的忽略，心真痛呵！我想像著我的筆磨利的一天，會很長久嗎？

大哥，有時心裏會很難過的，最近心在神州，對原本所熱中的英、日文皆淡然不少，很害怕自己會就此擱了下來，真的害怕呀！可是我又想與你們做一番大事，可是我又覺得放棄很可惜，唉，您說呢！

慕湘 六七、一、一九

大哥：

又想給你信了，看我今天給您寫信寫得無法自拔，才結束上一頁的信，阿遷及黑豆嚷肚子餓了，就開始弄消夜，陳燕玲技術很好，把阿廖的麵及黑豆的牛肉煮成大鍋牛肉麵，九個人吃得

亦樂乎，才洗好碗，換了道袍想練武時，阿誰、飛煙、廖三哥開始準備起明天義賣的書籍，我覺得很興奮，這是我第一次打仗呵，正忙時，電話鈴却響了，一聽是您的電話，大家都圍攏過來，那種心情真個是迫不及待的。想我寫了一下午一晚上的長信要給遠方的您，而您却一通電話就打回家裏來，天，真是好可愛的一件事。阿誰說她一緊張，幾乎什麼話都不曉得講，只是呆呆地聽您說話，電話掛斷後，大夥兒直圍著阿廖、阿誰問，好久好久才散開去。後來我又練了一下武，心裏好希望自己能有一件屬於自己的道袍，真想呵！今夜身上穿了徐家情的道袍，眼前一直浮起金山聚會時，她父母來帶她回去的情景。想想自己幸福多了，家裏的每一個人人都曉得詩社的事，雖然詩社的宗旨及我們所想完成的大事，他們比較不了解，然而至少爸爸是喜歡我練武的，並且二姊總會鼓勵我多寫多讀，大姊更是照料得我無微不至，想想這些，心中就已經很幸福了，真的，自己越想越沒有牽掛，若我自己必須離家獨自去生活，我想我也可以放心得下，我有兩位天下最好的姊姊可以替我承歡膝下呀，爸爸常覺得他是不可能靠我吃飯的，他既希望我多讀幾年書，又不能長久留我在家里當老小姐，因此，他總不冀望我。我一身輕飄飄的，只懂得任性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幾天都練武，黑豆就一直戲言說我腿踢得比較直了，拳也出得有力了，說得我心花怒放，倒是真真想學點東西的。剛剛到黃河小軒去，劍誰正在趕她的報告，她說我上天寫的長江稿寫得

很認真，她看得出來，她要我多寫幾篇散文給她看，並且多寫幾首詩，她要講給我聽……這些話聽在心裏好甜蜜呀！也就更想更想寫了。其實最近來山莊，才發覺山莊真是個最好寫東西的地方，並且一進山莊來，就都很有心情的，唉，要是你們快快回來，要是我能天天留宿山莊，我就不相信我會差黑豆那麼遠了。

現在山莊裏的人由於阿遠的一句話：陳慕湘很聽話，大家都注意起我的不說話來了，害得黑豆一見到我就要我說話，誰也是的，黑豆真是個很可取的人，他不僅要自己進步還要山莊每個人都進步，這種心思，真是好可貴！其實，就如阿誰所說，看我也不像不說話的人，可是却怎麼老不開口，這點自己心裏也很明白，當初來詩社，真的是很虔誠地想學習才來的，而這種學習，是必須要用我內心真正去體會、領悟才算數的，因此，我總是靜靜地在聽，在觀察，可是却總是不曉得該如何開口……不過，這不會構成我的困擾的，我們中真的已全然坦蕩了，阿誰罵我、四哥罵我，一點都不會影響我的心情了，真好，相信這一點了解已足夠我在神州立足了。

都凌晨三點多了，你們正在做什麼呢？讀書、寫信、談話？劍誰爲了趕一篇報告，直至剛剛才上床，但她却仍還沒寫好，看她趕得那麼辛苦，而明天却還要去打仗，神州人的精神真是可敬的。明天要推出的書，除了『日子正當少女』及『坦蕩神州』外，我都看得不完全，有的甚至沒翻過一頁的，心裏又急又慚愧，方才便也認真地讀了好一陣子『踏破賀蘭山缺』，好奇怪，到詩

社來就會逼著自己熬夜，讀書，這真是個好現象呵，要是我現在在家裏，怕不早在夢中了呢，我終於親身體會到『坦蕩神州』上所談到的關於神州人讀書及寫作的事了，原來只要能夠生活進來，一切都變得很自然且容易了。

禮拜三來山莊，一進黃河小軒，即聽到黑豆及阿誰很激烈地談著振眉詩牘及他倆各自寫作的經驗，當時阿還說了些令我很奇怪的話，她說其實你的文章真的會隨著你對詩社的感情而進步的，他們談了許多，我聽了許多，很喜歡他們如此樣地彼此交換寫作經驗。……（省略）

陳燕湘敬上

不知其所以生不知其所以死

李鐵錚

大哥、黄昏星、清嘯：

今早收到郵局退來的函件，才曉得寄給你們的第二封信已經不知下落何方（我第二封信，忘了寫姓名住址便丟入郵箱），說起來我也實在太過（我曉得期末考不是理由），每次山莊發生了些什麼事，我和留守的人常都同時想起你們，每回我都有滿肚子的話想對你們說，總又一下子就攔又過去了，不知道山莊近況有沒有人向你們提及。這幾天下來的期末考，搞到真是兵疲馬倦，自己又不能在山莊多做些事情，心中實在矛盾萬分，但是大哥，和兄長們，有一個現象實在令人快慰，留守期間，新秀們的表現實在是好，尤其是最近，像陳慕湘、郭宛然、司掃月、劉淑娟很是常來，所以她們的進步也大。尤其是陳慕湘，幾乎是天天都在，練武也勤（阿廖真好，常常

教她們。寫長江稿也夠認真，而且好問不倦，她自己說她越來越喜歡來山莊，而且當初那種融不進去的心情已經慢慢消除。大哥、大哥，多麼可喜可賀，神州的又一批生力軍正在欣欣茁長！黃碧惠在十四日留守會議後上山做服務工作，第二天即來了一封信，說她很慚愧，她也自承她的弱點，她說願意盡力補救，她真不想上山了。有此自覺，對她對大家都好。余曉萍、程氏兄弟好長一段時間沒來了。雲閣遠在東海，但心意實在可感：信與電話常到，更在期末考忙碌之際還忙著聯絡中部社員、朋友，要他們假期到山莊留守，畢竟那時人各西東，山莊所剩無幾。陳天縱許諾二十日後來莊住一星期，今日該來了。前天瑞彬兄來，阿誰說實在親切（他太太還未生產呢）。這之前陳燕玲來，陳燕玲也好，慢慢懂得學習，不復以前那種「文格與人格不能合一」的樣子。羅爺昨晚溜了過來，他期末考已完，應也解禁。勁風在昨晚大哥電話至之前回家，初一上來；濟輝已前後來了兩封信，平安入伍，他要離去兩年吧！這兩年，還有誰能與我『醉』著共舞？（編按：『大哥頭』曲中有一句：『讓你我醒著共舞。』）真的心痛啊，弟兄的情感是如此的難以割捨。十四日夜為濟輝餞別，前頭歡樂，後面感傷就輕輕湧來了，雖然大家還在唱著、笑著。（那晚中牧兄在，他呆了兩、三天才走，和弟兄言談甚歡。）那夜感觸真多，前塵似水，逕自飄流，現在真個是空留憑憶，難堪回想。鵬旅常半夜偷偷打電話來。近來兄弟情感彌篤。其他人都都盡力留守山莊，就是大哥，我也快回南部了！也不願想像回去後會怎麼樣，那晚，半夜又發生了

些事，當時幾個人都感到又氣又寒，阿廖說這樣她走得很不放心。阿廖說過年就只剩他一個人了，我口裏笑他心中卻極難受。我儘量趕上來即是，大哥。還有，今天是第一次義賣，在世新，共有十五人以上（新秀甚多），我要在下午考完才趕去。又黃昏星，我愧對你發行部給我的責任，在我回去之前並沒有做些什麼事。大哥，我這次南下可能會和沈兄、勁風配合，與南部讀者作一次聯絡或會面，希望有效果。快回家了，心中充滿了矛盾，或有娥真姊信上所說的『離家』的心情，大哥您們什麼時候離家（回家）呢？看大哥的信，心中真的是神往那金馬崙、美羅、怡保：我心中十分急切的想去，想您們在那兒出生入死，心中真是……，我和勁風去港手續都沒辦成，兵役真是，我也愧疚自己努力不夠。娥真姐是不是回到怡保去了？還沒寫信給她，心中一直不安。她家中有電報來說她母親病重，要她速回，大哥您們知否？昨天看大哥的『陽關』真的是『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啊！大哥，時間也快到了，您知道阿還考德文的事嗎？我現在真有她的心情。這些考試搞得我好慘，媽的。經燕二十三日去，大哥您等千萬小心。

祝

神州大捷

神州子弟李鐵錚 敬拜 六八、一、廿

請代問溫伯伯、伯母、秀芳姐好，請他們快到台灣來。

娥真姐：

過不久天任就要走了，而我現在才給您寫第一封信，唉。昨日我們在台大義賣完後，一羣人擁立在台大椰林道上聽阿還唸出您的兩封信，聽您一件件一個個的提起山莊大大小小的、物，看到您說以後要和我們走金山夜路一起唱『星星索』，而您說『那時我會在哪？』真的，娥真姐，您不要去香港唸書好了，在山莊，少了您的策畫與激勵，還有您的身影與歌聲，這個家就真的好像是少了點什麼。昨天唸完信，大家心情都很沈重，阿還說還沒有給娥真姐寫信的人舉手，竟有大半人都垂著頭舉起了手，我們這一羣兄弟真的是愧對您。我們起初寫信給大哥時都不敢確定您是否和大哥他們不在一起，所以寫信總是寫在一起。您們走後的幾天，天天巴巴的等您們的來信，過了一星期才巴望到大哥、黃昏星、清嘯的信，就是不見娥真姐的。阿楊已來過兩封信，說他已平安入伍。現在阿楊走了，您又不在，就不復能見到您和濟輝在一起討論的場面，濟輝是很聽您的話的，娥真姐，不知您是否記得，以前您總是在大廳上和濟輝談論事情，好多次我都在旁邊聽，其實我是很希望您也能夠對我有什麼指責和規勸的，平常我有很多差失的地方，往往在事後才隱隱有份自覺，但常常毛病不能改掉。我入神州的門是您引進的，爲了這一點我真的很感激。在金山，我弄斷了您的指甲，這是我一生的愧疚，這份記憶是永遠抹不去的。想到現在您和大哥

等都不在，想相見又恐是『別時容易見時難』，而相見後您又可能要去港，哎，不想，不想，不想了，娥真姐。餞別會上我們唱團爐曲，阿誰起唱『暮天紅……』那聲音聽起來好像您就跟大家一起圍爐而歌一樣，而您卻已在他鄉……您在那邊也很辛苦吧！時間快到了，對不住字寫得極草，還有，娥真姐您家裏情況和您母親病情如何？山莊的人都很掛念。

祝

平安



神州子弟李鐵錚 敬拜 六七、一、廿一

開始數着日子

陳飛烟

大哥、娥真姐及衆兄姐們大家好：

今天一早上來，看到黑豆和阿誰的背影，心裏很開心，急忙喚住他，現在我們都在黃河小軒裏給大家寫信，一邊談論南部社員的情和聚會的事情。

最近台北的天氣轉冷，有冷鋒過境，天氣陰沈，前些日子還下雨，不過倒是有過年的氣氛，大家都穿起厚厚的冬衣，很好玩。留守將近二十多天，現在的心情反而有些興奮起來，開始數著日子，等著你們回來。

又年初一團拜時，來了十八人，再加上後來的王偉、徐采桑、王蘿如（采桑同學），就超過二十人了。濟輝也回來了，理個大光頭，大夥都很新奇去摸摸他的頭，摸得他火大了。嘻！嘻！

徐家信也有來。還有許游夏，他答應來接機去聚會，還有成功的洪子華帶了好多橘子柳丁來。許游夏帶一個大蛋糕，邱秀玲也來了，帶了豆乾海帶，後來一看大夥的手藝心有不甘，又跑出去買一罐魚罐頭。楊劍言帶著她妹妹孟慈還有好多菜一塊來。慕湘帶來豬頭皮，哈！哈！下午大夥去看『蕭十一郎』，浩浩蕩蕩，我、天縱、江爺、許游夏去買票，排了兩個多鐘頭，結果還不如聽大哥講武俠呢！

年初二晚上，我、阿廖、海鵬撿紅點，我和海鵬都贏錢，後來海鵬至阿還家接班，勁風回來，勁風也說要玩，反正到後來，祇有廖爺一人輸錢，輸得痛快，後來阿廖教我說『撇』，一開始玩就輸我錢，第二次又輸，他不但賴帳還要搶我的錢，牌品之差，哼！大哥，今年過年你們都不在，要不然我們就可湊幾桌撲幾圈，我剛剛學會的，也是阿廖教的，哈！哈！老二怎麼樣？（編按：神州人除特殊大節日，不准稍賭，跟外人賭則嚴禁。喝酒也是要全社批准後才能品嚐。）

這一次留守，我覺得有些人實在很好，心裏很感動。像雲閣，像阿廖、海鵬也常留山莊，天縱雖有來山莊，卻彷彿都是驚鴻一瞥，留留就走了。有些新人表現很好，像楊劍言、許游夏、劉淑娟也很不錯，很熱心，慕湘剛開始很不錯，後來也不知怎麼搞的，最近就較少來了。黑豆的來信我很感動，常打電話回山莊，宛然也寫信來，每個人都問到，很可愛。碧惠也有寫信來，曉萍倒是全無消息，不過我聯絡組也要負責任就是了。程永平、永夏也沒來，翠袖來過兩次，有些人

永遠衝不破那層繭，倒也悲哀。

老二都沒寫信回來，很羞勁，阿燕也是，真是的，阿還不曉得是否能安然到馬，今天阿誰又要走了。賸下來的日子，就是盼望等待的心情。我會和老三、老九、十一率眾兄弟守好山莊的。對了，大哥，過年時你不在，不能回你，娥真姐、老二、老四、阿燕、天任拜年，不過我把大哥餞行會上所給的一塊錢紅包用盒子收藏了起來呢！聊勝於無。天任！你託我的事我除錢之一事暫時不能外，其餘都做好了，錢我慢慢帶，趕在註冊前寄去，行嗎？輕燕，妳在那邊怎樣？他們罵我們是『男人婆』，妳做給他們一些好看，喂！妳的帶綴已棕四了耶，開玩笑，回來要帶什麼給我。娥真姐，看到妳的信，說妳去打針，我們忍不住都笑了起來，心裏卻很疼，真是莫名其妙飛來針禍。妳咳嗽好了嗎？要不要我買陳年橘子皮給妳吃，治咳嗽呢？！妳還是做我們的娥真姐，做我的娥真姐，我沒有姐姐，一直很希望有個姐姐，但是找姐姐比哥哥還難哪！我還是第一次那麼誠心誠意叫人姐姐呢！妳說現在也跟我一樣心事重重，害我看得鼻子一酸，就想到妳眉黛深攏，臉白白很憂愁的樣子，不要這樣嘛！我會難過的，我很怕看到妳生氣或不快樂的樣子，因為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拚命想找話題讓妳開心些，可是現在妳不在這裏，笑話就算不好笑，也沒人講給妳聽啊！所以不要憂鬱了，好嗎？我們再十天就見面，回來後還有聚會吧！妳再唱『江山萬里』、『星星索』……給我們聽好嗎？我們要一同去看山河壯麗呢！

祝

大家好

阿飛 六八、二、一晨

娥真姐：

今天是廿日，我們去『世新』打仗。不曉得爲什麼，今天的心情特別浮躁，情緒很壞，在『世新』時，成績雖不算壞，但是碰到一些很『鳥』的人，之沒程度，搞得我也沒程度起來，忍不住要發脾氣，要罵人，罵了好些粗話，大家都給我嚇到了。那時心裏很希望大哥、娥真姐、老二、老四他們都能在，有時我講得沒信心了，一望到大哥就又恢復精神起來，也愛看娥真姐盈盈的笑，露出來的酒渦，對了，人家說有酒渦的人都很有酒量的咧！

下午轉到台大繼續奮鬥，那時邱秀玲、司掃月、阿還和天任都趕到，其時那時書已所剩不多，阿還和司、邱兩人回山莊再添彈藥，在台大很順手的嘍！大概是因兩點鐘到鳳城吃飽飯後，所以心情較好些，打起來也較順手，劈哩啪啦，勢如破竹之勢，一個鐘頭多到兩個鐘頭吧，嘿！每個人笑顏逐開，雙手大都空了，共打二百四十一本，第一名林新居三十五本，第二名斌燕三十二本，第三名則區區在下飛某三十本，假如娥真姐在的話那就更有得拚了。

結完帳後，阿還將從山莊帶來的妳的信拆開朗讀，我聽得忍不住眼中有淚，我那時多希望妳就能在身旁，傾聽我們每個人的心情，我心中這些日子壓抑着許多話，沒有講出來，憋得難過死了，所以心情也難免會躁起來，假如妳能在這兒該多好。

那時天色陰灰，暮色悄悄的籠上了椰林道，椰影在暮色中搖擺，我們的身影彷彿也跟著零亂，我一邊回想妳信中的字字句句，一邊想到那饒行會的夜晚。兩次饒行會，兩次流落的心情，在金山的水池旁，大哥幫妳照的那幾張，我實在喜歡極了，還有妳抱着阿狗的神情，阿狗的偎依，可是今人卻在天涯，要教我們懷念。臨走的前一晚上，妳醉酒後從房裏吵著要出來，妳嗚嗚的哽咽，一面說著：『唉呀！怎麼辦？我不要走了啦！哎！我不要走了……』我在旁邊拍妳，想要哄妳，可是我卻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是不想讓妳走的，卻口裏亂七八糟的安慰妳說：『沒關係啦！早去早回啊！』拚命忍著自己想大哭的衝動。

在那陽關的相別，卻祇因一道門，門裏門外，相隔成了天涯，我看著妳緊抿著嘴唇不說話，用力的握完手，一轉身就堅決般的衝入那道門後，我們在後股股相望守候，希望妳能一個轉身，一個回眸，再望我們一眼，直到落定了，我們才轉身要去天台尋你們衝上天的身姿。看台不開放，我們爬到看台後那更高的天台，尋找你們的方向，我們拚命盯著每一扇窗，想你們就在那扇窗後尋我們，我們在太陽下卻因期盼而興奮的聒噪著，守著那窗，守著那窗門，站了半個多鐘頭，

被迫離開時，我們拚命揮手，大叫，沒想到接到來信時才知你們沒看着我們。

嬌貞姐，天任要走了，阿燕、阿誰、阿還也相繼要離去，我心裏好像失了依憑，我真想也跟着去會那武林風雲，我不要留守啊！阿燕很開心的，因為要去見你們了，我卻很生氣她，覺得她彷彿要離家卻很開心，一點都不神傷，這真不公平，哎呀！怎麼辦？山莊就贖我一個女孩在，多寂寞，黑豆、宛然、黃碧惠……那些人，連勁風也都相繼回去或要回去，真冷清，我記得去年初一是在鞭炮聲中，大夥鬧笑聲中，大哥領頭祭拜的神州堂上度過的，怎麼這一年，唉！這一年卻剩得這般寥落冷清呢。

這信の後半段是在機場寫的，要天任帶去給妳，妳會收到的不是嗎？我要怎樣寫心情，讓它伴妳呢？對了，妳的家人都好嗎？方伯母聽說病了，嚴重不嚴重？阿燕他們去馬就可見到許多想見、聽說的人，而我呢？讓方伯母靜心養好身體，回來時，妳也接她來台灣好嗎？讓我們一家人都在這兒生根隔圓，那我們就不需再天涯隔地的相思懷念了。

祝

好

娥真姐：

我在寫信時想到假若不寫信給妳，妳會不會很氣憤的趕回台灣來，問我們為何不寫信給妳，這樣就可以早點看到妳了，不過又想回來，怕弄巧反拙，妳反而因傷心過度不回來了。那我們怎麼辦？

過年時，娥真姐不想我們？除夕夜天涯共此時，娥真姐記不得我們上次的天涯共此時，夜探指南宮，聽鐘聲響起，看晨霧瀾瀾的山頭被曙光驅散。

我走在公館的紅磚道上，陽光媚人得很，好像小陽春的午後，人潮洶湧，好多地攤琳瑯滿目，好一幅過年昇平景象。我在想像如娥真姐也一塊走著，看到那些肥碩菊花，一定會讚極了，還有那豔紅的玫瑰，我愛極卻祇骨碌碌直看而無法買，我想到『日子正當少女』中娥真姐早上去菜場買菜的情形，我那時的心情就真像娥真姐當時的驚豔。

過年初一每個人做一道菜來，那天來了十八個人，不過後來又來幾人一塊去看電影『蕭十一郎』。阿廖領大夥團拜，動風伏地三鞠躬禮時，屁股翹得好高，笑死我了；還有慕湘裝著衝天似的辮子，晃來晃去，我很想去拉拉它打一個結，各式各樣很有意思。娥真姐妳記不得我第一次進山莊的情形，那時有沒有想到我今天這樣呢？哈！不過我真正進社一週年，而且在山莊過年，妳和大哥等兄長卻都不在，阿還要上機了。託天祝福

阿飛

弦爲知音斷·知音爲弦死

編者

下面是神州社收到相知而未識的讀者來信，幾乎每天、每日，都有這些知音來關懷我們，鞭策我們，激勵我們，使我們奮鬥下去，努力工作，而不止於『羣居而沽，言而及義』，也不耽迷於讚美與自卑。

有山有海有你我一份昂昂豪氣

詹偉雄

致神州：

有雨，沒有風，烏雲陰霾從山那頭轟轟然升起，放下書包，心裏想著路上的標語依然鮮明，兩天半的假期唯自憑林懷民薪傳裏那聲『中國人是有力量的』給整個舞得鮮活起來，不過這種沈重的天氣實在令人舒展不起來。

二個明亮的雪白信封在我面前晃盪著，神州社，噢！神州社。一陣追逐過後，我們在雨點裏爭看，信封上的郵戳約莫還是溫溫熱熱的短短的幾行字，一束升揚的豪氣在雨聲風聲中盤旋，我們的臉因高興得昏了頭而潮紅，我們的心都激越！哈！真是風雨故人來。

一個禮拜過去，想那是段激昂的日子，幾個男兒非馬牛，爲國仇而思奮，勵壯志而英發，風

雨之中張貼標語，臉上不知是水是淚，但覺清涼的苦澀俱化爲悲悲憤憤一股什麼樣的情懷，想目光如豆短視近利的美國政客在五千萬黃子孫的眼中竟成舉足輕重執生殺大權的舞臺主角，不平之餘我們不知能做什麼，祇有強起來吧，祖國，郁這夫三十年前那綏俄鐵不成鋼的痛苦煎熬著每一個孤臣孽子，美國！也罷，斷交！也罷！

神州的心是很好的，神州的人都是平凡的人却各有不平凡的心志，有時候想，如果年輕人都有如是一股壯志浩氣，都能英英勇勇去擔當，慷慨慨慨去犧牲！多好！

你們提到社慶要到金山去磨鍊心志，淬礪節操，而你們竟邀了我們同行，——我們興奮得不知怎麼不去興奮才好，但是我們還是把想見神州想和神州共度五天四夜的踴躍熱情給壓下來，因爲：①我們三日上課，要參加一個愛國自強大會，我們要在那天挺立二個小時接受校閱，我們要背負著八公斤的沙袋一肩重裝在三百公尺的起點與終點間淬礪我們愛國的心志，是種使命感吧！我們不容放棄。②經濟上我們著實擔負不了，不是難什麼，祇是我們仍祇是高中學生，我們祇被允許在有限度的情況下盡力開拓自己的報負，望您諒解。③在我們這羣編輯們受到很多的挫擊和嘲諷之後，我們預定在這幾天的假期好好去做些事情，不克奔赴山莊共襄此番盛舉。

謹此隨手帶過幾筆：關於秦輕燕君問我們的刊物是如何一種情形，我們是辦一份班刊，班刊是什麼你們應該曉得的，不同的是我們肩負十年傳統，開頭就像你們一樣也是手抄的，以後有用

油印的，一年一本傳下來，我們現在是用排版印刷，十六開，百餘頁。

十二月十六日是我們共同記得的日子，永遠不會也不可能從心頭抹掉，對吧！

另外，訪神州的是，我們真想多知道一些神州人神州事，可惜你們回信太晚，要不我們廿三號就夜訪神州了。我們真想嚐嚐試關山莊的滋味，不打定我們哪天會訪神州，但是我們一定會去，一定會去。

瀕臨絕望時的突來一線希望是既珍貴又興奮且有豪情千萬心頭洶湧洶湧，在候了二十來天之後，我們共同寫了一些我們心裏想說的話語給你們，祇希望你們曉得一八五公里外有羣豪爽負氣的熱血少年是你們的朋友，不管你們承認與否我們想做神州的朋友，最後願在金山，有山有海有你我一份昂昂豪氣。

詹偉雄 七八、十二、廿六

名字和中國連在一起

陳吉斯

致寫詩佩劍白衣的哥哥姐姐們：

今早流雲未捎來飛鴿傳書時，校園仍纏綿於霏霏冬雨之間，我對周遭好像沒有太多的熱情，雖雨也送來陣陣泥土香和窗戶外竹葉湧動的聲音，但我好似都溶不入它們。「呀！神州來的信，兩封，兩封耶！」接過信的蘇煜霖好像多飲了一杯沒辣味的高粱，高興得往雨中狂奔，詹偉雄卻飛出去搶。在倒影的移動中，他們顯得很活躍，像兩隻忘憂的羚羊奔馳在雨水的歡悅中。但我，仍是如熄了火的臘燭，想亮也亮不起來，我就站在座位上，替他們高興。我呆呆凝望，就像前天爸爸的手被電灼傷了，我凝望他那發出很淒慘的黑色發呆，內心顫抖，但我沒下牀來，說句安慰的話，只是癱過地坐在牀上望着兩個弟弟跑過去摸爸爸的手，我真是那麼冷漠？那麼書呆？怎麼不

前去跟他們一爭呢？我一直很不會講話，因為我常告訴自己：不要學別人高興就大叫，失望就埋怨，要想出辦法使已得到的更完美，使困難煙消雲散。可是大部分都沒及時想出來，如此一次、二次我變得熱烈不起來，如果有一天我太過於激動，日後我一回想起來便覺得很羞愧，心裏起了陣陣疙瘩。

這次美匪建交，在軍樂隊奏國歌時，聽了操場揚起了充滿希望的高亢樂聲，我湧出不自禁的眼淚，使我吹奏的中音號變了調，除了這個以外，我沒有其他憤慨的激情，不知這種埋入心頭的感情是否健全。

這封信是被兩顆熱烈的赤忱所激出來的，不過我仍讓他們很失望，沒能和神州客流露一點愛國的胸懷，也沒能抒發絲毫天涯知音的感情。只是越寫越叫我愧疚自卑。我實在沒有資格配做『主編』，校刊被我拖了半個月才將殘局收拾完畢，班刊迄今仍沒有進展，這一半出自我太好求別人的讚美和鼓勵，一方面出自我的組織能力差，想哥哥姐姐們每一期的作品也是遭受無數出人意料的困難挫折。無論是經濟還是編輯的熱情、信心冷卻，但每期都能按時出版。我真不敢想像那麼小的房間，那麼多的艱苦所烘托出的溫馨，在『坦蕩神州』中我看到我的脆弱與自私。

初看『坦蕩神州』，意外中發現『溫大哥』就是台語的『我大哥』，不知我可有資格稱呼您一聲『溫大哥』。

我是一個時時奮力爲自己的名字塑造一點意義的人。我的名字叫『陳吉斯』，我希望我的名字和中國連在一起，和神州接在一塊。

希望哥哥姐姐們能用你們的劍斬斷我那已鬱結多時的亂麻，能用你們心靈的組曲再度點燃我已熄的燭光，使大家都享受那份光和熱。

祝

坦蕩神州

坐在台中那一端聆聽音樂的小弟弟陳吉斯敬上 六七、一二、二七

萬死不辭的赴會

盧鴻興

溫大哥您好：

前年十月二十四日聽了您們到學校演講後，很多同學都感熱血湧，但是因為時間太短，不能充分了解您們，鑒於此，我們青年社希望能訪問您們及山莊，尤其在這風起雲湧，激盪澎湃的時候，更希望將您們的看法與關心國事的南一中人作一溝通。

如果可能的話，在二月九—十三日這段時間內，您們是否能安排一個時間，讓我們提出問題，記錄下您們的看法；倘若不能的話，我們希望您能在這段時間內，抽出一個空閒，讓我們訪望您；我們殷切希望您或您們會答應這請求，如蒙允許，我們將在稍後（大約二月四日左右）寄給您或您們訪問題目。

以上是公事，我現在想告訴您我看了『坦蕩神州』的感想：第一個感覺便是好驚訝，好喜悅啊！當初我為什麼要常埋怨事實壓力太大，而不去突破？為什麼要嘆『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而不『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畢竟有感性、有志氣的中國青年也處處皆是，尤其是您們，我更欽佩那執著，那勇氣！

好久將自己掩藏在世故的面目下了，在牢騷後卻發現五、六年的光陰是一段空白，埋在考試、成績中，就爲了那可憐的面子、稱譽，企圖以成績上的得意，造成自己的象牙塔，加上讀了少得可憐的一點書，遂自命不凡，造成了心靈的空虛、無知與閉塞，唉，可悲啊！

第二個感覺，便是自己太缺乏像您們的『義』那股溫暖、振撼人心的正氣，在『明哲保身』的古訓及所謂聰明的冷默下，正是一個畏畏縮縮的我，或許是未習武，總怕多管閒事，惹來一身的麻煩，因此就是面對不合理的事，也都畏事而縱容它一再發生，多虛偽的假道學！

關於國家民族，我總是很樂觀，我一向以爲中國人的文化背景太久了，遂產生一個副作用，遂人人都安於事實、世故，但是中華民族是一具有高度生活力、堅韌的民族，不錯，平時是一盤散沙，但一受到外來的攻擊，却將她打成一塊石刀，直刺敵人的心臟。或許在台灣，太安全、平和、幸福了，遂使我們這一份愛國心，無所著處，表現不出來，但像這次中美斷交，我們發出的不正是怒吼，雖然，只是試啼，但沈睡的獅子，終於夢醒了！而您們這由平時的小事表現出愛國

心，更可以改正國人這陋病，真希望您們、我們彼此影響別人，別人再影響其他人，直到全中國同胞不再醉生夢死爲此。

在茫然中，接下了領導一個社團——青年社，更可說是領導全校學生思想的組織——的重責，我雖不敢說我能像您將神州詩社領導地那樣成功，我只希望盡我最大的力！雖然我的心理很不成熟，思路混淆，知識、能力十分缺乏，但正如您在書中答郭世袖的話：『誰是真誠便不無知，自己要走自己的路，……萬死不辭的赴會。』這正是對我的磨鍊，我只想說：我也在做了，並且誠誠懇懇地盡力去做。

可能的話，我很希望能多向您們學習，將來有機會更希望加入您們的行列。（雖然我不太懂新詩，但總能學。）最後

恭祝

春安！

弟盧鴻興敬上 六八、一、二四凌晨

附：①請通知我們您或山莊的電話號碼，以便聯絡。

②可不必準備清水了！

③附寄上兩本這期南一中青年，請多批評指教。

④我現只看了書的一半，或許有些錯誤，但望能改正。

打死我都要去的

蘇煜霖

給接我電話的大姊姊：

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爲了這次金山之行的邀約，也爲了電話中魯莽的語氣。在短短不到兩分鐘的時間，我真不知該怎麼把話說清楚，從拿起聽筒到放下聽筒，心頭一直交迭著緊張與焦灼，而身旁又有幾雙直往這邊盯着的興奮與期待的眼睛。心裏一急話也就愈說愈亂了。這其中若有孟浪唐突的地方，請妳不要介意。

打從今年年初看完『風起長城遠』後，神州澎湃的正氣、士氣、豪氣無時不在胸臆間激盪，每每讀畢一個章節，總想把自己的感受，記在紙上，但皆無疾而終，因爲這股激情包容了長江大河龍族血胤的脈動，也涵容了神州老社員奮鬥的斑斑血跡，猶如一座巨大的形象，往身前一步步

逼進，這其間之大，實非寸管之筆所能負載。因此，我祇有心裏默默地祝福神州欣羨神州，學著神州的精進，一步步身體力行。學校沒有國術社，每天下午我繞著操場跑、鍛鍊身體，在課業壓力允許的範圍之外，我也試著去接近課外書，這不僅僅想效法神州，更是想盡由神州啓發我們認識的一個中國青年的責任。

一直我嘗想著，要是有機會見見溫大哥、方大姊、黃、廖、周等大哥，打死我都要去的。當我在書上看到有人離棄了神州這個家，有人譴罵神州這個社團時，我不齒那些叛徒的作爲，也遺憾對神州發生誤解的人，更恐懼要是我就是那些人是否也會做出這些我所不齒或深感遺憾的行爲。因此，在今年讀畢秦輕燕大姊以及另一封神州的來信時，我很激動，很興奮，也很擔心，擔心我會是神州諸子眼中懦弱自私的人物。這次金山之行我不能去，實在是因為有很多理由，在我們給神州的信上，詹偉雄已經說得很清楚，去神州或去金山，要不就是班上幾位班刊編輯一齊去，要不就不去，而偌大一筆三千多塊的經費實在不是我們所能負擔的，再加上平日爲了催繳辦班刊的經費與稿件，在班上已有多人不諒解，若要挪挪班費那更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事。因此這次的神州聚會我們只好忍痛地放棄，我們都想去，但却不能去，這種尷尬的情形希望神州能諒解。

此外，關於上一封給神州的信能上雖雄榜，那不是蘇煜霖的文章，而是詹偉雄（班刊另一位編輯）所寫的。當時大夥議決訪神州時便推薦詹偉雄執筆，而信中附帶的作品則是顧秀賢同學所作

，與我拉不上關係。至於信中有我的住址，那是因為我寄宿台中，把信寄到宿舍用我的住址比較方便。而我名字發信一事却是等信寄出後我才知道，搥胸也罷，頓足也罷，都已經來不及了。在班上，我的文章寫得並不好，只有中上程度，這次我的名字上離離榜根本就是個誤會，我希望妳能轉告溫大哥，把我的名字刪掉換上詹偉雄與顧同學的名字，因為那不是我的文章也不是我的本意。我很希望自己的名字上離離榜，但也必須是我蘇煜霖親自寫成的才行。

這封信我打完電話冒著雨跑回宿舍後馬上寫的，字跡零亂又語無倫次，只想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我真是急啊，再一次地請妳不要介意。

我想把文章寫好，也想培養神州那股氣，但是都數不好，能不能來信指導我？我還年輕，我有的是熱情跟時間以及信心，但就少了一個確切的指向可供依循。我也常犯錯，却少有人能跟我指正，現在我所崇敬的只有神州，我也深信神州能給每一位年輕人（包括我）一些實際的東西。是不是？最後

祝

安好

台中一中蘇煜霖敬上 民國六七、十二、二六夜

P.S.: 神州來的限時信，今早在學校才收到。

亦儒亦俠亦溫文

陳彩完

神州人：

我是陳彩完，很高興終於認識你們了！我是由劉淑娟口中得知『神州詩社』概況的，老實說那時總覺得她講的有點籠統，但潛意識裏我已接受了。試想合歡山上冷冽寒氣下一羣身著單薄白道袍與『天地共生』的年輕人不是很讓人激賞，很讓人興奮嗎？！

等看了詩社的書『踏破賀蘭山缺』後更加義憤填膺，慨歎不已，時時能感觸那股磅礴的大氣。有一天晚上淑娟打電話邀我一起去買詩社的書，到了書局終於給她找到了『坦蕩神州』，她急的呼喚我去，興奮的一頁一頁翻給我看，口中直嚷著這是大哥、娥真妙、黃昏星、廖雁平、周清嘯、曲鳳還、咸小樓、秦輕燕、陳劍誰……！『大哥！大哥！』那神情、那眼神，夠了，我真

的完完全全完全的接受了，那無以形容的興奮，代表什麼？她為什麼會那樣？不用說，我徹底體會到了，難怪她後來會說『神州詩社我是跟定了！』

就這樣我也擁有了一本『坦蕩神州』。讀這本詩社史時我全神容入了那意境，我激動！我興奮！更多是慨歎不已，也激起了我要做大事，好好幹一翻的豪情。讀到你們所受的苦我真的好希望跟隨你們吃苦去，如果和你們一起吃苦我是不怕的。看到你們被誤解，心理我好生憤怒哦！我絕不是局外人，我已把自己當成你們的家人了。看到阿廖幾顆外露的牙齒『僵』笑著，我笑了。看到黃昏星把全部玩具撥了發條，讓它們碰來撞去，然後玩得不亦樂乎，我也笑了，『好一個黃昏星』！彷彿我耳中也聽得到秦麗燕腳步很重的走路聲及陳劍誰嘰嘰呱呱的聲音，好可愛的神州人！

往後的日子我們就一起去推廣詩社，和朋友談起詩社的種種是我們最興奮的事，可惜由於我表達能力不強，往往不能完完全全把我所知道詩社的歷史講出來。像昨天在台中公園輪到我對同學敘述時，竟講到一半就下不了口了，真是差勁，劉淑娟說要是林雲閣在這裏的話我一定會被擠扁的。但我會很熱意的爲詩社努力的，盡我的力量去推廣詩社。

我真的好佩服你們這羣亦儒亦俠、允文允武的狂狷之士。你們之特出正如柳宗元西山宴遊所記『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又有一個

神奇人物大哥。『大哥』，我真的好喜歡叫大哥，讓我多叫幾聲大哥吧！希望我能親自在他面前豪豪壯壯的喊一聲『大哥』！還有靈秀的娥真姊我總忍不住要喜歡她，前天剛看完娥真姊的『日子正當少女』，也使我好想和神州社的家人一起保護她『我們的娥真姊』。

由於家裏的關係我不能到台北訪『山莊』以及參加神州人的聚會。我在等待一年半後到台北讀書，那時我就能高高興興的和神州的家人在一起了。淑娟說一年半太慢了，是太慢了，但大哥不是說過嗎？這條路你們會一直走下去的。所以我會期待著，等那一天早日來臨，有機會我也會到神州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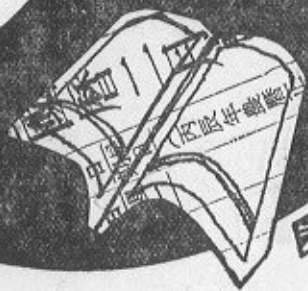
祝

神州人好！

你們的伙伴
陳彩完上 六八、二、十七



數曆



68.21

習題



此情可待成追憶

周清嘯

——論溫瑞安的小說「小鎮」

最近重看溫瑞安小說集『鏖痕』（四季出版公司），讀到『小鎮』一文時，不禁想起以前曾讀過鄭愁予的一首小詩『小站之站』：

兩列車相遇於一小站，是夜快後四時

兩列車的兩列小窗有許多是對着的

偶有人落下百簾屏，辨不出這是哪一個所在

這是一個小站……

會不會有兩個人同落小窗相對

啊，竟是久違的童侶

在同向黎明而反向的路上碰到了

但是，風雨隔絕的十二月，臘末的夜寒深重

而且，這年代一如旅人的夢是無驚喜的

讀此詩時，尤其讀到最末兩句，整個人被深深震撼住了。在相反方向的兩列車短暫停駐的小站中，久違的童侶在不同列車竟碰見了，雖只是偶然的望見，那份情感却令人多麼低迴，但這相逢對那對童侶來說，是淡然而無驚喜的，在感情上激盪不起漣漪，所給予人的是無盡的喟嘆、感嘆。『小鎮』所處理的也是類似的題材，相同的意念，因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產生的結局也不一樣。在『小站之站』中的那份情感是閒定的，已隨着時間流逝，再相遇時只有淡淡的悲傷。而『小鎮』裏的那份情感却似涓涓細流一直淌溢在主角心中，深邃而永恆地貫串在他的生命裏，這份情感在短篇小說中最重要，其價值也肯定在這一點上。

『小鎮』的故事開始自一列火車行駛到一個小鎮停下來，在個黝黑欲雨未雨的午後，他（小說主角人物）從火車上無意間看見曾經暗戀過廿五年的女孩自前廂下車，牽動了他深藏的戀情，

便也下車出車站，尾隨着那女孩進入小鎮，到看着那女孩抵達家門，掏出鑰匙開門，他才轉回車站，獨自一人等下一班列車為結束。故事表面進行的時間，只佔據了一小段時間，從火車駛進小鎮停下的四點左右到他回到車站等下一班車的暮色悄悄降臨。故事中其餘部份，都是他在看見那女孩後勾起回憶的往事，這段往事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從主角在他升中學考試後的暑假裏第一次看見那女孩，第二次在少年時的相見，第三次大學時的碰見，第四次在過了五年後，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在他搭乘火車回家中途的小鎮，又隔了五年的時間才又看見，五次的見聞包含了他大半個人生！第五次是在現在，因而勾起前四次看見她的記憶來，這段漫長的往事則是小說的主體，穿插到第五次看見而尾隨到小鎮去的表面時間裏，每次看見都具現一個完整的「情節」(a complete plot)，形成有「開始」、「中間」和「結束」的部份，在結構上也是相當正統的。

故事發生的地點在靠海的一座小鎮，也是那女孩居住的地方，可是全篇中沒有提到小鎮的名稱，也未表明主角知道這小鎮的名字，他之所以會在小鎮逗留了一個下午，乃因那女孩，但自始至終，在五次的邂逅中，主角和那女孩並不會相識，也不會交談過一句話，而他却對那女孩有着那麼堅毅的情意。再者，故事以主角進入小鎮始，以他回到車站等待下一班車離開小鎮為結束，正像他第一次到第五次的看見那女孩，五次的地點、情節都不一樣，而最後一次是那女孩始終沒有看見他，他像是藏在暗處的幽靈在窺視，一如他對那女孩的情感不為她和別人所知一樣，他的情

感正像那不知名的小鎮却在天地間永恆的存在着，小鎮是他這份感情的一個終結而留存的驛站，篇名取爲『小鎮』，其意義自在其中。

如果把他第一次見到那女孩的情形和他第五次在小鎮見到時作個比較，『小鎮』就有了更廣的象徵意義了。第一次看見那女孩的情形，是這樣的：

『……有一次他隨着人潮擠上了車。他以烏溜溜的眼珠望向車外，忽然一陣晃漾，車站旁的熱鬧的布店前，熙熙攘攘的擁擠中，有一位女孩子，有一雙瘦弱而柔的肩，黑的髮白的衣裙，不知爲什麼而凝睇着，秀眉還蹙着呢，彷彿有些兒不屑。他一茫顧問車就開了，車漸行漸遠，他回過頭去，看見那白衣女孩遠遠猶在黑壓壓的人羣開亮一點。』

第一次的看見，在擁擠熙攘的鬧市中他竟然就記得那麼深刻，還注意到『秀眉還蹙着呢』，這註定是他要把感情傾注於她的。第五次的邂逅，和第一次有很大的差異，却同樣是在車上，不過是在停住的火車上，他看見：

『……一女子穿米色風衣，自前廂下車，打了一把小紅傘，襯得紅的更紅，白的更白，在這水霧氤氳的時分裏，她靜靜走入車站的通道，沒有回首。』

『她的背影姍姍的轉入車站裏，沒有什麼驚動，小鎮仍冷漠地存在着，沒有驚動什麼事物。』

……』

這『沒有驚動什麼事物』的望見，看似在寂靜的氣氛中，事實上却是他內情感最深與澎湃之時，和第一次在鬧市中看見那女孩的情形比較起來，小鎮寂靜的氣氛更顯襯出他那時的驚喜和落寞的心情，也象徵着這段情感終歸向沉寂的結局。以整篇小說的氣氛來講，感覺是寧靜的，我們來看看作者如何描述小鎮的氣氛：

『車站裏很少人，幾個中年婦人，有個背上還揹了個恬睡的嬰兒，有一個穿白衣短袖的男子，大概是公務員吧，一切都寧靜得像這潮濕的天氣，潮濕的午後。』

『小鎮靜得像一個睡夢中的人，躺在那裏，遠遠傳來大叫，更顯得小鎮的沉靜。』

就只有在這寧靜的小鎮上，他才有機會從容地回憶起以前四次看見她的往事，而且想得那麼深，把他以前的歲月的片段都連貫了起來，若是在喧鬧的環境裏，思緒不可能會那麼順暢而不被打斷的吧。所以當一隻禿了後腎一堆毛的野犬，朝他狺狺吠了吠，便把他從回憶中震醒了過來，直待那犬吠過去之後，周遭恢復了寧靜，他才繼續想憶回第四次遇見她的往事。寫小說，情節的發展應建立在合理性上 (clarity)，否則，讀者將失去讀它的興趣，它也失去文學的真摯性。

前面說過，這份感情在『小鎮』中是最重要的，故事的發展大都是因循着這份情感進行，若不是這份感情所驅使，他不會在小鎮下車，遠遠跟着那女孩，從中回憶起以前四次邂逅的往事了：『他見到她，甚至只見到伊底頭髮，便想起這些，伊像一條無形的線，把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的

片段，都連在一起。……』但全篇中作者並無刻意去描述、誇張、渲染這份感情，只有在他第一次看見那女孩時回想起那時的心情，作者寫道：『他一生裏的戀愛，要算那一次是第一次吧，或許那不能算是戀愛，只是一種小小的傾慕，在一次偶見裏。』着筆是很輕的，只像是一時激發的心情，風吹過後便花散去了，但在日後想回來，才發覺那感情之深，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這感情在他的心中是潛隱着的，沒有爆發出來，可一直留存在他生命裏。小說的僅一主角，他，在中學和大學時期曾對另外兩個女孩發生過感情，這兩段感情却給他莫大的打擊！而在他遭受到這兩次的打擊時，都無意間碰見那女孩，都對他溫馨的一笑，使他覺得『人生仍美好』，這感情比起那兩段感情來，當然是更珍貴的，雖然它並無開花結果，可也是一場春雨洒過綠葉，襯得春天更為可愛呢！尤其當他嚐過滄桑，落拓後，青少年的那幾位好朋友，老蕭、小蟋蟀都不再和他往來，只剩下獅子光還有交往，却犯了壞血症死了；他唯一擁有的便祇是那並不相識的女孩底一份情，對於他，這女孩，這情感，才真正有意義。

那女孩的出現，每次都是不同的形象，對於他却都是一樣的，作者描寫他的感覺：『每次她出現，不是以一種母性的溫柔，便是以一個女兒的嬌憨，使他的創傷痊癒，也使他對她更呵護。』她彷彿是因爲他而存在着的，對他有一種作用，使他在遭受打擊、沮喪時，仍因爲看見她而覺得『人生仍然美好』。但那女孩的存在是抽象的，她一直是藉着他的眼睛和感受所浮現的人物，

我們知道了她的樣子、形象，却未看見她的思想、感情、意識，甚至背景，也聽不見她的聲音，而她的出現對於他却有那麼大的影響，因此女孩這人物便有某些象徵性，她不止代表感情所繫的人物而已，也可能代表着希望與激勵的力量。所以當他終於有了一點錢，趨向安定，那女孩便不再像前幾次見到時令他有那種深深的情懷再回到相遇的地方尋找、回味，他只是遠遠跟在她背後，一直看到的是她的背面和側面，想的是『但見她容貌幸福，他就不會再有遺憾』。

五次的邂逅，在作者精心的安排下，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準確的表現了人世間的感情，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過程。第一次看見，他是在公車上，而女孩則在車站旁的熱鬧的布店前，兩人處在兩個不同而有隔離的世界中，是由他看見她，她並沒見到他；第二次是相見，在一個膠林裏，兩人同在一個世界中，彼此都看見對方，她還對他露齒一笑，其間的距離已縮短了，但還是在不同的情況中；第三次再見，在電影院裏，她看着他，欣賞的微笑着，竟然在那麼小的世界裏碰見了，她坐在他的後座，竟是那麼近；第四次重逢，在公車上，她坐在他的前面，仍然相處在同一個世界裏，只是這次她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他一眼，其間的距離又拉長了；到了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同一列火車上却是不同的車廂，兩人同樣是回家的路途上，也只是他看見，她沒有發覺。第五次恢復到第一次的邂逅，兩人分開在不同的世界裏，同坐人世中的一列車，奔向各自的家，她的家在小鎮上，他的却還在遠方，距離是拉至最遠了，而他和她畢竟那麼接近過，在最後

一次中，還是搭乘同一列車的。有一點要順帶一提的，他和她最接近的時候，也是他遭受打擊，失去愛情、友情和家庭的時侯，其相關性是很重要的。

最後要談的是溫瑞安的模擬能力，姚一葦先生曾說過：「模擬的能力，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必須具備的最基本而必要底能力之一。一個藝術家具有模擬真實底能力，他所創造的藝術底世界才開始有了被信服的可能性，模擬至少有這樣的兩個基礎：

(一) 抒寫的能力——是指一個藝術家通過他的世界觀，他的人格，他的情感所顯露出來的客觀世界，照着他自己的解釋去表現。

(二) 選擇的能力——一個藝術家在從事現實底模擬之時，他以自己的角度去看人生，在紛紜的事物中找出意義來。因此，他便懂得在繁複的人生和現實中，「選擇」他所要表現的，懂得有所取擷，也懂得有所捨去。一個藝術家為我們創造的世界，便是經過他選擇地選擇、取捨和編排出來的。」（摘自姚一葦先生所著的『文學論集』。）

溫瑞安的模擬能力是很高明的，我們舉個例子來看就可看出溫瑞安的抒寫能力的遒詣：

「看見一個樹頭上坐了一個紫衣服的女孩，渾圓的手臂和嬌美的膝裸露出來，一下子像烟花般映入他的眼簾。那紫色就有點像鸚鵡花的紫色，那膚色白得就像手心的粉紅。眉和目的顏色都很深，黑白遠處看得分明，唇也特別紅。丫環的俏麗在她身上都成了小姐的端莊。一個人靜靜地

坐在暮色降臨的林子裏，綠色、灰色、和天色、草色彷彿都爲她伴奏。」

這是他在還受到藍裙子給他的打擊後，走進膠林裏第二次看見那女孩的情景，這情景是他眼中看的，心中感受的。

關於選擇能力，我們也舉個例子來了解：

「這女孩子愛穿黃色的衣裳。笑起來就像一朵花，人家叫她做『滴滴金』。滴滴金就是過年時小孩子玩的一種點然後是光四濺的東西，不點亮時像一根香，點亮時像火樹銀花，不亮的時候虔誠，亮的時候開放。」

這是他在大學時追求的一個女孩，經過作者的選擇表現出來的這麼一個『滴滴金』，已經讓我們感覺到她已站在面前，是活生生的一个形象了。

讀完『小鎮』，心中的震撼尤甚於讀『小站之站』時多多，溫瑞安寫這感情，真是寫到心坎裏去了。我們試回想一下，『小鎮』中所表現的主角的心情和感受，不正也是我們生命中許多類似的經驗嗎？當我們看見自己曾傾慕的女孩，不也是會自然地浮現起和她相關的往事而低迴，或者在偶然間聽到以前的歌，也不是有同樣的感受嗎？溫瑞安經過選擇，把人生中常常有的這種經驗表現出來，正是文學反映人生、表現人性的最好例證！

從神州看三三

陳劍誰

無疑地，神州文集與三三集刊的崛起，已為文壇開闢了一片清新的氣象。一羣熱愛文學的青年朋友，推重力行，從民間基層做起，著重實務，不切空感，信守忠義，兼修文武；自覺裏着一股時代的大志氣，感激大自然，推重中國文人「士」的精神，以文學為根，建立中國的新禮樂。儘管神州、三三有許多共同的志向或迥異的路途，我仍願意作為一位神州人來激賞三三。集刊在不計困難下一集集地出版，合唱團要唱最好的歌，三三團員確也做出了這時代青年的好楷模。誠如集刊主編在集刊中愷愷言道：

『三三』是全國各大專院校有志青年的大聯合，以中華文化與國父政治論為最高指導原則，來喚醒國人、世人，共襄反共討共以廿世紀人類之幸福為職志，陳若曦、夏之炎，乃至索忍尼辛

等，皆知共產黨不好，但是要以什麼來取代共產黨理論與制度呢？他們尙不能知，故反共反得沒力氣，沒有下文。三三集刊每位成員，皆不願只成爲文學家，而是要做天下國家的「士」，自己固然勉勵自強，尤時時爲國家看人才、求人才。三三的名稱，是承繼國父的志氣與先總統蔣公遺囑（自余東髮以來，即追隨總理，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我們矢志以三位一體爲樂，三民主義爲禮，來建設中國的新禮樂。……」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三三集刊作者一再提及「士」的文學，並勉勵自己的文章朝着這目標前進，要求在「士」的自覺與志氣。引神州社社長溫瑞安兄說過的一段話：「與其做文學骨銅裏的寶劍，不如做時代靜水投下的一塊石頭——縱是無名的，但却是我的宏願。」這份自覺與志氣便與時代相輝映了，它或許源自文學却又絕對超越文學。

朱天心在散文集『擊壤歌』中這樣地寫着：

「八月的天，却像是秋天了，天空寶藍得乾乾淨淨，這種天候原總要讓我想到漢唐，想到東坡，總要讓我憧憬和一個男孩走在風中走在月亮中。可是這會兒，我更想找一個我心愛的男孩，對他說：「反攻大陸以後，我再嫁給你好嗎？」亂世歲月後，我再脫去一身戎裝，我要穿件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孩兒衣服，中國啊中國！」

這是一段利爽的文字，感情強烈却又自然和諧。由大自然想到人世，在人世中寫來，却是始

乎發思古之幽情而終乎時代之意志。於是她要講『反攻大陸』，再回復到女孩兒的心情，而最後的依歸還是『中國啊中國』！它不是什麼高呼口號的『反攻大陸』，却是起自心中而平地一聲雷似地呼出看似平淡，其實還是慷慨激昂的。文筆清新而感情濃烈，雖不似某些文章之震撼力，而最後一句『中國啊中國』，却也呼喊出中國人共有的聲音。

這份士的自覺與志氣在朱天文的文章中是這樣的出現：『心經四章』一文為例：

『昨天晚上大家寫春聯，大紅灑金的春聯紙。有一幅寫着『太平真富貴』。在這動亂的時代裏，個人的安穩彷彿存在，其實是很渺茫的。深暖的燭光下，這兒有我的兄弟姊妹，我的父母，我的家，還有他此時正在南返的列車裏，可是這些算得了什麼呢？個人的平安如朝露，必要整個世代安定了，才有真正的，永遠的富貴華麗。』

天文的文章比天心穩健華麗些，天心的散文自然如行雲，可以由寫一些女孩兒的心態自然而然地勾入心中的大志氣。天文的文章不是非常注重職飾，但文字的撼動能力却是濃烈的，『個人的平安如朝露，必要整個世代安定了，才有真正的，永遠的富貴華麗。』一字一句有力地敲擊在人心上，引起陣陣迴響。

在表現士的自覺與志氣上，三三集刊作者羣中，天文、天心二人的散文均是把握住了。天心的文章亮烈些，天文的文章濃烈些。這『亮』字便是自然之光，而『濃』字却是要多加些人事了。

。不管農與亮、自然與人事，二人的散文是往往能把握住『士的自覺與志氣』。其他像馬叔禮、仙枝等人亦如是。

從第六期起，在論語篇（評論之部）中開始一系列有關中國人的討論文章，從中國人——問即是答開始談起，先從基本問題的探討，再輔以宗教、政治和文學等，於是在建立中國新禮樂上，『三三』集刊裏着一股士的自覺與志氣，從知性上作有系統地介紹『禮』字；在十期以後，論語篇上又多了一項專欄——新樂論，從感性出發。禮以節人，樂以發和。中國人、新樂論遂構成『三三』集刊之經，其他小說、詩、散文之部，遂成爲三三集刊之緯，經緯交錯而成，使得一期期三三集刊斐然成章地出版下去。

言『士』的文學，若附以時代的意義，那便是三民主義文學。它並不是教條似地高喊反攻大陸，而是如何寫出鼓舞民心士氣的文章，藉着文學的感染力來傳達給讀者。這份信念——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像天文、天心等人的散文，便是談身邊瑣事，亦可漸漸體察這一份『士』心。記得去年五月出版的神州史『坦蕩神州』中，溫瑞安兄長這樣說道：

『我們是神州人，只要是中國人，有一顆中國的心靈，流着中國的血液者，八方風雨會中州，都是神州人。也許中國人本性太重家而不重國，可是詩——詩心能夠打破這一切障礙甚至包容了這一切障礙，有一天能達成『詩天下』。這才是神州社遠大的理想和目標。嚴格來說，我們這

個「詩」也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的士。」

從先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到北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是絕對積極入世的，而這份積極入世之精神，正是「俠」字之要義。史記司馬遷說俠的行徑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善仗其德。」俠來自民間，在這點上，「俠」與「士」二者似乎已開始有了歧異。實則二者當合一，「俠」出自偉大與同情（羅家倫語），俠是一種志氣，首先它具備了節操與志氣。孔、墨等士，李白、蘇軾等非只是文學之士，都是因其稟着俠者之精神以道行天下。「俠」字更擴大意義來講便是「王道」，便是承襲風官、王制之貴氣而來，而輔以知行合一。它不是建築在刀光劍影上，而是與士的自覺與志氣相運息。今日言「三民主義」文學，即是每個文學工作者，有這份士的自覺與志氣，稟着俠者之精神，知行合一，始克完成。以近日出版的神州文集「一時多少豪傑」中溫瑞安之「天下人」便是神州文學、三民主義文學之最佳典範。

「……在羣山羣峯間我却猛想起文天祥的絕筆書：「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頓時面對天地，心中坦蕩，與日月光華肝胆相照。只是此去，為的是神州第二週年社慶，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真取神州，還我河山。桂林獨秀峯上一枝獨秀，天壇圓丘上做個皇穹，壯士情懷，俠士情懷，如采與有這麼一天，上窮碧落下

黃泉，我也要但笑終見九州同！」

本文開宗明義言「已爲文壇開闢一片清新氣象」，三三集刊一期期地出，我們喜見文壇上有這樣一羣年輕朋友，推重中國文人「士」的精神，要寫出好文章，要變成文學的新氣運，故言「清新」。實則「清新」二字亦與三三集刊中作品之風格息息相關。

心之所之，筆之所至，便是文學之起。而「興」字之起，便是文學之縮始。鄭樵六經與論衡云：「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義理求也。……」南宋朱子之後的李仲蒙對「興」便說得最恰當：「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有所見有所聞，觸物動情而成之詩，即從所觸之物說起。這便與文心雕龍一脈之主張「心生」、「言立」、「文明」相承了。觸物以起情，這物便是大自然之物，人世之妙相了。在三三集刊一系列座談會中，有一段討論到「感激大自然」是這樣寫著：

「古來中國文學的傳統，第一是感激大自然。……對大自然的感激，最早的就是舜的卿雲歌。尙書堯典跟洪範就是日月星辰和歲時，名山大川和天子巡狩的文章。詩經講朝陽裏的梧桐與鳳凰，講「倬彼雲漢」，講「六月流火」，講「春日遲遲」，都是一種陽光的世界。易經的象，文言和繫辭，與老子莊子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這是直接寫的大自然。孟子的文章好，是寫人對大自然的覺。」

起興而對大自然的感激，在中國人的情態裏，便有了基本的信念——天人合一，天道即是人心，於是進而衍生成人定勝天與天地齊平的精神，最後是替天行道的入世與相違的出世情況。因此，我們更肯定的說，士的自覺與志氣，便是中國人有這樣的情態觀念，進而以情悟道。在此順手拈一段『紅樓夢』中以情悟道之片段：

『……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將來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這一段是寶玉在香港上聽黛玉低吟葬花辭之部。『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這「不知」二字即是「悟」，最後云：『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這花影便是情，這鳥聲就是道。

與推重士的自覺與志氣相似，這感激大自然的之情在『三三』集刊中亦處處可見。詩經上的感情是最最自然，它像天地萬物之新機，一片漾然。似大地荒漠，一陣狂風暴雨過後，太陽露出臉來，草一根根地爬了出來，黃的花，紫的花，五彩繽紛地繁茂起，一切都是喜悅，萬物生機便是

喜悅。因為喜悅，所以詩經上的感情是『哀而不傷，怨而不怒』。

『後來和王老師坐在一起，老師第一句話就說他胃痛了整天，今兒個大宴小宴也不知四五處，剛剛才從淡水開會完趕來，會議當中痛得人像要斷成兩截，說到這裏忽然婉轉一笑道：「到這來就好了。」我聽著心才落實下來，而又分外疼惜……，當時一聽眼淚就要滾下來，怎麼病成這個樣子！但是我又能爲他做些什麼呢，不過一份心腸而已，真要表現出來也只是行於師生之禮，再也沒有其他可以的了。』

這一段文字真是要近乎『哀而不傷』了。詩經之情傳習而下，表現於現代文學，便成了這樣的佳作。這『情』字便是『自然』！

『……。曹老師站在前面指揮，唱到「一曲驪歌別君前」時，回頭微笑的看了我一眼，我曉得這一首是專爲我畢業唱的，大先已不禁，哪裏還堪歌聲如潮汐一浪浪襲來……聽得我不是哀傷低迴，只覺眼前景物珍重，令人疼惜，要大大的飛揚起來。』

以上二段均是摘自十八期『水勢』中朱天文的淡江記之二——『長亭更短亭』。像後一段，這哀傷到極致的情，却似佛家頓悟似地，已不是哀傷低迴，而是要超越這些哀傷低迴，所以作者最後要大大的飛揚起來。

因為感情是如此自然，因此信筆拈來盡是揮灑自如，一片清新之氣。整部『擊壤歌』看似散

漫隨筆，却自有一股時代的意志力，訴諸於文，則是散漫成文而章法自具，就像天生萬物，萬物機發，斐然有成，而自有天意。『聲塵歌』的最大成就即是在此。雖是年少情懷即是男孩、女孩跳土風舞、玩吉他，但亦雋永深味。

『一片天機，不假外物』，這是一位前輩對神州社方娥真作品的論讀，論及自然之情，便不期然想起方娥真的文章：

『一張照片，雖然能留下某一時刻靜止的時光，但能不能留住萬古的變幻呢。拍了照，留了影，但它是不是永遠留存在世界上。世界那麼多人，每一家都留下照片和他們的抱負，一代又一代，但誰是笑在歷史中的人。那些藉藉無名的照片，縱使保存下來，也不會有有人看它一眼，就算多看一眼，也不會留下任何印象的。像皇帝後宮的佳麗，要是不奪目，便註定默默掃落葉的一生。』（方娥真：『倒影』。）

這真是一段千古的悲鳴，方娥真細細寫來，不是『大鐘藏古寺』地發出清商，却是一根一弦地彈奏在每個讀者的心田，我們且看看方娥真怎樣超越這樣的感情，怎樣以情悟道？

『每次我迷戀著照片中那彩色的笑靨，我的背後一定有著許多名垂不朽的美夢。只是，放眼望去，整個民國的時代那麼煊煊赫赫，歷史記下來，上面也只有 國父 故總統蔣公和一些偉人奮鬥的照片。只有這些偉人，他們有力量掌握住他們活著的那片時空，創造他們的一代。而我呢

，微小的方嬌真，我和他的合照總不能是一片空白的，但我要怎樣去留影呢。」

這已不只是『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了，想到『偉大』，因為有時代的意志力，因此個人從千古的悲鳴中走出，走進時代，此時雖是個人微小亦復偉大。它給予讀者又豈只是滿滿的浩然之氣而已？而是深深的，刻骨銘心地大志氣。

溫瑞安兄長嘗以『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歷練神州社同仁，在做事、文學研究以及德行上的操守。談士的文學，言感激大自
然，散論三三集刊，看『三三集刊』以一期到十八期，不論在封面設計（從油彩蝴蝶到敦煌壁畫），或是內容上的不斷充實（從中國人又到新樂論），我們喜見一本青年刊物的茁壯，並以此互勵互勉。寄望下一期『三三』集刊的出來，又有更新的突破，以建立起真正的中國新禮樂，新氣象！

評介「半下流社會」

陳天縱

『半下流社會』是文壽賴漱善先生，也就是現任中央日報主筆的書，他三十英年時寫成。時當民國四十二年，正是人心惶惶，不知有多少妻離子散慘絕人寰的悲劇發生，國家也正處於極端危難、侮辱、分化的狀態下。可以說人人唯求自保、求覓活命都來不及，又那有閒來動筆，但是作者『苦熬五十八個通宵，「半下流社會」終於一口氣逼成了。』作者當時的心情雖然憂鬱、寂寞、苦悶，可是爲了『歷史是不容許交白卷的！』可是爲了怕『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作者自己沈痛的說：『我擔心後世人類要罵我們這一代是沒有出息的懦夫，是天生的奴種。我不能夠讓希望在自己的瞳孔裏變滅。因此，我堅決地寫半下流社會。』何等高貴的品格，爲了他周圍千千万萬的苦難同胞，爲了使人有那永不熄滅的希望，他寫成了這本不受時空限制的鉅作。

很明顯的看出，這本書是以全知的觀點寫成的。刻劃入微，感人肺腑，尤其筆到哀處，那種如無處控訴般的淒涼、低泣更是叫人心傷。一羣苦難中國人真實生活的描述，由酸秀才『天是棺材蓋，地是棺材底，喊聲時辰到，總在棺材裏！』作了註定悲劇性的開頭。王亮由警局歸來帶給天台一夥人無奈的遷居消息，鄉風、張輝遠在調景嶺的慘死，暴風中困厄中，他們成立了文章公司，李曼成名、墮落、失身，潘令嫻的再生，整本書由愛情、親情、友情、現實的恐怖與悲哀，對人生不熄的希望交織而成。

小說與散文最大不同便在小說必有的人物，必有情節，而且往往人物活鮮如生、情節奇峯突起，有嚴謹結構與張力，才是一篇好小說。

我們看『半下流社會』人物性格的描寫是成功的，書中有幾十個人物，主要的如王亮、李曼、潘令嫻描寫生動自不待言，而胡百熙的令人痛恨厭惡，姚明軒戲劇性的動作，麥浪小哲學家的談鋒，姑且不提，就連劉松、老鐵、司馬明、小丫頭、魯小子，也無一不描繪得活生活現，使你確確實實的感覺到，就如你周圍的人們一般有生氣、有個性。

我們先看描寫王亮的一段：

『從昏暗中望過去，王亮是一個瘦長的高個子，膚色顯得有幾分黧黑。短頭髮像馬鬃般豎在頭上。寬額、挺胸、瘦尖的下巴，剃得光光發著青色，他的眼睛堅實地凝視著向他逼近的同伴，

炯炯發亮，流露出他堅定而勇敢的全人格。」

短短八十九個字，我們以一清澄明亮的姿勢看到了本書最重要的人物。

再舉寫酸秀才劉子通的一段來看。

『酸秀才面多皺紋，灰黃若沙磚。一頭枯髮，蓬起來像剛鬥敗的公鷄。貼首的腮幫子上，稀稀朗朗的擰著灰白短髭。那樣子，一望而知是個吃夠苦頭的人物。此時，他那乾癟癟的蝦蟆嘴微張著，哈虎哈虎的在緊急換氣，細長的鴨子頸不時發出喀喀痰響。……』

這一段文字中，我們似乎看見了一個人人生戰場上的老鬥士在作垂死的戰鬥掙扎。作者不但人物塑造成功，就連旁敲側擊的描述也是驚心動魄，例如：

『這就是酸秀才的遺囑，簡明深刻得如同酸秀才自己。勿爲死者……流淚……請爲生者悲哀……』

趙濟藩他不僅是對人物的觀察深刻，隨著情節的推展，他更加以景物的輔助，使讀者感受到身歷其境。

在潘令媚燕客答地應允了姚明軒的『公意』，之後有這麼一段：

『那真是個難忘的長夜。從窗口向外仰望出去，太空的海洋中，靜靜地蕩漾著排列整齊的，沒有舵也沒有風帆的星辰之夜，它，不是黑夜，不是白晝，不是黑暗，也不是光明，祇迷濛地閃

耀出非人間底美。」

描寫的至善至美，令人拋棄了無比的窮困煩悶憂愁，而感受到人間的美、寧靜與安適，使人呼吸到那夏夜溫暖的和風，使人陶醉在他們的歡欣與滿足裏。

小說和戲劇，同是少不得對話的精鍊，往往人物與對話是要合一的，可是本書中作者想盡辦法使人物與說話、行爲、個性都合一，却使得太過強調而成敗筆，如書中的張弓、酸秀才、姚明軒、柳森、麥浪顯然從前都學有專長，但絕無可能會每個人都把自己所學整日掛在口上，他如此描寫，可說是戲劇化了這些人物，造成了一種對話的不真實感（但或許這也是此書改編成電影的原因——戲劇性極重），可以說是合情理的。另外因作者是以全知的觀點來寫本書，有些地方亦嫌不夠客觀，如王亮救潘令嫻出大坑的那一段中有：

『潘令嫻的笑，笑得那麼輕盈、那樣大膽……』

我想潘令嫻在當時是笑不出來的，就是笑，也是苦笑、假笑、不得已的笑，又何來輕盈，何從大膽，作者恐怕忽略了潘令嫻此時的心理狀態。

再看錢營財給李曼的那封道別信中：

『白白地得來，又白白地散掉。那些汽車、那些花園洋房，明天都變成了別人的產業。我不能爲你遺留點什麼，我真覺得難過。請原諒我……』

簡直是令人不解，錢胖子的個性成了漂浮不定，他騙了李曼、騙了朋友，他瞧不起王亮的那個樣子，又怎可能寫出這種感性而有情感的文字！我深深覺得作者在處理這一段文字及錢胖子的個性上是值得商榷的。

『半下流社會』描寫深刻，那是得了認識深之助，作者活在那樣一個時代中，寫出來的自然要較空想的細微入木些，但是論到情節，則實無出奇處，幾乎是可推想到的結局。王亮永不服輸的個性，和那完美的領袖才能，必可想見他會拚下去。李曼從她搬去錢胖子處就可見她墮落不可自拔的必然性。可以說，情節的發展，一峯一峯各自為政，而未收突兀的驚愕喜悅的妙處。這或許是因作者當時年少功力不足的關係，但我想心中感觸太深、有太多話要說，而節錄不得，也是作者與讀者共同的一大憾事！

說到文字，作者並未能靈活運用，所以會有粗糙、生硬、艱澀的感覺，甚至令人覺得殘酷與悲哀；談到寫作技巧，更是無法與當今的名小說家白先勇等人相比。但是我們回頭看他那時的環境與年齡知道，這些都是可原諒的，而且或許是在當時無法克服的。而且我們試看下面一段：

『空氣沉重得像鉛塊一樣，黃昏，正披上修士的黑袍』。

『那個漁村的小市集……它們在睡夢中被人遺忘，準備在來年春暖的時候再甦醒。大海，驕傲而堅強地向堤岸沖擊，生命之流無窮無盡……』

雖然有點做作，但是用辭新穎、不用套語，却是非由真實的人生體驗而不能寫出這種經得起錘鍊的文字。

如李曼潘令嫻的遭遇、張輝遠觸風慘死以及張望道翁媳受審那些段落的形容，寫實不虛偽，與時下某些作家描寫社會病態却毫無有振作人心的如椽大筆，是有差別的，他筆下的人物，雖然痛苦，但却是感情深厚的，他們彼此更互助、砥礪、絕不放棄希望，可以說是對廿一世紀人性人心的一劑強心針。

在人生旬刊上有這麼一段短評：

『作者對社會科學有湛深的研究……因而在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是成熟的思想，所刻劃的感情是深入的感情，所表現的人生是真實的人生……』

不知讀者有何感覺，但我是深深以為趙濤審是不只於此的。我認為他與其他作家更不同的是他寫出了中國人的怒吼、中國人的品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真正精神，因為他塑造了活的典型讓世風墮壞的廿一世紀中國人去遵循。

更重要的一點，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乃是他作了歷史的見證，處民國四十二年的艱險，他担心自己這一代成了沒有出息的懦夫，他不願是天生的奴種，他告訴了世人，他告訴了萬世的子孫，中國人的傲骨，中國人的風範，他使無論那一代的中國人，都覺得驕傲，都覺得前程充滿了

希望，因為有事實證明著，因為有這本書作了歷史的見證！

這本書發行了廿五版，趙滋蕃先生也成了今日中央日報的主筆文壽，在此評他的早期作品，一方面感到他的進步與努力，一方面也不由得不嘆歲月飛逝的快速。希望他能再寫出許多如海嘯般的作品，也希望大陸早日光復，重整山河，我們一起笑傲在神州。



兩顆不屈的靈魂

許游夏

——我看『飛越杜鵑窩』和『鐵窗喋血』

依照醫學專家的解析，人的性格可分為單重性格和多重性格。只要能依著個人的習性分析出條理，有規則可循的，稱之為單重性格，而其人捉摸不定，喜怒無常，行事在正邪之間，毫無明顯的跡象可資分析的，就叫作多重性格。電影裏的情節發展，真實性是否可靠，我們也不用去多加追究，但是我所看過的『飛越杜鵑窩』和『鐵窗喋血』裏的兩位主人翁，傑克尼柯遜和保羅紐曼，確實是我所見過的最驕傲不屈的靈魂。

『飛越杜鵑窩』內容是敘述一個缺乏與現實競爭的勇氣的男子，自己碰傷腳趾借故躲進療養院裏，但是在療養院的種種不合理的箝制個人自由思想的制度，却激起他反叛的性格，處處與代表著理智和公理的護士長作對。終於被電擊成白癡，而被療養院裏唯一清醒的印第安人悶死了，

故事由輕鬆笑諷的喜劇式開場，平鋪直敘的發展下去，而結局代表着自由靈魂的傑克尼柯遜變成白癡之後，印第安人之所以會把他最要好的朋友悶死在棉被裏也是很容易詮釋的。

在『鐵窗喋血』中，故事背景轉變成一個荒僻的小監獄。玩世不恭的保羅紐曼，屢次越獄的目的似乎只想看看典獄長黑色太陽鏡後面驚訝的眼光而已。幕啓，男主角破壞公物，爲的是想打發時間，當警車停下來，走出兩名警察時，男主角後面的背景是一個巴士招呼站牌STOP，然後畫面開始模糊，而導演想要STOP的又是什麼東西呢？緊接着鏡頭一轉，牢房裏管理員雙腳的大特寫，兩隻巨大的皮鞋，『踏，踏，』沉重的壓踏着，似乎要把人世間所有的不平之氣都踩在自己的腳底下，使它們永不得脫生的意思。

劇中的主人翁雖然屢次頑強地和監獄裏的警察周旋着，但是不能因此斷定他就是個剛烈的人。接到他母親的死訊時，原本興高采烈的保羅，突然沉默地走到床前，拿起母親生前送給他的吉他，哀傷地彈唱起兒時母親一再唱過的老歌。我實在不敢相信，在那堅毅深邃的眼眶裏，是如何產生淚水的，當保羅唱完歌之後，他那除了淚水之外一無所有的空洞眼神，令人不忍心再下去，其中真摯的感情是無可置疑的。『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也許可以拿來作保羅此刻的寫照吧。

我們如果拿『鐵窗喋血』和『飛越杜鰲窩』來比較的話，不難發現，『鐵窗喋血』，就是『

飛越杜鵑窩』的翻版，除了情節、背景稍有改動之外，劇中人物的造形，都是原封不動的重現。譬如說：典獄長和護士長是同樣代表着他們所認同的正義和公理，絕對不允許別人在他們面前胡作非為，即使你想死，也要先徵得他們的同意。而獄中一大羣沒有思想、不能思考的死屍般的犯人，和療養院裏那些白癡、神經病患者也是十分相似的。人云亦云，少作少錯，是他們認為最完美的生活方式。却不知道，許多有意義，有創造性的觀念，就被他們懵懵懂懂的態度扼殺了，似乎只要能夠苟且地延續自己的生命，就可以天下興亡兩不知了。

不過『鐵窗喋血』之所以有這麼高的可看性，除了保羅紐曼精湛的演技之外，深刻的人性描寫，營惡、是非的衝突也是這部電影獲得四顆星半超高評價的主要原因。看了『鐵』片之後，就可以發現它的內容不似『飛』片那麼單調，只有傑克尼柯遜和護士長之間的幾場對手戲之外就乏善可陳。『鐵』片中，保羅與牢頭喬治甘迺迪、典獄長、警衛、以及那一千犯人之間的搭配都非常自然，而不似『飛』片中，只有傑克尼柯遜一個人唱獨角戲那種單調的味道。而且『鐵』片中，幾個意象的處理非常巧妙，例如：保羅為了達到脫逃的目的，不惜向平日不屑一顧的警衛下跪哀求，而平日把保羅當作英雄崇拜的犯人，忍不住氣憤地把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的照片撕得粉碎。當一個人希望他的英雄替他完成他本身都不敢去做的事情時，他所寄予的期望是多麼高啊！但是當他發現所謂的英雄也不過爾爾時，就像是從山頂上驟然跌下深谷裏，內心失望得憤不得把這個

偶像打個稀爛，一個和自己同樣平凡的人還有什麼可崇拜呢？

同樣都是以死亡作為故事悲劇性的結局，但是傑克尼柯遜的死亡導因在印第安人的良知，而保羅紐曼的中彈而死，也使得一向頑儒的喬治甘迺迪體悟出人性醜陋和陰險的一面，難道說換取新生的代價一定是死亡嗎？很明顯地，導演想將死亡化作希望和幻滅的交接點，有些人從來沒有過希望，當然不會遭遇過絕望，所以死亡也不屑於眷顧他，而那些執着的人，往往硬着頭皮去鑽牛角尖，鑽得頭破血流還不知悔改，像『鐵』片中的保羅，就給人一種感覺，好像逃亡變成他的興趣似的，逃亡並不是爲了求生存，求自由，而是反抗，反抗典獄長，反抗警衛，反抗所有不平的事物。相形之下，傑克尼柯遜所要表現的就比較渺小了。似乎反抗就是他的天職，在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時代，該如何振聵發聵，正是這般人不可推卸的職責。不顧萬難朝着自己的目標永恆地走去。如果需要他人以死相諫，那我們不是成了後知後覺嗎？儼然燈人，這幾顆不屈的靈魂，永遠領着我們天荒地老地走下去。

擎大旗的人

楊劍君

——「屋上的提琴手」觀後感

一部好的電影就像一部好的小說一般，可以使人品味再三、冥思三日而不知肉味，甚至比小說有畫龍點睛之妙，許多深刻、雋永，文學尚不足以表達完全的人物表情姿態，衝鋒而上猛撲印在心坎裏，歷久彌新，永難忘記。而許多好的影片，其本身的價值，必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秋陽之曝曬，始終見其灼灼之光輝。

『屋上的提琴手』就給人這種強烈的震撼，在一片古樸親切中，使人低徊反覆，忘了種族的分別，有如自己也同吮著這古老種族的顛沛流離的苦楚及對生命堅韌的生存力。由從頭至尾觸人心魄的氣氛看來，這部猶太電影是拍攝成功的了。

導演的手法是很高明的，首先第一幕就是在暗暗的深暮裏，遠遠的溜過一排很快掃過的樹林

和房屋，驀然鏡頭拉近，停在一箇站在屋頂上的小提琴手身上，從他黑黑搖擺有致的身影中，琴聲像春雨打在花瓣上，琤琤琮琮的洩出來。先是柔雅的悠遠，後是震人心肺澎湃的高亢，在這片琴聲中，揭開了這個貧困却充滿『愛』的村子的面紗及其中酸楚歡悲的人們的一段歲月，至此，觀眾的心，便停留在這上面，再也移不開了。

這屋頂上的提琴手如春天的驚蟄，為整部影片打了子夜第一記鐘鐃，而提琴貫徹了全部的精神。就像在片中老爸爸所說的，要站在那屋頂上，本就是一門技巧，更別論在那上面奏出那麼悠揚的音樂，那使人聽了，不再鬱悶、愁苦、轉憂戚為笑靨，心意有了嚮往的琴聲！可是，他們每一個村人都會，每一個猶太人都會，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這個民族能夠歷盡二千年滄桑欺凌，而能屹立不搖，隨著苦難而愈加茁壯的原因了。這樂觀向上的勇氣，依憑著那股完全信賴的信仰，使他們『多難興邦』的走下去。

與這相輔相成，更能烘托出全片旨趣的可說是在片中出現了不下二十次的『傳統』這兩個字了。什麼是傳統？傳統是那斑駁的壁飾，那老紅木箱子，那對結婚時母親送的燭台，那老房子中的一壁一土，那老爸爸多皺紋的嘴角，那一聲聲的『Tradition』，連論它是悲，是喜，是痛苦，是憤慨，總是包含了千年累積世代延襲的深情啊！而情深處，自有悲喜痛苦憤慨。乍看之下，以為年輕的一代背棄了傳統，其實沒有啊！那些外在枝節的事，譬如自行立誓約，男孩牽女孩跳

舞，連老爸都能適應，因為他認為以前想當年他所做的，也是會被老一輩的認為不傳統，如今也成為古老的傳統起來了。這世界在變，孩子們總有自己要走的路，或許有一天，他們今天走的，也要成為明日的傳統了，這份意念也是付給傳統多麼情深的迷信，雖然仍拋不開幾許悵惘，但在心中仍切切有幾多期待的接受！那瞋著老眼的爸爸啊！那拖著長裙凝視的媽媽啊！在傳統中把孩子養大，也在傳統中期待著這些不太傳統的孩子們，但誰也沒背棄世代相傳而來的愛啊！即使最後離開族人的老三，也是帶著濃烈的感情離開了這欺負她族人、而她世代居住的地方。

全片沒有豔麗的色彩，只有在一片溫煦古舊的黃褐色中度過，加上時或悲涼的白色及灰黑，舖遍在這些貧苦平凡却充滿感情的臉容的人身旁，就像老爸爸爸舉著酒杯狂飲為生命慶祝一樣，使人對自己的生活生命有份領悟及更執著的愛。上天最奇妙的功，不再是青山綠水，而是創造了我們『人』，而能樂天知命，不再怨天尤人。

演員的演出，自然活現了這部片子的生命，他們自然精湛的演技，使人如看一幕歷史般的親切，絲毫不忸怩作態，即使是老爸的獨白，也使人感受他一股廣闊的胸襟談諧中也在給歷史作見證。那些女兒並不是絕頂漂亮，一點也不，演來却使人想到在城鎮村落中見到的姑娘，而一個能幹多情的媽媽也給演活了，不再說別的，片中爸爸的角色是貫通全片的針線，他縫了太多的熱情、遠觀、奮鬥、慈愛、天真的線頭，從他替馬拉車，編一個夢，問他太太愛不愛他，對女兒暗

暗的疼愛等等中，他把許多古舊的破布，縫成了一件美麗的衣裳。

而最後片子的結束，竟有一道神來之筆，當在一片無望中，在一片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的酸楚中，不意，耳畔隨著腳上的泥濘，飄來了一陣琴聲，回頭一看，路中央正跳著那屋頂上的提琴手，於是，隨著這琴聲，太陽終將依舊燦爛，再長遠的路，也將走得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屋頂上的提琴手……』。

我們需要這樣的一部電影，我們中國炎黃子孫發生這樣的事並不是沒有，我們有一份創痛，是不能跟人家比輕重的，眼看著我們的國家衰弱在我們近旁，而民族的罪人就在做著無恥的事，萬惡的事，我們是可以動手的啊！我們是可以救的啊！我們不像他們猶太人當時時代的流浪，恥是恥，悲是悲，而我們數千年聖賢豪傑壓下的新創痕傷痛更大！如果他們每個人都是屋頂上的提琴手，那我們呢？我們是那永擎大旗的人！

方來還有英傑

曲鳳還

『軒轅黃帝開國，傳至堯舜禹湯；周之文武皆聖王，春秋戰國紛攘。秦漢及於魏晉，梁陳而至隋唐，宋元明代各興亡，滿清王朝僭妄。』

一首『西江月』道罷，也算概括地交代了一部廿四史。撇開元明清不論，單話說有宋一代，萬里江山，就有多少的英豪畢集；唯我中華，不愧五千年的皇皇國祚，有多少的驚濤駭浪，就有多少的惕勵風發，鬥志昂揚。神明之州，雄風偉烈，中華兒女的一雙鐵肩，就在最困阨的關頭，挑起多少志士仁人的未竟之職，未克之事。所有的歷史，就在那些『極冠裳之沉淪，續醉風於一線』中寫下了。

*

*

*

更鼓五響，一燈如豆，七十二歲的陸放翁，輾轉反側，這一夜又是睡不着了。他翻身坐起，隨手在架上抽出了一本書，攤開却是『九域志』。呵呵九域志，望着地圖上的大好江山，夢寐裏怕見想見的中原，但醒來却依舊『自恨不如雲際雁，南來猶得還中原』，這白髮老人看着看着，眼中有淚……

『一事無成老已成，不堪歲月又崢嶸。愁生新雁寒初下，睡起殘燈曉尚明。天地何由容醜陋，功名正恐屬書生。行年七十初心在，偶展輿圖淚自傾。』

偶展輿圖淚自傾。呀呀，這心情怎麼恹恹地相近？但凡是這個時代的中國人，誰在『偶展輿圖』時不該『淚自傾』呢？大哥拿着錦繡河山的圖片，一幅幅翻，一幀幀指給我們看：『哪，在這裏練武……』『這就是劍閣了……』我們爭着看自己的家，別人的鄉，以後兄弟聚會，相約在那一省見面……我們興奮地計劃，一頁頁笑談，等到大哥閣上了那一本重重厚厚巨大的河山，忽然大家都不說話了。一股不知從那裏襲上來，也不知那是不是叫思鄉，是不是叫哀愁？

還是回頭說放翁吧！他的一生雄心不已，氣勢如山，連死後都還想作鬼雄呢！『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他垂暮之年，還一直夢想着親自遵奉征戎的詔令，長征萬里，雖然，已經連戎衣都穿不上了。

『鏡裏流年兩鬢殘，寸心自許尚如丹。衰遲罷試戎衣窄，悲憤猶爭寶劍寒。遠戍十年臨的博，壯圖萬里戰皋蘭。關河自古無窮事，誰料如今袖手看。』

這字字血淚，道盡憂國之情。『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錫虜的壯志，復國的深心，臨死之際，仍不肯罷休，病榻之上，猶念念不忘，等『王師北定中原日』，千千萬萬『家祭毋忘告乃翁』啊！誰料到他死去之後，九州是一同了，但是並非南宋去北定中原，而是淪亡於元人之手，『來孫却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讀詩至此，能不泫然？

*

*

*

比起辛棄疾、岳武穆、蘇東坡、陸放翁等人，陳同甫就比較鮮為人知了。陳同甫，名亮。也是個志切恢復的豪傑之士，與辛棄疾交，以驅逐金虜，恢復中原相期許。辛棄疾曾送給他這樣的一首詞：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這樣一首壯氣風烈的詞，可以見出他們畢生的抱負。他們步影沿流，長歌互答，極論世事，作賀新郎彼此相贈，在友誼上已令人嚮往，但尤其難得的，是力主恢復，一心爲國的志節相同。當今之時，動不動以個人主義自許者大有人在，殊不知結黨未必營私，像陳亮與辛棄疾，他們彼

此的詠道有知。思想抱負、政治見解，甚至連一生的遭遇都相近，又豈是泛泛交遊者可及於萬一的？

從孝宗即位以來，陳亮就盼望着恢復大業，上『中興五論』，語語切要，字字痛陳，他希望孝宗能『慨然興廢絕』，不要再苟安言和了。『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可是他的生性豪邁，得罪了不少人，接連被誣下獄，終於抱鬱憤懣地病死在寓所。

『壯士淚，肺肝裂』，雖然陳亮一直沒有機會，使他得償宿願，振天下之氣，動中原之心。可是他所稟持的理想，尤其是他和辛棄疾那份相知相重，既深且醇的友誼，有中國知識份子獨特的溫情和敬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播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却清晰地刻劃了中國儒家對所生存的時代，所獻出的一份感情。

*

*

*

中國沒有什麼國教，但中國人，却有着崇高的，獨特的，非常虔誠的宗教感情，且超越了一切宗教之外。尤其是知識份子，有一份獨立在天地之間的胸襟，雖然受到環境的迫害，政治的阻礙，他們仍然堅持着儒家的理想人格，甚至愈挫愈奮，愈遇困厄，愈能發揚光大。

歲暮天寒，夜讀文天祥的『正氣歌』，就被這一股無以名之的力量震撼住了。在那樣一個囚室裏，腐鼠，糞便，腥臊汗垢，百氣雜陳，文天祥在其中兩年。兩年的時間，觀瞻詩文，志愈堅

氣愈烈。生死，是大事，所有宗教畢生修持，只爲勘破此關，而文天祥以一介孱弱的儒生，而不以處死爲難，相反的，却以求死爲望，『關河漚落三更夢，風雪飄零萬死身』，所仗持的，無非就是那一股『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的正氣了。

正氣，聽起來似乎無從把握，玄之又玄，其實，就是我們所秉持的虔誠之情，敬重之心，對天地，對家國，對周遭的同胞，對自我的良心。『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這不但支持獄中的文丞相，北海十九年的蘇武，也維繫了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不墜的國格和道統。

只是，有多少人能夠『善養浩然正氣』呢？能夠真正地擴充『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豪邁胸襟呢？這並非一時的激情，而是長久的磨練。『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就拿這次美匪建交來說吧。時艱國難，正使我們有背水一戰逆流而上的決心。毀家紓難大有人在，義賣捐款，也是理所當然。只是，這需要持久的修爲，和從根做起的魄力願心。不能率爾爲之，間歇停之，必須在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作全盤的深研切究。我們欣見政府一連串的措施，中興國運，此其時也。

光復神州是我們一世的事業，一生的想望，所以捐的不只是錢，而是激發心志，砥礪節操的心血。我們花下工夫希望從最切身的做起。最切身的是什麼？自然是我們的文學了。所以，神州舉行了一系列的義賣，由大哥率領，走入各個大學、青年公園、新公園，書款雖然微薄，心意却

是隆重。

在義賣之時，有心人注意到，神州文集一連串的書名，顯然經過思考和安排，氣勢壯闊磅礴，寓有深意，與坊間有些長短不齊，五花八門，甚至不懂是什麼意思的書名，大為不同。有人說，只看書名，就夠讓人心懷遼遠，熱血沸騰的了。就連『鳳城』飯店的老闆娘，都笑嘻嘻地說，她從來不肯在牆壁上貼什麼海報的，誰給她錢都不貼，可是，她要貼我們的，一系列，不准別人撕下來。她喜歡這些名字，更喜歡這些沒錢還出書的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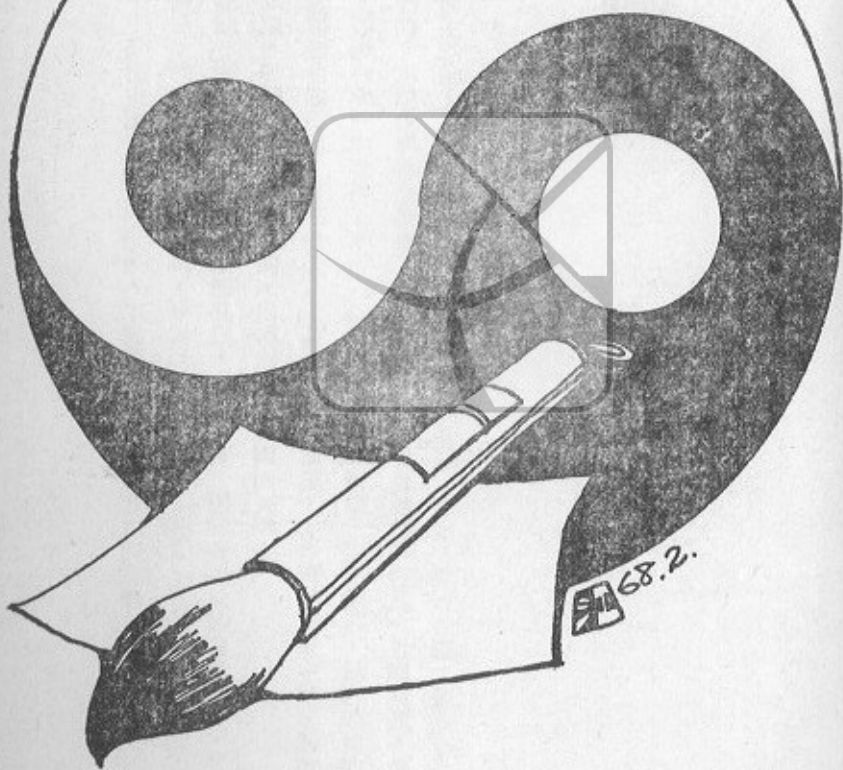
從『滿座衣冠似雪』、『踏破賀蘭山缺』、『一時多少豪傑』到『夢斷故國山川』、『古今幾人曾會』、『細看濤生雲滅』，是為一套，用的全是古詩詞。前三者的作者是辛棄疾、岳武穆、蘇東坡，後三者分別為陸放翁、陳同甫和文天祥。這其中的構想和用意，究是何人所取，為何而起的呢？

這書名全是大哥所取的。從這些前人的詞句裏，即使不曾看過大哥的文章，也應該從其中見得出他思想的端倪，理想的鵠的。用大哥文章裏的話：『什麼時候我們才能直取神州，還我河山，桂林獨秀峯上一枝獨秀，天壇圓丘上傲嘯皇穹，壯士情懷，俠士情操，如果真有這麼一天，上窮碧落下黃泉，我也要但笑終見九州同！』

但笑終見九州同！也唯有這浩蕩的氣魄，才選得出這六本書名，也唯有這六本書名，也才當

得起這時代裏中華兒女的壯志凌霄。細看這六本集子，似乎已經歷了三生，望、迷、悟的三重境界。「滿座衣冠似雪」的年少英姿，初出江湖的風發踴厲。「踏破賀蘭山缺」的熱血志魄，急切復國的振衣而起。「一時多少豪傑」的中年風雲，肝胆相照的風沙萬里。「夢斷故國山川」，又是何等的鬱鬱愴然，何等的國戚國憂？直到有一天，有那麼一天，策馬長城，面對天地悠悠，浩浩時空裏，再想想岳武穆「直搗黃龍」之志，陸放翁「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叮囑，那時，真是「今古幾人曾會」！再回首大好河山，莽莽空間，也唯有登臨崑崙，上峨嵋，重讀山河錄十首，細看濤生雲滅！

神州編後



神州編後

只有跟神州共同生活的人，才知道神州的生活裏如何的壯闊、激豪、驚濤拍浪，這些都是家人和朋友所帶給我們的。本期我們特意公佈了一些信件，前部份是神州一行八人出國期間，家人所寫的『留守山莊，捍護台北』的信件：此中可以看出神州人的情懷，生死深許，爲國盡瘁的志態，以及感性的流露和知性的部署。後部份是小批讀者來信的抽樣，從中可以見出中華民國有的是血性男兒，巾幗氣態，我們的國家是年輕的，出得起救國強國的英雄！

歲、月、日、星辰、曆數，是爲五紀。佳節良辰，歲月季候，因爲有這樣的自然秩序，所以才民生氣盛，山河靜好。我們以五紀作爲經緯，分別以小說、詩歌、散文、來函、評論以代之。別的刊物裏或許並不十分注重讀者來函的反應，亦或覺無此必要撥出如許篇幅；但我們是很著重

的：因為神州社是讀者反應構成的，它的根就扎在民間，莖才是知識份子。我們每天都幾乎有收到幾十封以上的讀者來信，給予我們不少激勵和教正；我們每天都接待五位以上的新朋友，試劍山莊永遠是歡迎中華民國的忠義之士。我們發表這些信件，是要大家有個肝胆相照的場地。這是我們的特色。

寫這篇編後時，神州文集已出版的有三期：『滿座衣冠似雪』、『踏破賀蘭山缺』、『一時多少豪傑』，其中二號、三號經已再版，第一號因著手編輯時間過短（只有一天，次日交稿），正在出國前夕，所以匆促未善處，實覺歉顏。不過我們隨時願意改正錯誤，而且時常有從頭開始的準備。神州文集已編好共六集：按秩序是『滿座衣冠似雪』（辛棄疾詞句）、『踏破賀蘭山缺』（岳武穆詞句）、『一時多少豪傑』（蘇東坡詞句）、『夢斷故國山川』（陸放翁詞句）、『今古幾人曾會』（陳同甫詞句）、『細看瀟生雲滅』（文天祥詞句），六位宋朝愛國詩人志士的六字詞句，六號合為一套，係一完整合訂本。從下期（七號）開始至第十二期，另列一套，以新的書名與編排，新的設計與分輯出現，請神州讀者們給予花一般的激勵劍一般的評教！

溫瑞安書於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廿二日

細看濤生雲滅

黃 奇 星 等 著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〇五九號

發行人：平 鑫 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一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三三號

電話：三七一五九五〇

神州集刊連絡處：

台北市木柵指南路二段45巷20號

電話：九三四四四七五

定價：新台幣陸拾元

港 幣 玖 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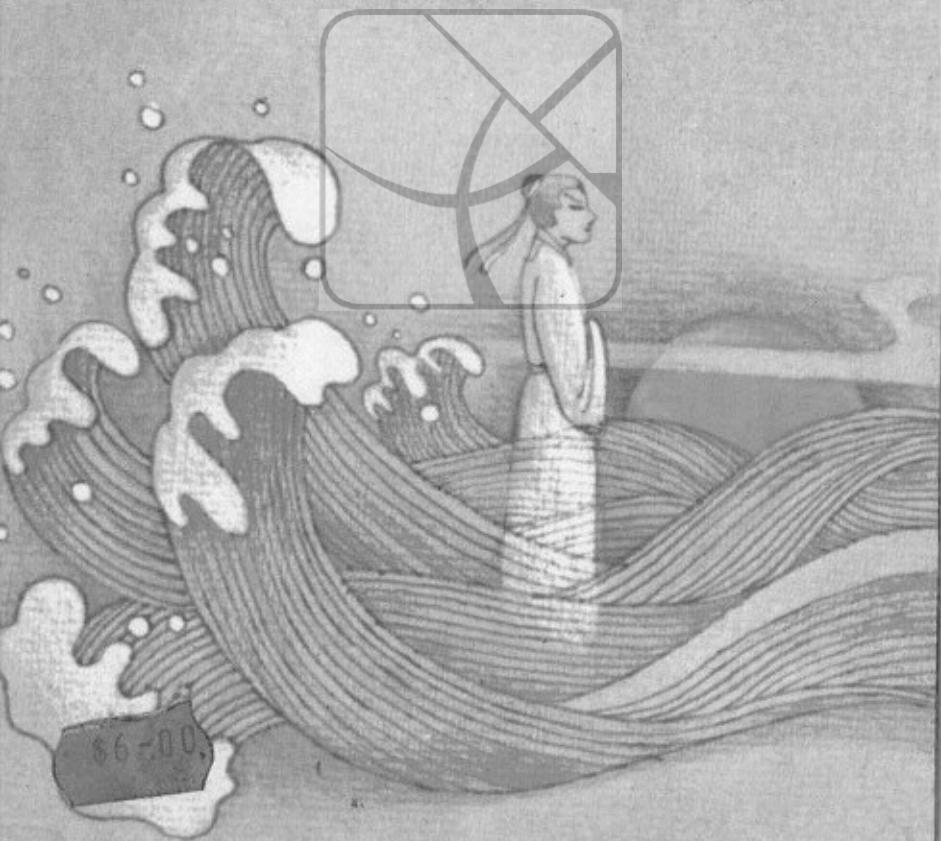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

細看 濤生 雲滅

神州文集

第六號

黃昏星等著



\$6.00